

目 录

孙中山致美国德崔克的十封信·····陈霞飞译	(1)
上海小刀会起义文献·····	(15)
清政府官员镇压小刀会起义的布告·····	(22)
上海民人请太平军进军苏沪的文书资料·····	(31)
复生录·····陈思伯	(35)
国瑞奏档·····	(53)
赵钧《过来语》辑录 ·····周梦江 整理	(111)
金钱诗 ·····吴良祁 整理	(206)
王大作忧时感事抒怀十四首·····黄培奇	(209)
史料拾零·····张守常	(213)

孙中山致美国德崔克的十封信

陈霞飞译

雅克·德崔克(1864—1932),美国商人。1911年在伦敦和孙中山相识,1912年9月与孙中山初次通信,当时他是美国大西洋——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副总经理。据已发现的德崔克致孙中山的二十余件函电(现藏美国史丹佛大学图书馆),他与孙中山通信的目的有二:(1)为插手中国的财政与铁路修建,设法与孙中山订立合同;(2)说服孙中山在革命成功后,在中国开展童子军运动。他声称可以为这两件事筹集大宗款项,供孙中山使用。现在发表的十封信是孙中山于1914年8月14日——1916年11月24日致德崔克的(原件也藏史丹佛大学图书馆)。从这些信件看,当时,孙中山正进行倒袁运动,急需款项,因而向德崔克求助。这些信是研究孙中山活动和思想的有意义的材料。

——译者

(一)

亲爱的德崔克先生

非常感谢您七月十日那封亲切的和值得欢迎的来信。在此关键时刻,你在美国对我和我的革命事业能够给予极大的帮助。

首先,请您尽量阻止袁世凯在美国筹措的任何贷款。目前,他在欧洲已经再借不到钱了。我听说他为了弄钱,使出了他唯一的力所能及的办法,答应给美国资本家以优厚的条件。为了借钱,他还要派他的财政部长周自齐到美国。这要请您事先做好准备,堵

塞一切他可能弄钱的渠道。告诉那些美国资本家们，即使是拿钱去支持他，用不了多久，袁世凯也还是要垮台的。对于任何一个支持这个头号刽子手的人来说，只不过是孤注一掷。同时，中国人民还会憎恨那曾经支持过他们仇人的美国资本家，并一定会否认袁世凯给予他们的任何特权。

其次，我要求您去拜访那些诚实的，愿意在中国战争结束，革命成功之后帮助中国建设的人。革命工作中比较容易的部分是战争，而真正困难的还是建设，您在这方面是能给我以大量帮助的，而这里面最重要的是财政整顿。革命期间恐慌必定发生，由于经济困难全部贸易也会停滞，中国尤其如此。因为这个国家商业中心的币制是被外国银行家操纵着的，就象汇丰银行之类的外国银行，在中国的内部斗争中就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要是我们不能摆脱这种金融的控制，我们就绝对不能独立，袁世凯只不过是那些外国银行家的傀儡而已。

我们为摆脱这个灾难办法是：革命政府一定要准备控制商业贸易。这样作，我们愿意用那笔钱就用那笔钱。也正是这样，我们才能赶走外国银行家，自己当家作主。

为此，政府必须做到(1)组织指导分配的百货商店；(2)控制水陆交通以指导运输；(3)最后的却并非是次要的是制造某些迄今依靠外国供应的重要物资以指导生产。

只有这样作，中国才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独立，也正因为如此，我才要求您为我寻找各方面的专家，其中最重要的是访求百货商店的组织管理人材。紧随革命军队所到之处，我将在全国各地建立起这种百货商店的系统。在这种时候，政府很容易以征税、捐募和物资交换的形式取得货源，人民会十分欢迎处理他们滞销的或过剩的物资的。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能管理一个政府而不向人

民要钱。

对于全体人民,这将是**一大幸事**。现在,您就懂得我为什么对百货商店如此强调了。在前一封信中,我曾向您提过这件事。不过,我不知道您是否收到了此信。

百货商店在美国较为普遍,而中国却没有,也不知道怎样去经营它。如果办起来,找这类专门人材,我想对您不会是困难的事。可是这类专家一定要是**忠实可靠,精力充沛,十分干练**。

如果您能和某些最有声望的百货托拉斯达成协议,争取他们在这个计划中和我们合作,那就太好了。

作得到这一点,那就希望他们为此特别给以的权利,先垫付一笔款子给我们,作为我们最初的军费。数目至少是一千万美元,有无可能达成此项协定?

要是您认为在这类特殊的问题上有成功可能的话,在谈判时我就委派您作我的全权代表,您可以草拟一个委任书的格式和协议条件,在回信中寄来让我批准。

黄将军的旅行是为舒畅心情和参观访问,我不能再让他参加下一次的运动了。因为第二次革命时期他从南京最后出走,使我深感失望。但是,作为一个朋友和一个在第一次革命以前和第一次革命期间作了大量工作的老革命,我对他仍然友好相待。为此我才让我在美国的同志们去欢迎他,我希望您如果遇到他也能照这样作。

我正忙于筹备另一次运动。这次我要亲自领导全盘工作。正如您知道的那样,第一次革命,在我能够回国以前就爆发了。当我到了这里,一切都已发展到这样一种地步,使我深信最好的办法是听其自然,我是宁愿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但是,在这里我犯了错误,信任了一个坏人——头号刽子手袁世凯。

我没有参加第二次革命,因而我认为就经费而言,执行任何计划都是够用的,而人手也足以保证胜利的完成这项任务。偏偏厨子太多煮坏了汤!目前,国家比过去任何时候处境都更危险,而袁世凯的独裁较之清王朝则有过之无不及。这样,我不得不重新担负领导责任。您听到我比过去具有更大的信心这一点,可能会感到高兴。我确信我推翻袁世凯比推翻清王朝更为容易,时间也能更快。

顺便,请您在华盛顿为我找一找亨利·克利福德·斯图尔特(Henry Clifford Stuart)^①其人。他为纸币问题给我写了一封公开信,一般地说,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见。不过,百货公司没有成立之前,我不能发行纸币。请您找找他看他是怎样一个人。如果恰当,可以让他在百货商店的计划中同您合作。

不管什么时候,您听到我在中国成功地占据了一个据点时,为着拟定一项发展工商业的计划起见,请您立刻来看我。

关于男女童子军运动,您认为是必需的和重要的意见我完全同意。在我的计划成功以后,就将保证予以实现。

向您致意并望早日答复

孙逸仙谨启

日本东京赤阪灵南阪(音译)26号

1914.8.14.

^① 美国律师。——译者

(二)

雅克·德崔克

加利福尼亚省旧金山市皇宫饭店

亲爱的先生

随信寄上委任状。为了创办与实施中国的百货商店与其他工业企业计划，它授予您订立合同的权力。

要是您可以做到的话，就请用给予您的特权，在对方垫付一千万美元给我和我党之后，给予他和中国政府共同承担建立一个百货商店系统的权力。这笔款子将用于增进我国国内的党务以及国事。如果由于中国财政情况的混乱，使您觉得不便筹措上述款项的话，那您可以根据您的判断，按各不同的贷款对象，以及不同的款额谨慎地公平地予以诸如汉口、南京、上海等周围地区[作为保证]。假如垫款付现，这笔钱就请以我的名义存入银行中我的户头上，并让银行给我一个存折。万一您找不到愿意承办百货商店的对象，您就有权来与愿意承担中国其他工业，如煤矿工业、钢铁工业、交通运输、农业机械、机器制造和中国海军、陆军的军工工业等等的对象订立协定。在签订协定的时候，和共同承建百货商店一样，政府必需拥有半数的股份。

委任状也委托您代表政府以及百货商店和专家签订合同，政府获益的条件应与现在美国通行的相似。为了保证他们为中国服务，另外增加一些开支，事实上可能也是必须的。

授与您的权力是大的，但是我相信您的机警，才智和明晰的洞察力，并觉得您会象我亲身参与和共同商量过这个重要问题的那样，为我和我们国家完成这一任务。

孙逸仙谨启

中国上海1914年10月12日

(秘件)

(三)

亲爱的德崔克先生

由于时间紧迫,我未能在九月十八日复您的信。您的这封信对我来说是一个快乐的源泉。您对我的计划极感兴趣,使我高兴。真的,在这个极其重要的事情上得到了您有价值的帮助,我真是高兴极了。

在前信中,我向您吐露了我要在全中国建立一个统一经营管理的百货商店系统的计划。在第三次革命以后,建立这种百货商店的事情要立即付诸实行。它将作为一个联合股份公司,半数股份属于政府,另一半为外国人所有。在一定的期限内,这个公司将完全在外国人的经营管理之下。等我国自己训练出管理人才后逐渐代替他们。

对这样一项任务,我们还缺乏组织者与经理人才。在前一封信中我曾请您帮助我去寻访这些愿意参与其事的辛迪加或康采恩有关的人。将给予他们一半股份,按照这个计划,我希望您选择一家资方给我们垫付一千万美元作为革命基金。当然,这笔贷款将同百货商店的合同分开,不得混淆。垫付这项必要的贷款的康采恩,将给予他们经营百货商店的权力。如果他们认为百货商店不合适的话,其他如建筑铁路、经营煤矿等等权力,在同样情况之下,也可给予他们。

关于委任状,我希望弄清楚这一点:百货商店无权发行纸币,这种权力只能保留给政府。中国因为受条件的限制,进出口之类的专利权也不能给予。

至于武器与军需物资的供应,现在对我们并不十分重要,因为我们从敌人那里可以得到。那就是说,收买他们官兵的时候,武器

也就一齐得到了。因为减少与削弱敌人的战斗力，就是增加了自己的力量。而钱是容易达到这个目的的，所以这对我们比物资供应更加重要。

若是我们和敌人有同样的物资，反将极不利于我们——因为要是我们用钱买了他们的官兵，我们的敌人就会没有什么对付我们，从而我们的胜利也将得到保证。

我现在正为一项在两三个月内即可见效的临时运动工作着。如果您听到我成功的消息，就请立刻来此筹划我们的建设工作。要是我失败了，那您就必须在美国为了一个更大更有保证的运动来筹划上述这笔款子。在那种情况下，我将亲赴美国。

至于黄兴将军，他搜集款项是为了我们的革命事业。他在美国筹到的全部款子，都是寄给我们的。至于日本政府，因为英日联盟关系，对我们的态度不好，而日本人民倒是很同情我们和我们的革命的。

最后，我要为您亲切的对待我的孩子而感谢您和德崔克夫人。我的孩子对此也一定极为感谢。希望尽快听到您的消息，向您和德崔克夫人致以亲切的问候。

孙逸仙谨启 1914.11.19.

日本东京赤阪灵南阪(音译)26号

(四)

我亲爱的德崔克先生：

您十月卅一日的信，我在昨天收到了。九月十九、廿三、廿三^①、廿六及十月一日、四日的每一封信也都及时平安到达。我要

^① 原文如此。

请您原谅我没有及时一封封地答复您的来信,因为我的英文秘书不在这儿,近几个月我又非常忙,此外,在最近一封封附有我签字文件的信中,我曾经告诉过您一切重要的事,现在没有什么新的话要说。我正忙着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进行一项立刻要执行的计划。我们每天都希望它能得到好的结果。可是从那时起,不幸发生了许多灾难。首先我们一位重要领导人范鸿仙先生在上海被袁氏的人暗杀了。范在驻防上海和它附近区域的北方军队中有很大影响,他把他们当中很大一部分人都争取到我们的革命事业中来了。其次,在浙江省会杭州的起事准备,也因被敌人探知而中断。第三,几天前在广东省开始的运动,因为经费不足,未能同时占领广州市区。目前,战争正在广州市以外的地区进行,结果尚不得而知。中国西北各省正准备通力合作,但也缺乏经费。

象1911年第一次革命那样展开全面的革命运动的时机刻已成熟。下次的革命,一切均将置于我直接领导之下,错误或者半途而废的事,一定不会再发生。我保证它比第一次革命将获得更大的胜利。

我现在急需款子,您能否凑足五十万美元或更多些的现款?如果这些款子立刻到手,我就能抓住时机在年内或是下一年开始时掀起一个成功的运动。要是能为我弄到这笔款子,就同时弄十架或更多的新型飞机,用船运给马尼拉的托姆·吉姆尔上校(Tom Gumr)。如果飞机不能弄到,则及时送到相当于十辆汽车(至少一百匹马力的)所需器材及装备。

向您和德崔克夫人致以亲切的问候。

孙逸仙谨启

1914.11.20.

于东京赤阪灵南阪(音译)26号

又及：艾科兹(Akoz)的医药箱收到，我愿请求我的朋友试试它。如果真好，在世界的这一部分，就一定会有人愿意作为它的代
销者。

请把这一点告诉您的这位医生朋友。

(五)

亲爱的德崔克先生：

您十一月十四日和廿八日的信均已收到无误。

我在十月廿日和十一月廿七日各寄了一封信给您。在最近您的那封回信之前，您一定收到十月廿日的信。不过，您并未提到此事。在这两封信中我都要求过您尽快为我筹集款项。在此关键时刻，款项对我至为需要，您能不能无论如何都为我筹集到几十万美元到五十万美元的款项？如果您能立刻为我筹到，那我们的成功就将完全获得保证，我希望能在您到达这儿之前得到这笔钱。在三个月的时间内您有没有这种可能？请让我准确的了解这一点。以便我按照情况安排计划。如果三个月之内什么款子也筹不到的话，那我就可能去美国。

向您致敬意

孙逸仙谨启

1914.12.19.

(六)

我亲爱的德崔克先生：

在我上次的一封信中，我提到十月廿日的一封信。我想我是弄错了，它是十一月廿日的。因此，当您在十一月廿八日给我写信之际，您是不可能收到它的。我从前的女秘书是两姊妹，大姐宋霭龄

最近刚刚结了婚,她的妹妹宋庆龄最近又回上海去了。因此,我不得不亲自给您写这封英文信。

在我前两三封信中我要求您立刻为我筹到款,您能做到吗?我希望您立即给我以肯定的回答,以便我为明年的行动安排计划。

祝您新年快乐

孙逸仙再拜

东京赤阪灵南阪(音译)26号

(寄于1914.12.25.

1915.1.20.收到)①

(七)

亲爱的德崔克先生:

许久没有收到来信,十分悬念。自从收到您在彼得堡打来的电报以后,我便时时都希望您到这儿来,直到我知道您要到纽约去的计划,我才放弃了看见你的希望。

我不知道您办理借款的谈判结果怎样?有什么成功的机会吗?请你让我立刻知道,我愿意给……(原信已撕毁,这部分丢失了。)从您处听到,我将立刻更详尽地写信告诉您这一时期我的工作及其进展。我谨亲切地向您和德崔克夫人致以敬意。

孙逸仙谨上

1915.11.18.东京

浅山原宿(音译)

① 从笔迹来看,不是寄信人所写。——译者

(八)

我亲爱的德崔克先生：

接到从东京转来的您的信以后，我立刻给您打了一个电报。

由于这里的情况需要我，我在一个月以前就到了上海。

对我的工作来说，钱是目前最需要的——为了要创造一个机会，我已辛苦了三年。现在，机会来了，恰恰缺少款项，事情便将难于控制。目前中国的处境是危急的，我急切地想拯救它于混乱，并再次恢复它的秩序与和平。我们要打倒的不仅是袁世凯，这是容易办到的，由于要清除他们对中国的毒害，我们必须在同一运动中清除他的全部官吏。

您以往看到了许多省份的独立宣言，但是您还不能对于事情的真实情况或导致这一状况的条件得到任何概念。这些官吏把持职位仅仅是为了个人野心。我们创造了环境，同时，只有当他们看见不宣布独立就会有损失的时候，他们才会突然转变，变得在外表上同情我们——一旦他们看见袁世凯由于借到外债有一点好转时，他们又滚到他那一边——这样来保持他们的地位。以广东都督龙济光为例，当他注意到我们在他那个省内的力量增大时，他就虚伪地宣布独立，其实他仍然同时与袁世凯暗中勾结。

你可以从此看到，有了这些变节分子，中国就会越变越糟，越来越深地陷入泥沼之中。因此，我们在组织下届政府时，一定要把他们清除掉。同时，我们的革命事业正处于朝不保夕的情况中，他们还可能助袁一臂之力。除非我立刻采取果断的步骤，将全部武力再度置于我的控制之下。

为达此目的，我急须五百万美元。已给您发了电报，有这个数字的款项我才能实现我平生的宗旨与愿望——使我们国家在短期

内恢复和平。

我决定在短期之内^①用最捷径来达到我的目的，那就是给北京以致命的一击。

现在我希望您对中国的处境有一个最清楚的认识并尽您之力^②来帮我得到这笔款项，没有这笔钱一切都将失败。您可以按照您的判断来安排借款条件。我对您的能力和信誉有极大的信心。

有结果时，请回一电报，我的回电处，现在改为：

上海“Waicy”，我就会收到。所有的信件必须用另一封套套在外面，写着下面的地址才会收到：上海法租界洋泾浜路55号Y·Waicy先生。

希望立即听到您的好消息，我知道您会尽力而为。

向您和您的朋友致意

孙逸仙谨启

1916.5.27.于上海

(九)

我亲爱的德崔克先生：

自从袁世凯死后，情况已完全变了。为此我便在电报中请您等我的信。

在袁死之前，若有足够的经费的话，我便能建立临时政府。现在，南北方之间的妥协也就不成问题了。可是，依照临时约法黎元洪填补了这一空额。和平与秩序，是高于一切的东西，由是，我便促进南北两方之间取得谅解，刻已获得成功。

黎元洪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他并无称帝的野心，我相信他会

①② 原信均有着重的符号。——译者

按照人民的意志来为国家服务，不因个人利益而滥用职权。

虽然我没有接受任何职位，对全部国内和国际事务，我还是处于被咨询的地位的。迄今我的影响之大，一如既往，因为，我拥有人民极大的信任。现在我将从旁注视国事的处理，继续留在幕后，除非有更重要的理由我才重新出山。

情况既已如此，只好请您将曾为我策划谈判的一切政治借款废除，并将附有委任状的那封信退给我。

如果国内局面好转，那我将再提出工业计划。在此期间，请您注意去寻访那些能帮助我们发展工业的各方面人材。如果这样，我会再去美国，借款和访问资本家们，也将寻访那些对我们有用的人。

关于亨利·克利福德·斯图尔特(Henry Clifford Stuart)其人，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用种种方法来丢我的脸。最近，他通过一位斯科菲尔德先生(Scofield)登广告说我要找寻一个丢失了的翡翠偶像，也猜想那就是我的护身符。此举使得华盛顿的报纸大为轰动。据斯图尔特先生宣称，我已授权给他帮助我寻找这个偶像。如果找到，我将付给他一万美元的酬金云云。这是我所读到的最可笑的最无意义的捏造。

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促使他这样做的。

他写许多信给我。因为我不知道他是谁，就我记忆所及，我从未复过他的信。

希望尽快得到您的回信。

向您问好

孙逸仙谨启

1916.7.5.

上海环龙路63号

(十)

我亲爱的德崔克先生：

前些时候我曾写一封信给您让皇宫旅馆转交，请您退回委任状。但没有收到您的回信。

我怕您因为不再在那家旅馆住而收不到信，那个委任状是很重要的。我就请求我的一位可靠的朋友罗伯特·诺曼先生(Robert Norman)去看您，并从您那里取回那封信。在您收到那封信后，请您把委任状让他带回。您好久没有给我写信，我不知道您在哪里和在做什么。

现在我看到了您的一个计划(就是农业计划)，我立即付诸实行。我马上就让政府批准一些北方的土地，也希望您一定去考察全部的实况，包括那一些机械是必须的，那种方法是我们一定要采用的，并请及时让我知道。

致以诚挚的问候。

孙逸仙谨启

1916.11.24.于上海环龙路63号

上海小刀会起义文献

编者按：这里发表的《上海小刀会起义文献》十四件，系王崇武先生抄自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藏件，今据近代史研究所藏的转抄件整理发表。文字疑有舛误而影响文意的，以□注明。

一九五九年出版的《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收录了小刀会起义文献二十五件，其中十三件系录自《上海小刀会起事本末》等，有的并不完整，十二件系据《北华捷报》回译。这里的十四件，有的是首次发表，有的可使我们了解见于《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的节录件或回译件的原貌，有助于我们更为细致正确地理解原意。例如，刘丽川一八五三年十月七日的告示说：“乡间钱粮，不征三年，大有仁德之风。”这与太平天国革命初期宣布“普免三年钱粮”的主张是一致的，可以看作是受了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但几经转译以后，不可能做到完全符合原文，回译文作“地方捐税亦经豁免三年，此乃仁爱之意也”，就较难发现这种联系。凡此均请读者自行对照和研究，我们不一一作注说明。

大明国政教统理兵务事总副元帅林出示晓谕事^①：奉大元帅饬令兴义灭胡，剪除贪官污吏之徒，不扰民间一物，不损一草一木。至于城廂内外，闾邑士商民等知悉，尔等贸易者照常经营，居住者毋得迁移，本师风闻民间搬运纷纷，度恐非为善策。况在兴民之际，诚恐乡村地方，贤愚不一，尔等切莫迁移，盍毋安居乐业，免至后

^① 此件《上海小刀会起事本末》有节录文。

悔莫追。倘有匪徒抢劫、强索财物等情，拿获到案，遵法斩首，决不宽容。仰示出后，毋须[许]妄抢一物，妄损一人。抑有红白布兵勇在外滋事，果实不守国法，送究斩首号令。本帅令出法随，俾尔民心可安矣。是以各店各铺，限即日开张，照常生理，各家各户，尽可安居，切勿警[惊]惶。特此晓谕安民是实，毋得故违，切切特示。

一、不遵号令者斩。 一、抢劫财物者斩。

一、不守国法者斩。 一、奸淫妇女者斩。

大明元年八月十一日示

二

大明国统理兵务事总兼署上海县副元帅林为出示晓谕反清复明招商事^①：上仰顺天行道，下察民心□□，乃灭除满夷顽主，削绝资捐为政。追思大明汉帝，何等衣锦服饰，足征堂堂品格，器重流芳万世。惟胡不审，坐朝问道着班如马形状，可见岂成人类。顽裔遗臭千年，于今兴义伐之。俟我皇上旨降，再谕百姓，更装明服。从古兴戈，先整军粮，谓之兵精粮足，方能勇跃成全，并有历来可考。至于上海地方，弹丸之邑，所产甚微，不但军营所需，即百姓尚不敷食。向来幸有常熟等处买卖运申，无忧其米。本帅既任沪濱，深虑米珠薪桂，虽军粮已足，惟民户不敷。特此晓谕，仰士商备[倍]加运申，以及各行生业，云集而来，切莫闻风而惧。一为兴国有幸，一为爱民无忧。毋须[许]故违，各宜凜遵。特示。

大明元年八月十一日

^① 此件有《北华捷报》回译文。此件署衔应作“总副元帅兼署上海县林”。

三

大明统理政教天下招讨大元帅刘为剴切晓谕事^①：照得本帅奉天征讨，歼除暴虐，以救生民涂炭，所到之处，秋毫无犯而正人心。竟有不法匪徒意欲掳掠民间，谣言英商兵集浦江，欲与本帅攻打等语，煽惑愚民，殊深痛恨。今接准英商照会到局，内开：此事与彼两不相关，即所到兵船备防浦江之流匪抢夺，别无他意，业经该领事犹恐吾邑民人听信谣惑，至生迁乱，所以知照，互相晓谕，庶几民人得生安业，有所厚望也。为此示合行晓谕绅士民人以及各店号铺人等，毋得再为搬迁外，仰各铺地甲密访严拿散步[布]谣言恶棍正法，并谕典商铺户，仍照旧即日开齐，曾已谆谆谕示，慎毋再延。本帅言出法随，倘敢故违，查出决不姑宽。自示之后，各宜凛遵毋违。特示。

大明元年八月十三日示。

四

大都督李示：谕各城门，不得拦阻，行店货物，任客出入。居家行店，不得搬移，安堵闾阎，不必惊惶。花布粮食，照常生理，大街小巷，各业开张。大小贸易，各照行市，匪徒抢夺，立拿斩决。强索硬买，捆送治罪，借公讹诈，立斩不赦。各宜凛遵勿违。特示。

五

大元帅示：

现在安民，城门大开。尔等居民，各安生理。各色货物，只许进城。

^① 本件有《上海小刀会起事本末》的节录文和《北华捷报》的回译本。

慎毋搬出，至貽伊戚。

六

帅府示：

通悉居民知悉，勿得惊惶迁避。志在除暴安民，特再申明示禁。杀伤人命者斩，奸淫放火者斩，不听号令者斩，擅相仇杀者斩，扰害良民者斩。商贩贸易照常，行旅往来如故。倘有勇徒土匪，犯即严拿捆送，立即军法施行，各宜凛遵勿违。

七

大元帅陈示：

晓谕大小各业，即着照旧开张。如有迁移闲歇，致令百姓惊惶。现飭铺甲传知，如违查究施行。

八

大元帅示：

此系绅士宅第，凡红白布兄弟，毋许擅入滋事，如违察出不贷！特示。

九

大明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刘为谕禁奸牙居奇抬价事^①：照得国为民本，民为食生，民食三餐，全赖米粮以养性命。上海本非产米，全由邻县出米之处贩运，以济民食。曾经本帅谕令米行照旧采买发糶。且正值禾熟之时，米粮价贱，今访闻有等奸牙，故意抬昂米

^① 本件《上海小刀会起事本末》有录文，但有脱误，如“谕令米行照旧采买发糶”句，“糶”误为“糶”。发布月日系于八月十八日后亦误。

价,以小民日食为艰,殊深痛恨。除密访严办外,为此出示谕禁,如有此等居奇抬价奸牙,务须改过,倘经查出究办,恐难当此重咎,本帅不忍不教而诛也。切勿视为具文。特示。

大明元年八月十七日示。

十

大明国大元帅辖下大将军徐、蔡、潘、张为剴切晓谕事^①：照得上海系通商码头,各铺业自应照常贸易,毋得惊惶迁避,以致市井萧然。本将军前已出示安民,谕令各安生业,乃该铺户视为具文,仍然闭歇。为此再行晓谕,尔等速即遵照开张,切勿徘徊观望。况本将军饰目带兵昼夜梭织巡查,该地方必无抢夺等患,如有土匪滋事,许即捆送来辕,以正军法。尔等各宜凛遵,毋再延迟,如敢故违,军法具在,毋谓言之不早也。特示。

大明国元年八月十七日示。

十一

大明统理政教兵务事总林为赏格晓谕事^②：照得上邑地方,自从兴义以来,兵民服众。前经谕尔士农工商,各归其业,各店铺户,仍照贸易。本帅谆谆出示,仰合行知悉,毋得惶惶。昨因察访近日红白兄弟,混入城廂内外,并有奸匪之类,业经拿获者,已有数百名在案,其外有之。望阖邑士商军民人等知悉,倘有拿获一人,赏银一元。拿获十人者,赏银十元。特此晓谕,各宜凛遵。

大明元年八月二十三日示。

① 本件《上海小刀会起事本末》有录文,但无署衔,日期误作十八日。

② 此件有《北华捷报》回译文。

十二

太平天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刘为晓谕事^①：照得上海地方，前在各营身当乡勇或营兵等，所有该管军器刀枪大炮，许即如数解到衙门标下收领，照功赏给，毋容[庸]追究。为此仰前充兵勇知悉，如有器械藏匿不解，本帅兴兵守[搜]查，严拿重办，言出必行，各宜凛遵勿违，特示。

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示。

十三

太平天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刘为出示安民，以靖地方事^②：照得本帅今填塞城门，乃保全境，余无别事。今闻街上一派糊言，传说各国啖商攻城之话。为本帅与各国通商，无论明、清，亦属如是，并无帮助清兵之理，前经大啖国领事府阿会同各国领事，曾有出示安民，各安生理。为此谕城廂内外人等知悉，尔等一应铺户开启，生理买卖如常，不得仍复闭门。倘有不法匪徒滋扰铺户，许即扭禀赴本辕，严拿究办。该小甲亦随时禀报，毋得徇私。各宜遵照毋违，特示。

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八月二十四日示。

十四

太平天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刘为剴切晓谕事^③：照得本帅

① 此件有《北华捷报》回译文。此件署太平天国年号，但八月二十三日并非天历。以下同此。

② 此件有《北华捷报》回译文。

③ 此件有《北华捷报》回译文。

兴师以来，并无抢劫奸淫，乡间钱粮，不征三年，大有仁德之风。妖兵屡犯申江，互相开炮，幸赖天祐，城中未伤一命，岂非顺天行道？虽妖兵起此毒心，闻在沿途奸淫劫掠，无所不为。从中贤愚不等，亦有心向此间欲投者，并非不收，缘有奸诈之人混杂，以致不准。为此示仰合邑士商人等知悉，如我兵临郡，秋毫无犯，不必惊慌。倘有妖兵骚扰，许即格杀，或生擒进献，查明照例赏给银两。如军勇擒献官员者，赏银万两，或献首级者，赏银千两，有羽翼助力者一体赏给。自示之后，立即遵示献功，本帅照示发给，丝毫不爽。令出法随，毋违特示。

九月初五日示。

清政府官员镇压小刀会起义的布告

编者按：《清政府官员镇压小刀会起义的布告》十五件，系王崇武先生抄自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藏件，今据近代史研究所藏的转抄件整理刊出。个别舛误文字，加〔 〕说明。其中七件，已有译自《北华捷报》的回译文，收入《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

一

钦加按察使銜分巡苏松太兵备道吴^①为风闻匪徒结会树党，希图滋事，飭营县查拿并究，劝谕改恶迁善，以全生命事：照得本道近日风闻有不法匪徒李姓者，为首倡议，结会树党，勾结本地土棍及闽广宁波各处无赖匪徒，千百为群，刊刻木戳，佩带身边，暗作记认，希图凌弱暴寡，鱼肉善良，抢夺拒捕，彼倡此应，为害地方，事虽未行，迹已败露。除移营飭县会拿首犯究办外，其听诱被纠者，皆属无知愚氓，本道体上天好生之德，不忍不教而诛，合先告示劝谕，俾知触目惊心，作速散会解党，改恶从善，仍为良民，各安义命，保全身躯，到官自首，免其治罪，将会擒获送官，并邀奖赏。保邻知情不首告者，问罪如律。各宜凛遵勿违，特示。

咸丰三年七月初六日示。

^① 吴健彰。

二

上海县正堂示：

众志成城，御患第一。现居守望，巡防匪徒。户出一丁，务各协力。同声相应，登时齐集。即遇匪徒，何难擒截。既保身家，又卫乡邑。有备无虞，共期乐业。良法在此，遵行勿忽。

三

署理江苏松江府上海县正堂加十级记录十次袁^①为札飭核议事^②，奉道宪札开，据与泉漳会馆董事李仙云、广安会馆谭经、潮州公所郭文志、嘉应公所李绍熙、宁波公所章圭、上海附城董事潘义国联名禀称：窃守望相助，闾阎借以安居；联络巡逻，地方赖以安堵；况乡党闾阎，尚有支更，上海码头，可无团练？际此逆匪扰攘，而不法匪徒，往往借端滋事。上洋为五都之市，商贾辐凑，货物屯集，若不思所以保卫之方，则抢夺频仍，商贾血本攸关，谁敢复行贸易。现奉谕着广安会馆董事传集各帮绅董，筹设更练，以资保卫等因，具见除暴安良之至意。遵即传集闽广宁上各帮绅董筹设，皆欣然乐从，诚以联设更练，无事则支更，有事则堵御，今岸地则练丁梭织巡逻，互相接应，水面则水练时刻护卫，远近维持。从此匪徒敛迹，货物可无抢夺之虞，客至如归，银钱宁有抢掠之患。具见怀柔有方，而近悦远来，招携以礼，而穀击肩摩。爰议粘呈联，乞俯准给照示承兑，以资保卫。但董等窃思经费浩繁，每年不下三万金，伏乞札飭府县，传谕绅商，妥为筹设，俾经费有资，而团练拟长城之

① 袁祖德。

② 此件有译自《北华捷报》的翻译文。

固,地方宁谧,而商贾怀衽席之安,实为德便等因前来。查上洋为五都之市,商贾辐凑,货物云屯,际此逆匪扰攘,土匪易生。今该董事筹设更练,酌议条款,以资保卫,诚为善举,其有无不周不备及应参之处等因到县,奉此,除移会营汛,一体巡逻,互相接应擒拿外,合行出示晓谕。为此示仰合邑军民客商及船商字号铺户人等知悉,自示之后,尔等务各踊跃捐输,以裕经商而资团练,此系保护地方起见,毋得观望迁延,致妨善举,各宜凛遵勿违,特示。

咸丰三年七月二十八日示。

四

署理江苏松江府上海县正堂加十级记录十次袁为出示严禁事^①：现奉道宪面谕,城门水栅闸板,赶紧谕绅董修造,各巷栅亦未齐,即有栅处所,晚间亦无人看守,未免废弛等因。奉此,查城门水栅闸板以及各巷栅栏,屡经谕飭各绅等修造整齐,派人看守,以杜匪人任意出入,并盘查奸细在案。兹奉前因,除再谕飭各绅董速将各城门水关闸板赶紧装修,并将水岸栅栏修理整齐外,合行出示严禁。为此示仰该居民地甲人等知悉,自示之后,尔等务各遵照,一体留心察看,如有形迹可疑[疑]之人出入,立即严加盘诘,如何来历,系往何处,倘有对答支吾,恃强生事,及闯栅滋闹之徒,即行扭获解究。该地方亦不得疏巡徇纵,致干提案究处,各宜凛遵毋违,特示。

咸丰三年七月二十九日示。

^① 此件有译自《北华捷报》的回译文。

五

钦加州衔统带兵勇委员吴县正堂丁^①为剴切晓谕事^②：照得嘉定县被匪纠众盘居[踞]，现奉各大宪飭委，统带兵勇，相机剿办事情，本委员曾蒞斯土，深悉该居民情淳厚，断不为匪，恐彼匪徒煽惑，以致一朝生变，不日大兵云集，必致玉石俱焚。为此仰示居民人等知悉，尔等响安生理，切勿听信匪徒，自取灭亡，各绅士居民，各就乡团练，自有保卫，如该匪等被击纷窜，即行鸣锣兜拿，解送本委员行营，定当从优奖赏，设有被胁头名，速宜早为省悟，若能反戈助击，剿贼立功，即当重赏。倘力有不逮，亦惟自首免死。本委员爱民心切，决不食言，特示。

咸丰三年八月十四日示。

六

浙江杭州中防分府仲^③署江苏松江府正堂蓝^④示谕军民人等知悉^⑤：现在大兵进剿，地方绅民，有能协力剿捕，杀贼立功者，定予从优奖赏。至从贼之辈，除甘心助逆不赦外，其被胁勉从者，但能反正，除去扎头巾布，抛去器械，临时概不加诛，事后亦不追问，若能缚献首贼，一体给赏。至事平之日，应征钱漕，定当大加核减，与民休息。凡尔军民，安堵勿恐。特示。

咸丰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示。

① 丁国愿。

② 此件有译自《北华捷报》的回译文。

③ 仲孙樊。

④ 蓝蔚雯。

⑤ 此件有译自《北华捷报》的回译文。

七

钦差委办军务刑部山西司主事刘^①为切实晓谕事^②，照得该处地方，前遭闽广匪徒戕官踞城，凡有血气者，无不志切同仇，力图恢复。现经大兵云集，此种小丑，定可指日荡平。惟其诡计多端，难保不闻风四窜，合定赏银，出示晓谕。为此示仰军民人等知悉，尔等既被蹂躏，自宜协力缉捕，如能擒获贼首一名，解送来营，赏银五十两，贼伙一名，赏银十两。即外来客商，诸邑人等，得能擒贼来营，亦当一律给赏。本司言出如山，并非常谈故套。该军民士商，切莫妄拿无辜，是为至要。凛之切切，特示。

咸丰三年九月初八日示。

八

钦差办理军务刑部山西司主事刘为剴切晓谕事^③，照得本司访闻上海城中闽广逆匪，在于城外掳去居民，烙印记式，勒令胁从。此等居民并非蓄心从贼，深可怜悯。特恐破城之际，玉石俱焚，合行剴切晓谕，为此示仰被胁居民人等知悉，尔等俱属良民，即使已遭烙印，如能自拔出城投首，概予免罪，擒贼来献者，当从优奖赏，毋得执迷不悞[悟]，后悔无及。破城之时，更能接应官兵杀贼，捆献首逆者，尤当破格优奖。此系本司格外之仁，予以自新之路，勿谓言之不预也。各宜速遵勿违！特示。

咸丰三年九月十二日示。

① 刘存厚。

② 此件有译自《北华捷报》的回译文。

③ 此件有译自《北华捷报》的回译文。

九

浙江杭州中防分府仲、署江苏松江府正堂蓝为晓谕事：照得本分府等现在会同各路大兵围攻上海逆匪，业经佈置周密，县城尅期收复，该逆已为釜底游魂，即当悉数歼除，决不任期窜逸。惟一经开仗，枪炮轰击，难免玉石俱焚。本分府等访问该逆在城，裹胁百姓，逼勒投顺，面臂俱烙火印。该百姓皆我赤子，遭此荼毒，情实可悯。合亟出示晓谕，为此示仰沪城被胁人民知悉，尔等虽有烙印，实由贼匪威逼所致，并非甘心从逆，务各速行出城，来投本府等行营，以便给照免罪。本分府等已传谕兵勇，如遇烙印之人，概不拘拿。尔等果能擒斩逆首，来营献功，更当逾格重赏，详请奖叙；如有执迷不悟，甘留城中，为贼驱使者，破城之日，玉石不分，噬脐莫及。祸福两途，惟尔等自取也。其各凛遵勿违！特示。

咸丰三年九月初九日示。

十

署江苏松江府正堂蓝示：

大兵临境，只擒首逆。胁从之辈，概不连及。速去扎头，以昭办[辨]别。毋惑执迷，自贻伊戚。

十一

办理军务统带抚勇刑部山西司主事刘为推忱再谕事^①：照得元恶大憝，法所不容，革面洗心，理宜三宥。兹访实上海衅端由于江匪小禁子与广勇争斗，被县令责怨，挟忿戕官，纠众挟胁，以致不法匪

^① 此件有译自《北华捷报》的回译文。

徒，乘机劫夺，逼迫客帮，有无货重人等一时情急，不得不随声附和，图保身家。及见官兵迭至，又恐戕官罪重，玉石莫分，是以听凭逆匪闭城困守，引领待及。本司督兵前来，始以为大盗猖獗，令人发指，继乃访获情实，除倡乱诸人外，其余皆属良民，以故不恶骤攻，曾经剴切晓谕，定意分别办理。复思尔客帮等，挟货远游，原欲为室家谋美利，为子孙计长久，今遭恶逆煽惑，使尔父母劳依闾之望，妻子痛觊面之艰，性命如游釜之鱼，货货饱食人之兽，民生不易，祸至无日。其中岂无一二发愤有为者，趁此兵临城下危急存亡之际，将首恶一一捆献，申雪尔众无辜良善，救全城中被胁生灵？本司体上天好生之德，皇帝爱物之仁，断不敢残民以逞。为此示仰被胁闽广江浙等人知悉，务宜曲谅本司推忧之至意，同诛叛逆，共乐升平，不惟尔众有献俘之功，亦俾我兵无血刃之惨。毋致迁延，致貽后悔，勉之望之，毋违！特示。

咸丰三年九月二十五日示。

十二

署松江府正堂蓝、松江海防分府刘为剴切晓谕事，照得闽广贼匪，滋扰上海，生灵遭其涂炭，实以罪大恶极。前经大宪飞章入告，钦奉谕旨，但诛首逆，宽其胁从，圣德如天，至优极渥。值兹大兵云集，各大帅仰体皇仁，网开一面，业经戒饬兵勇，不得妄行杀戮。乃该逆冥玩不灵，尚稽天讨，现将施放开山大炮，洗此弹丸小邑。惟虑玉石咸焚，池鱼殃及，附近居民，不免同为灰烬，殊堪惻悯。合行示谕，尔等附近城厢铺户居民人等，务于三日内，迁移暂避，毋膺烽火，事平复业，自有抚卹。倘于当冲之地，胆敢玩视安居，必系从贼奸宄，定当痛加歼洗，毋貽后悔，凛遵！特示。

咸丰三年九月二十二日示。

十三

钦差署巡抚部院许^①示：

谕尔兵勇人等，务须恪遵军令。抢夺财物者斩，掳掠人口者斩，姦淫妇女者斩，占住民房者斩。倘敢故违不遵，团练格杀勿论。

十四

钦命分巡江苏上海等处地方兵备道

吴

署理江苏按察使司专办太仓上海防剿事务节制诸军吉^②示：

钦命湖北宜昌等处地方总镇都督府

虎^③

上海地方不靖，黎元惨遭蹂躏。今统大兵剿办，指日贼氛底定。谕尔兵勇夫役，各宜恪守军令。距城远近民房，一概不许擅进。财物不准抢取，占宿奸淫严禁。倘敢不遵示谕，百姓格杀勿论。

咸丰三年九月十七日示。

十五

署理江苏按察使司专办太仓上海防剿事务节制诸军吉

钦命镇守湖北宜昌等处地方总镇都督府

虎

钦差委办军务山西司刑部主政

刘

为剗切示禁事：照得大营西北一带地方本镇^司逐日督兵出队攻城，自^司应禁绝行人，以杜奸细而惜民命。合行示禁，为此仰附城一带居民

① 许乃钊。

② 吉尔杭阿。

③ 虎嵩林。

知悉，所有大营之前，西北地面，现当攻城吃紧之际，不准该民等往来行走，如违定是奸细，即饬兵勇用枪轰打，决不姑饶。该民等各宜暂时远徙，一俟承平，再归原业，慎勿不避锋刃，自取杀身之祸，凛慎勿违，须至告示者。

咸丰三年九月二十七日示。

上海人民请太平军进 军苏沪的文书资料

编者按：这里发表的上海县民人王振扬稟太平王等五件文书资料，反映了一部分人民对太平军的期待和当时的情况，对研究太平天国的初期历史有参考价值。今据抄本《粤匪杂录》转抄刊出。诸件均未著年月，但从它们的内容看，可知王振扬与太平天国联系系一八五三年春至秋初间事。

(一) 王振扬稟太平王

江苏松江府上海县原籍崇明县民人稟投太平王驾下：伏维王爷仗义兴师，奉天行讨，清国民人苦征输之需索，累官吏之苦求，孰不引领而望，若天旱之望云霓也。是以义旗一举，响应而从，王师所临，闻风而溃，历五省，跨三江，直抵金陵。东南之民，以为根基斯固，虽未一统，亦可平分，以免困苦，犹解倒悬。不意向提军到，王爷坐守城中，而管辖兵民数见匪出，使清兵得悉城内之形势，岂是良策？小民代为有所思虞矣。方今清国官员，以财为事，以势相倾，名为民上，实为民蠹，黎民受其荼毒者，天下皆然。如小民在上海城内开张店业，上年被土匪抢劫千金。控县、控道不能正法。县官得贿，反行冤诬，将小民家产封锁，什物搬空，沉冤未雪，又受枉冤。因思不能控理于清官，或可诉悉于新朝。前二月得金陵后，谅必乘势来苏，小民可乘间稟投。诃义兵到扬州未果，近闻王爷有退

志，小民因思情极，匍奔投稟。盖清国二百年大数，人人皆知。今其数已尽，王爷奋威出师，人人皆思投效，虽向姓一人亦无能为力。况江苏全省官兵，皆有逃奔之罪，一死不免，故望王爷一到，即有乘机相投之意。小民虽为平民，亦有结义数百人，恐举手不成，反遭不便。小民虽未识字，平日料事多中，江南地利民情，亦有所知悉，情愿效犬马之劳，或可补于万一。然进见无门，或借生理，或冒官兵，徘徊一月，未能得便。大恐查破，性命不保，仍然无益。城中故先倩人通稟，现为民之仰望，稍改邪心。伏祈王爷裁示安民。江南人多懦，以威胁之，自不敢疑。江南人多贪，以恩加之，自不忍背。恩威并用，使城内之民协力投效，城外之民同心向归，从此兴师伐暴，一鼓而下，江南数省皆归统辖，先行定鼎，再议北征，天下幸甚！小民幸甚！恳祈赐谕录用，尽心图报。不揣冒昧，敬请叩闻。

(二) 王振扬再稟太平王

一复稟再投太平王驾下：仗义兴师，破竹已久，王师起手，直至南京，计程万里，势如破竹。今守城内，空费兵粮。清人所仗向姓一人，侥倖支持。历古大厦岂能一木成功。行兵之际，必有探人，捕风捉影。苏州直下，人人一念，个个仰望新朝，举手了然知之。现今安坐城中，王爷远谋定鼎，茂才焉能知之。小民谅其局面，趁此人心归顺之时，机缘凑巧，其时不可失也。天下不可无君矣，冤者得以有所诉，少伸冤怀。小民亦非势强贪功之故，实蹈水火之中。古今开国勋臣遂不免招疑取祸，多由于此，贤君其谋也。刻今瀆此，万念一体，破竹直下，天下幸甚！小民幸甚！恳祈赐谕，尽心图报。不揣冒昧，谨叩再闻。

(三) 王振扬致陆秀

一叨在交好，不叙浮文。启者：弟于二十九年同吾兄被难之时，蒙兄一切照顾，格外周全，至今铭感。近闻吾兄在城内王爷驾下，管领兵权，大为得主，可欣可贺！弟于前年被土匪抢劫一光，控县不伸，反封家产，莫大沉冤。今欲投效，无路可进，祈吾兄鼎力推荐保举。弟之情性，兄既尽知，弟之根基，兄亦尽晓，决不负兄盛情，有累大恩人也。特此布达，成法老兄大人台照。陈和尚兄不在城中^①，祈为关照。弟王振扬具。

(四) 王振扬再致陆秀

一再复吾兄大人案下，启者：今春小弟草达一切，料必尽悉，无再多瀆。但弟从受仇诬屈起意，投奔无门，闻兄在彼领首，弟不胜之喜。屡受冤抑，仗兄虎威，其冤可伸，其气可平，因而候兄许久，望兄示下，料必无间可乘，故弟初秋回家，清理家务。岂知在路从姑苏一路朝东，人人仰望新朝，何勿举动，众口一心。即使上海乡民屡受官吏虐欺，平日对人执仗，蜂拥进街打搅，幸亏道宪亲身劝捺其势，乡民亦仗新朝退步。弟与兄先年避难之际，蒙兄百般周全，铭感五内，渴念难忘。现今弟从春季直至如今，全仗吾兄大力于中提携，刻望兄或能来外指示，或领弟进城，会同相商，亦可免弟在外故思。外有一禀一纸，望兄转呈王爷。如势可行，只得总望新大兄斟酌，立等佳音。特此布上六秀兄大人。如其成法在内，望转致，即陈和尚也。弟王振扬（即王大眼）具。

^① 据下信，成法即陈和尚，并非陆秀。此句当有外误或错简。

(五) 王振扬自述

王振扬(即王大眼)供：“崇明人，年四十岁，在上海夷人处管账。今年四月到金陵，欲诈投贼匪探听消息。五月内托南京人吴庆进城卖鸡，递信与贼匪陆秀，缘陆秀前与我同在上海犯事。他充发在湖南，遂入逆党。我与他为患难之交。他在贼处甚为信重，我投他，望其引进。六月初旬接着他复信，当经烧毁，随又令他手下将官张松，江苏人，出来会我。问我是否真心来投，如果真心，自然重用。遂同张松至苏州、上海一带打听路径。七月十三日自上海动身，由苏州浒关一路到无锡。”又供：“张松与陆秀之姪陆汉章已先至丹阳之白土镇等候，张松有三角小黄旗一面，上有‘太平王’三字图记，此旗藏内夹袜内。张松四十余岁，面黑微须，陆汉章二十八九岁，约会在白土镇施家饭店聚集，同往贼营。所供是实。”

随即搜获投贼禀信六帙，进用人名单一帙，铁图章一个，假须两件。今将拿获王振扬搜出信件抄呈宪鉴。

复 生 录

陈 思 伯

编者按：这是一个稿本，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全稿叙述作者十六岁时在武昌入太平军，后随林凤祥等北伐，攻抵天津，屯踞静海、独流，困守连镇，营中食尽，逸出投降清军，又随僧格林沁至高唐、冯官屯，李开芳被擒后，始离营回武昌等情事，可供研究太平天国历史之参考。

此稿无作者姓名，但稿中提到作者初入太平军时，其伯父命改名为“思伯”，稿末又提到姓陈，现姑名之为陈思伯。稿本每叶皆有改易处，字迹则前后全出一人之手，可以推知这是作者于初稿誊清之后，复予修正润饰之定稿本。改易之处固多属修饰字句性质的，但细审之，亦有一些可资窥知作者所以反复斟酌之用意所在者。今由张守常同志整理并就稿本修改处作注说明。

咸丰壬子二年冬间，粤逆洪秀全由湖南岳州水陆两路窜至武汉，分驻汉阳、汉口。取归元寺中金漆夏布五百罗汉，排列汉阳城上作守城状。掳掠外江内河之船，拦江架造两道浮桥，上由鲇鱼套口至汉阳东门，下由草埠门外大堤口至汉镇龙王庙^①，虽桥宽丈余，临流下有铁锚，而江面数里无风时，桥船随波上下，胆怯行缓者^②竟难过桥，实险事也。围攻省城月余，城防甚严。贼在文昌门

① “上由鲇鱼套口……至汉镇龙王庙”二十六字，是后添的。

② “胆怯行缓者”，先作“若行之不速”。

外开掘地道，城内官兵在近城处掘有①土坑，雇警者坐瓦缸中，听出贼掘地道之声，各官稟知常中丞，不信，亦不内掘水沟以防之，遂于十二月初四日黎明时，地中炮发，轰倒城墙十数丈，因之城陷。官兵巷战一日，贼开草埠门，放舟贼入城，我兵始溃。川勇悉由宾阳门越城潜逃，城内官民殉难②者不可胜计。最可悯者，自尽妇女纷纷投入各处湖塘，尸满水枯，后入塘者竟至无术可死，井中妇女后下者亦不得死，数日后贼不忍见，陆续救出。

时予依冶臣堂伯，居蛇山前长街朝阳巷间壁。破城之次日，贼毁我门入室。先是伯令仲兄锡之与予同匿花厅左隅藏书楼上。午后众贼来家搜查，在后楼壁开铺垫木箱，搜出清道飞虎等旗，误认为带兵官之据，竟指③冶臣伯为双军门，声称捉去稟报贼目戕害。仲兄忽闻闾家哭救声喧，一时受吓痴迷。予年甫十六，闻之不忍，在楼大呼取梯。贼惊④环视，予下楼告众贼曰：“伯为贸易中人⑤，并未作官。惟予父曾仕湖南，旗为父物。可释伯，予愿以身代死。”众贼壮之，劝予从降，可保一家，即出红巾裹头。时予丁父忧，丧服未满，请出亡父神主供之中堂，叩头除服。又入祖祠行礼，然后向闾家尊长叩辞。伯命改名思伯，志勿忘归之意。予嘱弟善侍老母，痛哭别去。初入伪营⑥，贼目右一军旅帅郑阿培，见予文弱书生，令充燮理，掌管笔墨事件，并在总查衙中代请安民告示，当门张贴，贼不敢入，闾家赖以安。

贼书有赞美词、十大天条、太平条规、诏书、暨军令二十条约。

① “有”，先作“一”。

② “殉难”，先作“死”。

③ “为带兵官之据，竟指”八字是后添的。

④ “贼惊”，先作“众贼”。

⑤ “贸易中人”，先作“生意中人”。

⑥ “痛哭别去。初入伪营”，先作“痛哭一场，始随贼去”。

有犯奸淫、并杀降人、及无故焚毁民房者，皆斩不恕。初立伪令，未尝不严也。

癸丑三年正月，伪东王杨秀青传令二十五军，分水陆两路，悉下江南。予欲回家避匿，诿郑逆督率同过汉口上船^①，竟无脱身之计。当贼逐鄂民上船之际，予嘱治臣伯，预带眷属，悉藏朝阳巷内小屋中，闭门不出，阖家幸免同去。

予途中经过黄州、九江、安庆等府，顺流而下。惟安庆筹备城防军械齐全，乃官兵见贼船舶满江岸，陆路之贼漫山遍野，犹未到齐，此等守城未经战阵之军，一夜逃遁无踪，不知空耗军糈几千万缗。予舟行至小姑山，猝遭风暴，午后舟破落江，自忖必死，幸流水面数里，挂邻舟舵，遇救得生。

二月至南京，派扎南门外报恩寺。贼在塔中三层七层安炮，攻城月余，又在水西门开掘地道，轰倒城墙约十余丈，贼众三入三出，虽是官军奋力杀退，亦由南京之城依山修立，上节虽倒，下半山脚尚余八九尺高，贼缘梯登城，人数无多，故易败出。三退之后，贼尸竟将城缺填满如路，随后大股一拥而登，官军势不能支，退扎小金山。贼掘开大南门放贼入城，与驻防旗兵男妇巷战三日，死惮贼数千，城内兵民死者数万。内城旗营，则男女老幼无不被害，尸身咸弃南门外河中，流出淮河。数日间大雾迷天，惨不见日。贼入金陵城，改修各衙署，作伪六王府，为久驻计。增新掠民，共成五十军。

三月，郑逆迁伪金官将军，奉调扬州，偕予同扎城外观音堂。不知何国夷船八只，突来镇江，船有内外火轮转动，其行甚速。镇江守贼出队，排列江岸，混战一日，夷船竟不敢过。夷人用西瓜大炮，子落两岸，复又开花，内有散子，伤人甚多。郑逆在扬州得信，移扎

^① “予欲回家避匿，诿郑逆督率同过汉口上船”，先作“予被郑逆督率同过汉口上船”。

瓜州江岸，即于营外多掘土坑，使西瓜炮子悉落坑内，不能伤人。次日约会镇江守贼，咸用瓜头小划，坐贼八人，用一小铜炮，围裹夷船，专击火轮，小划仰攻，甚易得手，轮船高大，转移不便，炮难俯施，一阵击破轮船三只，满江飘落夷人，悉被贼杀。夷人始遣通事以军械进贡贼营，情愿归降。伪将军等会同镇江守贼派船同送南京，闻洪逆封夷将军四人，并约会北上日期同攻天津，颇有赏赆，夷船始退出海。

五月，予又随郑逆调回金陵。伪东王杨逆在五十军中分出九军，以伪天官副丞相林凤翔、伪地官正丞相李开芳、伪春官副丞相吉明远三人为首，督带九军，约十一万人，先由庐州、亳州窜至凤阳临淮关，驻扎月余。六月底，林逆复奉伪旨扫北，先破河南归德府，后窜汴梁。至豫省日，城上无一防兵，城门忽闭，贼正攻城，见关圣显灵，狂风大作，走石飞沙，远望城上有关字旗灯，贼营枪炮不能施放，忽然一声发喊，悉往后退，似有追兵，一夜狂奔至朱仙镇，始行扎住。次日闻贼查点人数，失去新掠淮民三万余人。

后由睢州至汜水县，探得关上有兵驻防，恐难渡河，复至巩县，得船无多，识水性之贼乘马鳧水而过。予舟人众，驾至中流沉溺。予身落水，竟沉河底。自想与其生不能归，不如速死，魂可归鄂，见母一面，遂饱吞黄河之水。正眼闭心迷间，忽有一人援予出水，长叹一声，即闻人言：“水流甚急，身不可动。”未知援者为谁，渡河后，知为同衙百长曾廷达所救^①。曾廷达一名应祥，黄冈县双柳村人，在鄂省保安门内开贾丝线铺，被掳^②派充百长。幼识水性，当日见

① “未知援者为谁，渡河后，知为……所救”，先作“及至渡河，始知为……所救”。“未知援者为谁”系后添者，可知作者意在强调此人；字句则不若原来简练。

② “被掳”，先作“郑逆”。可知此曾廷达也在郑阿培部下。

予舟覆，曾即解衣援救，正鳧水间^①，见有一串小泡，上冲水面，曾入水救出一人，始知是予。是日舟沉数十号^②，贼毙万人，曾独援予出水，虽感人缘，实蒙天佑。既渡河北，去家愈远，欲出虎穴更难矣。

贼由温县至淮庆府，围攻七十日。淮庆城内本无多兵，闻守此郡者，深得民心，督民守城，昼夜不懈。贼掘地道，轰倒城墙数处。捉获城内逃民，询知内已无粮，人多饿毙，贼有不愿入城之意。因城外扎有多兵，恐被^③追袭，密令各营县挂羊犬，使脚击鼓，并焚草入灶，俾官兵远望有烟，然后拔队北窜。贼去数日，官军始探知，已偷越八百里太行山矣。

山中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处，惜未设防^④。山路崎岖多石，极险难行，下望万丈深岩，沿途险处，跌毙贼人马不少。予信马自走，曲折处皆化险为夷，至今思之，毛发犹竖。山内村庄甚少，人多穴洞而居，其山土坚色赤，洞内中堂宽敞，旁开三面小门为房，有四五间房相排连者，无不穿洞为户，咸透天光。山中少米，惟产豆麦包谷南瓜等类，皆可充饥。

八月初出山，即山西界。贼至平阳府，遇守城乡勇，试放一炮，适毙贼营大旗手一名，林逆怒甚，传令攻破此城，全杀无遗。城外关廂未设防兵，客商迎降，林逆下令保全，不准擅取一物，违者立斩。城内则搜杀三日，男妇老幼尸身枕藉；临行又纵火焚烧，一城化为灰烬。何淮庆与平阳二郡，有幸有不幸，相去天渊？此理之所

① “解衣援救，正鳧水间”，先作“解衣鳧水救人，正踏水间”。

② “舟沉数十号”，先作“溺舟约百十号”。数目稍减，是作者根据记忆复作校正之后，将“百十号”改为“数十号”，可知“数十”之数总是有的。

③ “被”，先作“其”。

④ “惜未设防”，先作“惜无防兵”。

不可解者也。

迨后贼由曲沃、绛县一带窜至山东边境，遇直隶沧州将军，所练梅花阵马队连环枪炮，与贼鏖战一日，毙贼甚多。黄昏后，贼潜至关后军装局，抛放火蛋，焚烧火药，官兵多被震死，马队始退。小住数日，即由藁城一带入直隶界。途中过漳沱等河，新秋水面已有薄冰，过河后着衣复行，不知下身腿足全受冰锋划伤，甫行数日，血出沾衣，竟脱不下，忍痛解衣，真苦境也。到沧州^①，又与驻防旗兵大战，攻破州城，休息三日。时予因曾廷达出平阳府一路患病，不能行走，未忍抛弃，途中浼同馆人多方救护，并代觅药饵，沿途调治。一日带人出城采药，路过南城外一家，闻有妇女呼救声，予同众撞开大门，见内有少妇女子十七人^②，被贼掳掠关闭行强，予悉纵妇女出外齐入树林，嘱匿难妇人丛中，幸均保全。回捕犯奸之贼，逃逸无踪。

九月，行抵直隶天津府，攻打南门，不能逾濠。访问夷船，始知先于七月到津，被关卡查出，舟中藏有军器，闭城严防。夷船知已有备，退出海口。此举于全局大有关系，具见国家福厚，贼与夷船幸未同时到津，恐天津官民至今犹不知夷船是受伪封来践约也。

守天津之官，闻是楚人，贤而有才。广募沿海渔户为勇，善用鸟枪，贼攻三昼夜，枪下死悍逆数千。贼遂分股为二，前队退扎独流镇，后队踞静海县，相去十八里，中间联络小营十余座。贼势虽大，前后受敌。

相持至十二月，湖中冰冻，人能行走。贼情迫，派人查探冰路。

① “即由藁城……到沧州”，先作“即由藁城至直隶沧州”，过漳沱河一段是后添的。

② “十七人”，先作“十数人”。当系作者后来想起确切数字，故又改“十数”为“十七”。

不意湖中三村泊有兵船百号^①，排立三营，营外破冰为沟，阻不得出。贼造冰车二十四架，高宽各五尺，内外木板，中空一尺，以书实之，每车列炮眼二，下有圆铁小轮四，左右用铁环钩筦，分则一人推行甚速，合则勾连俨如月城。又以长木系草二三束^②，在车后随行，遇有冰沟，抛木入水，北风凜冽，草易结冰，片时冻成冰桥，贼可长驱前进。除夕连破三营，兵民船户皆被戕害，无一逃者。夜半，官军大营尚有赏号冰船八只，不知失守情形，突来被害，船物悉为贼有。

甲寅四年正月初间，林逆在独流约会驻扎静海李逆传令，夜由冰上踏雪急走。行冰路六十余里，东方渐明，始上太隄。虽出重围，而冰上冻死休息贼尸，沿路皆有。次早见隄上或坐或卧之贼甚多，初以为睡熟，迨呼唤不醒，推之应手而倒，始知全行冻死^③。至午前犹有大呼热急，自行解衣饮雪，倒卧雪中滚死者，周身红色，想是外受寒逼，阳气内攻于心耳。予履冰一夜，足未停趾，次日行至午后稍为歇息；又行一夜，幸身带面食，得以不饥。至第三日，闻前队驻扎陈谷庄，问距静海县，已行三百余里矣。予因衣履结冰甚厚，不少溶化，两腿冻直，难于行走，中途在已熄灰火内少立片刻，忽然掣痛，岂知因此一立，竟将足趾煨熟，到陈谷庄剪开鞋袜，见十趾黑色，又休息三日，双趺始渐溃烂，两手拳曲，半月不能稍伸，不但手与面上退去黑壳一层，且将左手二指冻死半节，可谓奇冷矣^④。

二月杪，林逆忽又传令由陈谷庄夜行。正当北道解冻之日，途

① “泊有兵船百号”，先作“泊有官军百余号船”。

② “系草二三束”，先作“缚草二束”。

③ “全行冻死”之后，先尚有“无一活者”一句。

④ “两手拳曲，……可谓奇冷矣”，是后来增添的，这样就把北地酷寒记载得更细致具体了。

中淤泥节节皆是，冻足之贼何能行走？一陷泥中，开口呼救。贼目虑官军得信追袭，抽刀自杀，可怜^①。因足痛落后者，悉为官军斩馘无遗。是夜陷死悍贼数逾万计。予得一白马力，一夜未陷。至五更，马后两脚忽陷入泥。时予九趾已溃，平地难移寸步，何况泥中？随以右手拔刀意欲自刎，且用左手试提马鞭，暗呼神祖保护，马忽跃起，一气行出泥路，约有十里，上隄住脚喘息，予始收刀。以手抚马项，大汗淋漓，曰“今夜苦累汝矣！此感终身不忘”。

次日下午，贼前队闻扎阜城县。予在后队，途遇马军冲击乱窜^②，同馆人四散无踪。是晚仅郑逆阿培与予同住一村，正睡熟间，梦亡父唤予乳名，催令速行，予惊醒时，火已及簷，亟同阿培策马冒火出门，始知贼已暗去，不得已向北觅路，驰上大隄，见树林中隐藏马队突出追逐，仓卒渡河，纵马驰骤。忽到一营，遥听梆锣声数目，知为前二、前五两军。阿培欲住，予云：“此系前敌，万不可住。”又出营夜行里许，至后一、后二两军营内，阿培又欲驻马，予观营中似有黑气罩住，复向前趋，阿培不得已又从予行。至五更始到阜城县外一营，因天未明，不便进城，询知是右军贼目朱检点所带先锋营，即入暂歇。不料黎明时，马步官军一齐合围，四面攻击，彼此不能相顾。先破前二等军一营，仅见逃出贼七十余人。饭后又将后一等军营盘攻破，远望逃出一队，经官军冲杀，剩有百数十人入城。此二营贼约计六七千人，得命者不及一分，馀为官兵所杀，此败由于足冻不能得力也。午后右军贼营踏陷一半，官兵入内喊杀连天。予料此次万无生理，坐近北营边，举刀及颈待死，忽朱逆率众贼各

① “贼目虑官军得信（此处先有一“夜”字，后又圈去）追袭，抽刀自杀，可怜”，先作“贼目恐惊官军，而予一刀”。可知“自杀”并非指“贼目”抽刀自刎，而是“贼目”杀自己的陷入泥中不能行走的士兵。

② 此句下面先还有“死贼不少”四字。

用砖石夺力抛击，兵多受伤，复赖城贼出援，官军始退，复又得生。次日，阿培谓予善于观气，予曰：“不过数不当死，论理偶中耳。”此行危险万分，健壮之徒多填沟壑，予非神祖默佑，孱躯何能倖免。

驻阜城约有两月，忽一日伪春官副丞相吉明远与马队中一蓝顶花翎^①官员比枪，吉明远枪药是贼营所造，磺少力缓，枪声同响而吉枪子甫出，即先中喉身死^②。其弟吉小麻年甫十三，誓为其兄复仇，次早素服一马冲入官军队中，寻杀昨日放枪官员，入阵二次，取其首级^③，始行回马，周身无伤，可谓初生之犢不知畏虎。

四月底，移扎河间府属连镇。林逆接得伪探，广东妇人能道各省言语者，送来密信，始知南京续派十三军，已到山东临清州，随商令伪地官丞相李开芳，督带一千马队，前往会合。在营挑选健卒，名曰“先锋”，伪示能跃一丈宽沟，能抛丈二高火毬，能于马道旁并马跑出马道者，即为合式，选得悍贼千人，复挑壮马千匹，交李逆带去。嗣闻临清兵力甚厚，营垒重叠，不能入城，此股马贼进退两难，始窜踞山东高唐州城。临清州贼后亦被围战败，率领残贼已窜过黄河，复回南京矣。

予住连镇医治两足，得八宝珍珠散药力，能去死骨，至八月后将冻死九趾用剪刀断筋，逐渐收口学步，又月余步履如初。

林逆驻扎连镇，中临运粮河，用船架两座浮桥，外列小营五座，为犄角势。予好奕，无事过桥博奕，每夜必归。十月初间，夜过浮桥上，突见官军营中炮火声与喊杀声一时并起，予心惊后退，忽落

① “花翎”二字是后添的。

② “吉明远……中喉身死”，先只作“吉明远枪药力缓，中喉身死”，后添数字，便写出了所以“枪药力缓”之故，从而见出太平军在火力装备上之不利。又“枪子甫出”，先作“枪子未出”，可见作者下笔时细为回忆，力求确切。

③ “寻”先作“竟”，“入阵二次，取其首级”是后添的，写得就更详细了。

桥下运河中，时已三更，知无人救，惟有随水流去，或出虎口，或死水中，索性听之，自将两目紧闭，觉水不入口，复开目仰视，星月朦胧，始知身浮水面，试用两手推水，竟抵岸边，思念老母，即坐水中放声大哭。劫营之贼未胜转回，见予咸惊，仍救回营。三次入水，皆不得死，无非天数。

林逆初到连镇，官军合围，筑一长城，围圆百里，外有濠沟三道，如此周密，林逆不以为严^①，屡次攻营，无不立破。十月以后，官军每夜运水浇淋土城外面^②，竟成一座冰城。林逆屡攻不开，又选水贼由运河出探，悉为^③滚钩鱼网捉去。

林逆计穷，始造丈余长梯，左右列巨铁钩各一，梯上设一木箱，藏人抛放火球，梯下两大车轮，又有宽板梯如桥，推至城脚，借车可填濠沟，竖起长梯，钩搭城上，贼由板梯桥上，仰攻登城。此车用过两次，官军深受其害，幸此车仅止用得一次，盖车梯落濠，不能复出也。

林逆先于九月，派伪将军阿培率前三、后五等军，于距官军最近之西北方扎一小营，仰攻官军炮台，相去不足二里，设大炮三尊，昼夜攻打。官军营内，亦早晚施放大小枪炮不休，未及三月，炮子毙贼五六百人，有睡至次早无头者，有子过胸胁，未伤皮肤，而药毒内攻身死者；有一炮子连伤数人，遇坚折回，又断人肢体者。予在小营无事，时为伤人殷勤药饵，不闻伤溃臭气^④。凡贼受伤必死，愈者甚少，予不忍闻呼痛之声，代为敷药，行其心之所安^⑤。数月

① “不以为严”，先作“毫不在意”。

② “运水浇淋土城外面”，先作“运水上城浇淋土上”。

③ “悉为”，先作“悉被官军”，更明白些。

④ “予在……臭气”，原作“予在小营中，时为受伤之人敷药煮粥，竟不闻溃烂臭气”。

⑤ “予不……所安”，原作“予不过行其心之所安”。

来，日见炮子纷飞，予坐卧如常^①，亦不恐惧。

冬月，忽有中营笨拙火夫李姓，素不识字，自言耶稣附体，令其保护林逆突围。林逆深信，为之设军师府，供给甚丰。初言机宜，无不奇中。并另选数百人，听其指挥，每日教演“龙门”“八卦”等阵法，似亦可观。常立高台，宣林逆跪听讲解道理，林逆莫不惟命是听。月余后未见立功，反几次损兵不少，林逆恨其僭妄相欺，将正副军师一并斩讫。迨后林逆中营妖孽屡见，桌椅有脚，夜行出户，石磨无人自转，显露将亡之机，而林逆不悟。

十二月初，约三更后，官军扑攻西北小营。及予醒时，见北边一带火光烛天，知营已破，予从容着齐衣履，向帐棚外一望，火已渐近^②，明知正路人多，难出营门，遂由棚后绕至土城边，越城而出，又恐吊桥不宽，被挤跌伤，遂潜至濠沟傍左，排齐双足，直溜下沟，将沟内所钉桐油煎过竹签一概扫倒，拔刀于濠外挑挖数孔，以便下脚，径出濠沟。此外又有排列树枝七八尺宽，概用巨绳连住，上系铜铃，树枝外又掘梅花陷坑，有安地雷者，亦有未设机关者，予黑夜由树枝上跃过梅花坑，未失一脚，得出重围。伪将军阿培等出营，正遇木桥折断，压死桥下。次早查点，小营仅逃出贼^③三百余人。原派贼数千六百名^④，被炮子伤毙六百有奇，桥下死贼不过二百，其余皆为官军所杀。

计林逆自南京领贼十一万，至临淮关，新增淮民至十七万；沿途复增豫民，至汴梁省除逃去三万余，尚有贼十六万；至巩县渡河，

① “予坐卧如常”，原作“予知有数存焉”。

② “予从容……渐近”，先作“予将衣履穿着齐全，始出帐棚”。

③ “贼”字是后添的。

④ 此句先作“原派贼有一千五六百人”，后改为“千六百名”者，或系按编制应有之数。

贼数已增至二十万；河中溺死万人，不愿渡河复回南京者约四五万，林逆渡河不过十三万余人，到天津后查册，不足十万。缘北人强悍，不易掳掠，有一二人在家守屋者，必伏暗处，俟贼入门，突出击死，有贼看见，甘心送命，如无贼见，即将屍匿屋内，仍伏原处捕杀，谓为获利，有乐死不愿胁从之意，其愚拙至此。山东^①之人则又不然，武勇者多，而且好胜，一经则夸其勇，即为贼出大力，所以后来投诚，僧王不允收录，悉战死于连镇矣。林逆自南至北，先有破竹之势，我朝德厚，得僧王扼驻天津，贼不能进，后路又有无数重兵，亦不能退，致贼踏雪偷履湖冰，受冻伤足；嗣由陈谷庄夜行，足伤未愈，又值解冻之时，冰上泥中，毙贼数万。到连镇后，虽扎大小七营，贼数不过四万，盖每行必有逃人也。李逆选出马贼一千后，连镇之贼迭次战死，又去数千。小营踏后，则声势更不振矣。

回思林逆本小有才，惟恃勇力，遇事颛预^②。即如私越太行山，与夜过冰湖，皆鼠贼之行径。到山西平阳，因损一大旗手，而枉杀一郡人民，可谓任性妄为。明知冒雪履冰，贼咸伤足，而不稍加爱惜，趋[驱]之夜行泥途，死去悍贼过半^③。共计节年虐害兵民性命，何止数十余万，居心残忍，至此已极，欲不灭亡，其可得耶。

乙卯五年正月初二日，贼内圣粮馆已报粮绝，无粮可发。各军先杀骡马、次煮皮箱刀鞘充饥；或掘沙土中马齿苋、当归、一切野菜者；亦有剥榆树，取皮研末，造作面食者；甚至捉获官兵、逃贼，无不割肉分食。维时伪天朝将军以上各馆，尚有麦豆口粮。

① 这一支北伐军北进时，自山西越太行山而东，经豫北一角即进入直隶，未至山东境，所以这里说的山东，应是直隶地区；作者或忆为在太行山之东，遂误记为山东。

② “颛预”，先作“任性”。大概是因下面尚有“任性妄为”字样，为避免重复，故而改易。但亦可见作者对林凤祥批评之主要意见是“任性”。

③ “死去悍贼过半”一句是后添的。

曾廷达感予北道未弃，且有觅药调病之情；予亦感其黄河救溺之恩，彼此心交最厚^①。虽朝夕相见，不敢多言。盖贼中军令条约内，有“私议逃走者，勿论何人，先斩后报”也。曾廷达于初四夜，忽写一“出”字，潜来予房，密求讲解。予四顾无人，问其心之真伪。曾指天盟誓。予告以早有此心，无人偕行^②。曾即拍胸，约定明早同出，坚嘱以一死^③置之度外，自然有胆，予当允诺。自有此约后，心旌摇曳，一夜未能安枕。次早，曾来约予携筐^④出外，同掘当归。至西土城边，见营门固锁未开，稍候片时。贼中营望楼上设有四色大旗，如南方有事，即绕红旗，东青、北皂之类。是日忽见楼中白旗绕动，知西营有人外逃，曾廷达即登土城，远望逃人五名已被西路伏贼捉获，扭向中营西城边来。维时望楼上巡贼已下同西门守贼开锁出迎，予与曾廷达亦同混出。曾趋上前，约行里许即路遇逃人^⑤；而伏贼虑曾分肉，拦阻不容近身。曾假意与贼争闹，俟贼已全过，即回首示意，予即捨命向西先逃。曾虽后遁，忽上予前丈余，口称后有贼追，切勿回头。予咬定牙根，不顾路之高下，随曾一气飞奔五里，始到官军营外，听城上官兵连呼睡下，予即倒地，城上大小枪炮一齐施放，追贼八人始住脚，齐匿坎下，不敢上前。后闻追贼遥骂，城上又开巨炮，贼甫^⑥退归。

予与曾廷达进营，遇先日逃出之江夏施肇恒，带领谒见僧王。蒙王细询家世及被掳情形，又问贼营近状，予一一据实禀明。问予

① 先作“甚厚”，后改“最厚”。盖同谋叛逃，营中查防极严，非“心交最厚”则不敢冒然私议也。一字之改，反映出叛徒当时之紧张心情，反映出太平军制裁叛徒之峻厉。

② “偕行”，先作“引路”。

③ “一死”，先作“死字”，文意似更清楚些。

④ “筐”，先作“篮”，可知作者四十年后写此回忆录时，虽此细节亦力求准确。

⑤ 此句先作“约行半里多路，迎接逃人”。

⑥ “甫”，先作“始”。

能打仗否？予稟两足已成残废，蒙王亲验，于册内姓名下注“废足”二字，谕在营中暂充书识，从此即未出战。王又问贼众何以不逃？予对以贼内传言，逃出者莫不惨死，所以贼不敢出。如王有恩，即赐一免死旗，派兵同先出之人，往唤熟识之贼，必皆相信逃出矣。王当命速办白旗四面，上书“投诚免死”四大字，派令马队 护卫 施肇恒、周隆廷等同予往唤。次日逃出贼七十余人，三日 唤出三百余人，王命在百里围城内扎一小营。面谕杀贼一名，准予薙发。于是每日同兵分途往唤，王共收降贼一万二千人，命编前后左右中为五营^①，派先出得功者充当哨官，施肇恒为义勇统带，赏给口粮号褂并火印腰牌。后王不派马队，施肇恒亦约各营每日攻贼，连破旁立小营四座，取回首级报功。旬日间，逃出之人咸薙发焉。

续出之贼，各怀醜人肉一方，云贼营近日遍掘新埋男女屍身，归入圣粮馆中，按人分肉。非饥饿至此，谅不忍为也。闻之惨然。

正月十九日一仗，林逆右臂左腿两受枪伤，始将贼之中营攻破，半死刀枪之下，半死运河水中，一日剿灭罄尽，唯未见林逆屍身。僧王亲临督阵，谕令施肇恒等不准收队，必须查实林逆下落，方准撤兵。义勇露宿三昼夜，网捞水中屍身，皆非首逆。至第四日，始在中营颓垣下查出有一地道，洞口盖有石板，板上堆砌砖瓦累累，飞报僧王亲来验视。掘开石板，洞中黯然。王问谁先下去？施肇恒原在林逆处司厨，恃其熟识，应声愿往。王夸有胆。施入洞一时许^②始出，王惊喜非常，细问入洞情形。施肇恒稟知：内设有灯，床帐木器齐全，并存有月余之粮。伪检点、指挥、将军、总制、监

① 此处尚有“后因人多，又立副营五座”一句，圈掉了。

② “一时许”先作“半晌”。笔者力求确切，故又改作“一时许”。“一时许”等于现在之二时许，比“半晌”长得多，可知林凤祥等在地洞内对施肇恒这个无耻叛徒，是狠狠地斗争了一顿的。

军、军师等官，共计三十余名，咸持刀相向，欲行杀害；幸林逆喝阻，声称洞口已破，天意可知，杀施一人，无济于事。今林逆右臂左腿均受枪伤，非乘舆难以行走。王命施肇恒专办林逆出洞等事。又取令箭，命穆将军、西都统督绑贼目三十余名，询明姓名年岁^①开册候令处斩。王回营审林逆口供后，派兵多名护送入都献俘。

连镇肃清后，五营投诚义勇，阵亡五千，又有伤勇四百余名不能随征，王另派员厚发医药之资，命予同伤勇就近赴德州调养，愈后归营^②。德州南门外，有黄冈李叟开药商店，年逾六十无子，忽逸医局常绅来作月老，谓李有幼女年已十八，劝予改姓赘婚。当以路远辞却。常绅往反复商，既不从姓，但须养生送死，李愿先以千金房产付予管业。是时予欲归鄂见母心切，力辞先婚。他人求之弗得，予视之漠然。嗣予仍因伤愈勇丁，至凤官屯营，随王剿贼。

先是王在连镇，点查义勇，伤亡过多，知其咸出死力，不胜叹惋；仍以剩勇七千^③，责成施肇恒管带，随同马队齐赴高唐州城外驻扎。僧王一到，访闻城贼与兵暗通买卖，即时锁拿统帅胜保押解进京，将川楚各勇一概裁撤，遣发回南^④。仅留天津大队，同五营

① “姓名年岁”先作“姓名籍贯”。圈去籍贯，可知当时不问籍贯。林凤祥之不传其籍贯非偶然欤？

② “愈后归营”下面先尚有一句“并发医药之资”，后将这句圈去，在上面“王又派员”之下添上了“厚发医药之资”。把这句话由全句的附属地位提到前面的主要地位上来，特别是改“并”字为“厚”字，反映了作者对僧格林沁仔细地表示感激的叛徒态度。

③ 此处先有“分立五营”一句，是说明“义勇”虽已由一万二千减为七千，而仍保持原编制。大概是因下面还有一句“五营义勇攻城”，所以又删去了。

④ “僧王一到，……遣发回南”，先作“僧王一到，即锁拿统帅胜保押解进京。访闻川勇与城贼买卖交易，一概裁去，遣发回南”。“锁拿胜保押解进京”和“川勇与城贼买卖交易”是互不相干的两件事。而后来把“城贼与兵暗通买卖”移在前面，就成了锁拿胜保的原因了。这不合事实（但却反映了作者不了解清营上层内部情况的身分地位和见解看法）。又这样一改，“城贼与兵暗通买卖”之“兵”，也看不清即下面之“川楚各勇”，亦不妥。这几句以先写的较好。

义勇攻城。

王有巨炮一尊，重八千斤，受子四十斤，取名黑虎，每祭炮必以净酒数十斤，若祭无酒，则炮不行，虽人多运车不动，相传有炮神也。王次日命炮队车来，开放五炮，毁去高唐州城，约宽十丈。内贼探闻僧王亲到，连夜奔逃池平县属凤官屯。王得报跟踪追及，筑城围困^①。甫经数日，贼首李开芳在内掘一地道，将王炮台轰倒，击死炮队弁兵多名。王谕施肇恒连夜修围，并令设法以防地道。施肇恒面禀，查阅屯内地势甚低，可以用水灌淹，制其不能复掘。王发令箭传知地方官，多雇避乱民夫，速掘水沟，每日夜发钱三百文，以工代赈，并将外营加高培厚，命选楚人星夜造作水车，一面营外开沟，以便车水内灌，两日内决开运河之水夜灌贼营。次早有难民皂水逃出，供称此水塌陷内掘地道二十余处，不但火药淹没，且溺毙地道中贼数十名。王闻此言，以手加额曰：“二十余处地道，火药同日轰发，不知伤人若干。”遍赏满汉兵勇，阖营称庆。

旬日后，李逆自恃稍通文墨，忽献诈降书。王当允行，命授巨绳二，以绳之两端牢系树上，使贼足踏一绳，手攀一绳，过水来降。又派庆将军等数员，一在营门口，开造姓名清册^②，一在营内十步外，收其军械；一在三十步外，捆绑两手，每贼派兵五名押至僧王营后听令。降贼甫出一百三十余人，忽贼营内开放大炮，喊杀之声突起，岂知先出之贼已经僧王识破，预先之防矣。内贼开炮后，仅伤营外数兵，见无动静，知已失计，不敢遽出。王下令将诈降之贼一并斩讫。

① 此句先作“团团围住”，太泛。改作“筑城围困”，就具体写出了僧格林沁的围攻战术。

② “开造姓名清册”这一句，先作“问其姓名、籍贯、年岁，造具清册”。这里和在连镇一样，也是先写上了问籍贯，后又删去。可见僧格林沁当时对被俘获的太平军战士的处理，是有意地简单从事的。

内一贼手带金镞，有一马兵意欲独得此财，向贼好言索镞。贼曰：“我死在目前，要镞何用；尔为我松绑取去。”马兵利令智昏，即解捆绳，正取镞间，贼反手拔马兵之刀，一挥两段，夺马突围杀出，砍伤阻拦兵勇十数人，狂奔而去。詎料天渐黄昏，营马夜知归槽，复转回驰至右营买卖街中，两边义勇瞥见，以桌椅堵塞街道，马不能驰，刀枪并举，贼仍被杀。金镞为右营义勇所得。马兵因镞丧命，可为贪财者戒。

又越十数日，李逆知不得出，复呈降表。王批准派船往接，选识水性义勇二十人坐船入内，令贼亦以二十人坐一船，分五路出营，讯明姓名、籍贯、年岁造册捆绑候令。李逆到营叩见僧王，婉禀一切，不似林逆见王之倨傲立而不跪也^①。王恶李逆反复无常，取供后拨兵护解进京献俘。余贼概不收录，传令分五处同时处斩。一时黑云四起，大雨如注，与杀连镇洞中搜出之贼，下雨情形相同，俗论煞星归位，其殆是欤？

王料理善后事毕，定期督带马队回京。予先一日亲诣谢恩，王命随营人都办事，予以家有老母面辞，蒙王赏给出营路票一纸。起节时又随五营勇丁送行至三十里外，同感再生之恩，哭声遍野。王回马吩咐：“好为皇家出力报效，即是报恩，不在乎远送也。”

忆王身着灰布棉袍，青布马褂，青布靴，头带青呢大帽，宝石顶戴，三眼花翎。上阵时手持关刀，骑黄鬃马，面色枣红，俨如关圣复生。其平日巡营，步行时多，坐骑空牵在后，凡将军、都统、提、镇等官无不随从步行。常至予帐棚外张望，予不敢不出棚请安。王问：“锅中所煮何物？”予即开锅请看，或猪豚，或鸡鸭。又问：“何人所煮？”答以合棚公集之款。王曰：“我日给口粮二百五十文，并非令

^① “李逆到营……立而不跪也”，先作“李逆先到僧王营中跪见，不似林逆之强悍立而不跪也”。

汝辈专供口腹。以后须传知各勇，积钱回家，孝养父母，俯蓄妻子，不可浪费。”又一日予买青呢马褂，甫着身上，王问：“此衣去钱若干？”予实告以二千四百。王曰：“买衣一件，耗去十日口粮。汝不见我身常着青布马褂耶？以后不可如此。”又一日王至帐外，见有白菜边叶抛掷于地，飭予拾起洗净，谕令“加盐醃食，其味甚佳，何必暴殄？汝不忆在贼营食草根树皮时耶？以后百物须当爱惜。”又一日米饭将熟，王过帐外，闻之其香，命予开锅，问米数多寡？予对以十斤。王顾从者曰：“取我饭来。”有一人在后，手提竹盒一个，内装锡水碗四，菜仅两荤两素，饭则小米粥一盂，面馒头数枚，指予看曰：“我之享用如此，汝辈何必重价买此大米？嗣后为人学我省俭，切不可忘。”至今思之，言犹在耳。以王位居极品，食禄万钟，尚且如此俭朴，吾侪布衣何可服食过奢？愿后人常懍王言，惜物即是惜福，则庶乎近焉。

予送王回京后，约伴同归武昌。四载乱离，万死一生，令人不堪回首。光绪甲午仲冬，寄硯淦川，幕窗闲暇，回忆前四十年所历难中苦境，笔之于书，迺安不忘危之意。望诸子^①各录一本，置之案头，时时寓目，俾共知予身得来不易。至于处世为人，务遵祖训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八字做去，予处颠沛流离中犹得生还者，皆赖此八字力也。愿诸子力行好事，不问前程，积谷积钱，莫如积善，庶可期永昌厥后，不负天佑予归，延续陈门二房宗嗣之恩德也已。

^① “诸子”，先作“三子”。

国瑞奏档

编者按：“奏档”一册，启功先生藏，系帮办僧格林沁军务的宗室、杭州将军国瑞的奏稿抄存。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四月二十四日，捻军和太平军余部阵斩僧格林沁，予清朝反动派以沉重打击。此后，僧格林沁的部队就消灭了，或被歼灭，或被解散。此“奏档”录存的折片，始自同治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奏报僧格林沁“力战阵亡”，止于闰五月十一日处理和结束僧格林沁军营各务，反映了僧格林沁部被消灭的最后过程。它们具体承认了清军受到巨大打击的情况和内部矛盾的许多丑态，还透露了捻军、太平军余部战略战术的成就，他们在歼灭僧格林沁后战略动向的酝酿，以及太平军一些叛徒在僧营中的动态。凡此均可供研究参改。今据“奏档”原稿整理刊出，每折酌加标题并标点分段，署衔并清书姓名日期，均予删略。

（一）僧格林沁力战阵亡并马队 有溃散之虞折

同治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奏为马步官兵打仗失利，亲王僧 力战阵亡，现在收集兵勇，再图设法剿办，并请旨迅赐简放钦着总统，以重早务，谨将大概情形先行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原因腿疾时发时愈，不能常川骑马督队，当由僧 商令奴才管带后队步兵数百名护行军火饷银节节前进，以便随时接济，于四月初八日抵江南邳州行营分放月饷，并与僧 筹商近日军情

后,该亲王仍即督队追剿,奴才仍扎邳州,以期声势联络。嗣因贼匪向西北奔窜,遂即移队西进。行至滕县,准该亲王函令奴才带领军需等项即赴徐州驻扎。奴才因恐愈离愈远,与前队情形不能联络,仍赴济宁将一切军火粮饷及由各路收买战马布置粗定,正拟督飭启行,乃于二十六日已刻据该亲王家人富克精阿及跟随戈什哈等飞驰到济泣诉,本月二十四日在曹州城西三十余里之高楼集地方追及贼踪,比时陈国瑞、郭宝昌、何建鳌等各带步队均已赶到。该逆瞥见我军马步到来,遂即列仗迎拒。该逆此次自汶上县之袁路口过河,窜至郟城西北水套一带盘踞数日,勾结郟北伏莽,现在聚集马步数万,势甚凶猛。经僧 督飭我军分三路迎剿,始而将贼击退,复督马步进追,不期该逆伏贼尽出,我军势难抵拒,以致纷纷被贼围裹。僧 督令马步奋力冲突,毙贼甚伙。僧 始带各起败残马步,扎于荒庄,复被该逆层层包裹,内无粮草,势不能支,情甚危急。僧 于夜间率领马步冲出贼围。该逆复大股追杀,行至距曹州西十余里力竭阵亡。其翼长全顺,营总何建鳌,总兵陈国瑞、郭宝昌等,现据回营官弁声称,均经身受重伤,存亡莫保。该家人等曾随官兵将僧 尸身抢出,乃因大股贼匪复又压至,当将尸身掩藏麦地,得以驰来报信等语。

奴才一闻此信,痛不欲生。伏思该亲王督军数载,剿除直东皖豫各省贼匪,无不身先士卒,忠勇过人。每以各省仅此余寇,誓愿及早剪除净尽,用慰宸廑。何意未遂心愿,竟至陷身于此流寇,实为国家所深恨者也。奴才自当勉力维持,暂扎济宁,收集兵勇,先行寻觅该亲王尸身,再图灭此穷寇。

又,翼长副都统内阁学士恩承向随僧 追剿窜匪,均系照料队后一切军务,随后前进。是日因见前路马步纷纷败退,遂即驰赴曹州。嗣闻军情贼势,万难久在曹州关厢停留,是以携带钦差关防到

济，所称打仗情形大略相同。奴才恭设香案，将关防敬谨封存。

惟查我军此番大挫，贼势倍加猖獗，现在曹州、巨野一带盘旋。我军马步兵勇败残零落，而马队官兵尤恐一时不能复振。急须厚集各省官军，合力兜剿，或此股流寇不致蔓延为害。其余阵亡受伤马步官兵勇丁及溃散勇丁，容俟奴才查明，再行据实具奏。

再，奴才此次虽未与僧 同在一处剿贼，而帮办无能，咎无可辞。惟有请旨将奴才先行治罪，并请迅赐简放钦差，总统全军，设法剿办，以重军务而挽大局。谨将大概情形由驿恭折驰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请旨。

同治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在山东济宁州行营拜发。五月初一日奉到军机大臣奉旨，另有旨。钦此。

再，查哲里木、昭乌达两盟马队出师多年，阵亡病故，迭次续调补额，为数诚属不少。近来人心渐生疲敝，全赖优加抚恤，笼络驱使。上年七月奴才曾将此等情形向议政王军机大臣声明代奏，旋蒙恩赏银一万两，复迭蒙上谕令僧 保奖，两盟官兵尚知感激皇上天恩。无如僧 不特不行保奏反将所赏之银至今存收粮台并未分放。奴才等屡经谏言，僧 总以暂缓办理回答，又兼委成保为翼长，信用不移，以致人心不服，官员不思向上，兵丁各无战心，时兴溃散之念。奴才等亦曾据实直谏，僧 惟笑而不答。此等情形虽各项马队亦所不免，现在僧 为国捐躯，兵心无主，诚恐两盟马队有溃散潜回之虞。奴才此时竭力驾馭，从优抚恤，所虑该官兵万一顿生差念，一经溃散，不但不成事体，而且军法行之于两盟，我皇上宽严均难措置。

奴才再四筹思，惟有仰恳天恩，明降谕旨，优加激励，并令竭力

剿贼，以期与僧 报仇，借此笼络，或可不致溃逃。一俟添调劲骑，军务得有转机，彼时酌量情形，蒙恩遣撤。总之，此项马队可以令撤，不宜使其自散。奴才为军务大局起见，万不得已，不敢不据实直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裁。谨附片具奏。

同治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在山东济宁州行营拜发。五月初一日奉到军机大臣奉旨，另有旨。钦此。

(二) 寻获僧格林沁尸体并招集溃散分守运河折

同治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奏为现已寻得僧 尸骸，并督饬粮台妥为经理该亲王身后事宜，并二十四、五两日军情及督饬带兵各员招集溃散马步谨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本月二十七日，谨将迎剿发捻官军挫败，亲王僧 陷阵捐躯，并设法寻觅尸骸大概情形，先行奏报在案。惟查该亲王自从督师以来，转战数载，奇功卓著，今不幸力战捐躯，自应将灵柩及早护送回京安厝，既慰忠魂，借以少紓宸廑。乃因贼势愈狂，盘旋于郟、巨之交，经日不退，以致挫败官兵寻尸屡被冲散。奴才虽带有各营步兵七、八百名，仅可护解军火粮餉，实难使之敌此狂寇。奴才日夜焦急，食处不安。二十六、七、八等日，曾经三次觅得土人，悬示重赏，令其改装，会同该亲王家丁，绕道驰往曹属，设法访寻，期在必得。又派翼长常星阿等带领现有官兵，会同翼长诺林丕勒、副都统托伦布等，管带现扎巨野齐集之马队二百余名，设法绕赴曹州府，与翼长成保合兵遍处寻觅去后。于二十八日亥刻，据翼长成保等先后禀报：我军自败仗失散后，现将被贼隔在西路马步兵勇，连日收集无多，在曹州关廂暂扎。惟翼长全顺、营总何建鳌现无下落，总兵

陈国瑞一军闻得所部百余退入西南民寨。奴才正以僧力战阵亡马步失散，虽经翼长诺林丕勒、副都统托伦布两番寻获该亲王忠躯，只以兵少未能抢出情形，日夜忧愤。旋经成保等于二十五日带领现扎曹州马队，在于郡城西北将该亲王忠躯寻获，抬至府城内暂行安置，查看忠躯，脖项伤七处，右膀伤一处等情。据禀并又声明，前于二十四日天明，由解元集探知贼在高庄即高楼集一带盘踞，僧即谕令马步分队进兵。总兵陈国瑞、记名总兵郭宝昌在左右两翼，记名总兵何建鳌带领施绍恒等步队居中，红白黄三旗马队亦分三路与贼接仗。经僧亲督黄旗马队及郭宝昌步队奋勇前进，冲击十数回合，已将贼压退数里，杀贼多名。该逆愈聚愈多，从后包抄，我军腹背受敌，全军败怯，遂就撤在荒庄扎营，以便依营鏖战，可期得手。乃贼势过多，纷纷围筑营垒，挑挖长濠。且荒凉小庄既无粮米柴薪，又无井水可汲，贼众兵单，势将四面合围。当即公同各官请示僧撤出小庄，另行设法再战。至三更时分，僧督带马步兵勇，一齐呐喊，闯出重围，杀贼亦复不少。但贼股众多，更番来扑，兵勇越战越少，时久不免力竭。该逆又几次蜂拥迎头抗拒，虽已均经我军击退，而夜行十余里，四围转战，官员兵丁已皆不辨东西。诿意前途一片柳林，一经马步穿过，而左右两面贼又喊扑，黑暗之中，僧受伤落马。兵心无主，乘黑星散各等情。奴才因已革记名总兵王佐臣亦曾随队剿贼，当即面询该革员，是夜冲出贼围，官兵随护该亲王且战且走，或前或后一切情形，大略相同。

现在该逆匪因我马步溃败，在于郟巨之交，蔓延旋盘，势愈披猖。奴才所带之三营护餉步队，数不满千。新挫之兵，马队为贼所隔，勇队星散无踪。虽经派弁设法分头招聚，即或齐集而军械抛掷一空，鞍马亦多失落，暂时难以督率进剿。惟有一面督饬粮台妥为经理该亲王身后事宜，俟道路疏通，将灵柩迎回济宁，再由济宁选

派官兵护送回京，以副皇上轸念耄臣之意；仍一面督饬各局与马步兵勇筹备器械鞍马，再图剿办，以期次第得手而免仓卒进兵，但图侥幸，以致此败，是以受伤阵亡及失马官兵为数太巨。现在马步各队无不胆寒，设使再有疎虞，诚恐剿办愈形费手。

再，山东藩司丁宝楨一军部勇三千名，与贼众寡悬殊，力亦难抵强寇。奴才现令该藩司将所有勇队分布济宁州城西南一带，轮守运河，以顾北路。犹虑勇只此数，鞭长莫及，查有徐州镇总兵詹启纶带勇三千名，前经督饬令该总兵自韩庄渡河，驻在碭山，以备迎截回窜之匪。现今马步溃散，奴才营中只有此队，虽打仗不甚得力，尚属完整。业已飞扎詹启纶星驰来济，以期暂与丁宝楨先行并力防守运河。俟奴才齐集各队，即行会督进剿，而免兵分四路，以致防不胜防、剿不胜剿。其余总兵陈国瑞于大军溃败后，该总兵带零星勇队究竟屯扎何处，奴才业已派员前往查访。至于翼长全顺、营总何建鳌有无下落，并打仗受伤阵亡马步官兵勇丁，统俟奴才确切查明，再行分别奏咨办理。

所有奴才寻获亲王僧、忠躯暂停曹州府城，派令诺林丕勒、托伦布、常星阿自巨野带队往迎，并令会同成保、富森保侦探路通妥为保护到济，督饬粮台将该亲王身后一切事宜布置妥协，再行派员护送回京，并将二十四、五两日军情查明及督饬带兵各员招集溃散马步，先行派拨驻济勇队分守运河以顾北路各缘由，谨恭折奏闻，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同治四年四月二十九日在山东济宁州行营拜发。五月初四日奉到军机大臣奉旨：另有旨。钦此。

再，奴才国瑞于本月二十六日午刻、未刻，在济宁军营先后转

接兵部随火牌递到前钦差大臣亲王僧 夹板各一副。奴才因于是日巳刻已在行营得悉二十四、五等日官军在于曹属打仗失利一切情形，所有该亲王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同治四年四月二十三、二十四日奉上谕各一道，事关军务，应由奴才查核钦遵，自未便再行转递前营。当即敬谨拆封，跪聆圣训。除将奉军机处片传转行知照直隶提督刘铭传钦遵，二十四日所降谕旨即时恭录由六百里飞咨该提督钦遵办理外，奴才正在缮折拜发间，复于二十九日转接军机大臣字寄僧 二十二日钦奉上谕一道，奴才跪聆之下，仰见圣虑周详，无微不至。因闻提督刘铭传业由徐州移营，与奴才军营较近，自应恭录，就近知照，以备钦遵，赶紧北上，除再恭录飞咨钦遵外，再僧 于四月初二日起，在前队行营先后奉到廷寄数道，兹因打仗落后，该承办各官尚未回营，容俟查明，另行复奏。谨将奴才接奉谕转咨钦遵缘由，附片奏闻，为此谨奏。

同治四年四月二十九日在山东济宁州行营拜发。五月初四日奉到军机大臣奉旨：另有旨。钦此。

(三) 招集溃散马步并拟请刘铭传协同防堵折

同治四年五月初一日

奏为发捻各匪盘踞黄河水套，逼勒各处民圩，现在赶紧招集溃散马步，设法牵制贼踪，逐令南趋，并先调分扎南路各军即赴曹州，再拟请飭下提督刘铭传一军取道汶上，东西两路规取，使贼不得北犯，河朔防务自松各缘由，谨恭折由驿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四月三十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四月二十七日奉上谕一道，奴才敬谨开读。仰见圣谟广运，筹画机先，现在军情贼势，所有垂训方略，直如目睹。跪

诵之下，感涕钦佩之至。

伏查自上年秋冬以来，此股发捻仅剩万余，其中马贼及半，虽贼数不多，率皆悍党。然以我军马步数目，亦不为少。若悉遵圣训，稳慎进剿，妥为驾驭，陈国瑞使其前驱，马队屯于平原，谅此群丑不难次第剪除。僧 忠勇性成，急欲灭此穷寇，以慰宸廑。无如操之过急，寡恩性躁，两月之间，追逐数千里，人无休息，马无喂养，步队日行亦在百里内外。人马疲困，勉强临敌，焉能望其勇往直前。此番挫败之甚，以致万难收拾。奴才曾于二十九日将寻获亲王僧 忠 躯 督 饬 粮 台 委 员 经 理 身 后 一 切 事 宜，及查明二十四、五等日接仗失利情形，恭折奏报在案。奴才拜折后，即先预备该亲王所需衣衾棺木，并在济宁州城择出清净禅院一所，以备暂行停放灵柩，俟杠木备妥，再行护送回京。奴才因军务倥偬，招集兵勇、筹画军械及因时调度，就现在兵力设法牵制贼踪，不使扰及河朔各军情，在在均关紧要。奴才一经分身，则于督饬经理该亲王身后事宜难期周到，是以商令副都统内阁学士恩承、总办粮台兖沂曹济道卢朝安专司经理。奴才于军务少暇，再随时随事妥为照料，俾得诸臻妥协，以仰副皇太后皇上始终优待功臣之至意。

惟据探报，该逆匪现已窜至郟城县西红川口，东至王家古堆，南至安兴木，遍地有贼，边马^①时犯曹州一路等情。查黄水虽退，而王家古堆、安兴木等处尚成河套，红川口即在河边。该匪盘旋不去，是必号招伏莽，逼勒民圩附从，其势甚张，其情叵测。奴才于二十九日曾派翼长诺林丕勒、副都统托伦布、常星阿带领招集现有马队，绕道驰赴曹州，会同翼长成保、副都统富森保等就近赴城武、定

① 指马兵和以马兵保护步队老弱的战术。赵烈文《能静居日记》述捻军情况：“其行军以枭悍为马兵，包步队老弱而行，谓之边马。所至之处，散住民房，边马昼夜绕巡不息，围圆有至百里之广者。”（同治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陶一带招集马步。是日接据总兵陈国瑞来禀，现已收集所部二三百名，移扎曹州。郭宝昌亦收集所部千余名，亦赴曹州。该二员均身受矛伤，尚不至甚重，俱勉力行间。但陈国瑞所部零星勇丁亦只二三百名，旗帜尽弃，军械不齐，该总兵犹复跳跃点勇，誓欲立时出队以灭此贼。窃谓队伍不整，赤手屠鲸，尤非所以慎重军务之道。该总兵义勇丹诚，军营中不可多得之员，只宜设法激励，以期挽回大局，岂容复事仓皇，再令有失。奴才即又选派委员飞赴曹州，一面齐集各马步，一面抚谕该总兵，设法齐队，听候奴才调遣，不得再行轻进，复蹈前辙。

惟查该逆现在盘旋河套，情甚诡谲。似宜调集生力队伍，由黄河水套南岸设法兜剿，逼贼南趋，使该逆一离南岸，北路之防情形自缓。奴才现已飞调詹启纶带领所部并宋庆一军，由曹、单取道曹州，会合诺林丕勒、陈国瑞等现有之兵勇，自菏泽以北黄河南岸设法兜剿。但此军由西北而进，又虑该逆东窜，抢渡运河。山东完善又为所扰。奴才再四思维，现探得提督刘铭传一军业已行至单县，若得此军取道金乡、嘉祥、汶上等县，亦由梁山一带黄河南岸向西南兜剿，使该逆不得窜突东北两路，即使不能痛加剿洗，亦必向南奔突。一俟大兵会齐，再图扫除余孽。如此布置，不特北路之防可期无虞，而且道路疏通，亦可将僧 灵枢迎回济宁。请旨可否飭下提督刘铭传一军由汶上相机兜剿，以收夹击之效。

所有奴才设法招集马步兵勇并飞调詹启纶、宋庆等军赴曹会剿及拟请飭下刘铭传取道汶上由黄河南岸兜剿暨派员专司僧 身后事宜并总兵陈国瑞、郭宝昌等均已暂扎曹州各情形，谨恭折驰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请旨。

同治四年五月初一日在山东济宁州行营拜发。五月初五日奉

到军机大臣奉旨：另有旨。钦此。

再，赐进士出身礼部侍郎銜内阁学士翼长全顺，随队办理营务，昕夕勤劳，毫无舛错。自到直东军营以来，历经河南、安徽、湖北等省打仗，时或督队，时或带队，每遇强敌，各队马步一经该学士督催，无不奋勇，屡立战功。又记名陆路总兵京营副将雄勇巴图鲁营总何建鳌，前于咸丰元年自广西出征以来，嗣在直隶、山东、安徽、河南各路军营经十五年风霜戎马，甘苦备尝。该总兵平日管兵纪律严明，任劳任怨，每遇打仗，无不身先士卒，躬冒矢石，因而战功卓著，叠荷皇上优奖，该员亦以此身报国，所以披坚执锐，奋不顾身。以上二员均为军营中出色得力之人。

现据亲随人等先后报称，记名总兵何建鳌于二十四日在曹属高楼集带队剿贼先胜，嗣因各军败退，该员犹能督领数骑，杀贼多名。后被大股围困，马先中伤，该员遂徒步冲击，又复手刃数贼，力竭阵亡。全顺于二十五日夜间保护僧 突围，在僧 马前开路，一经杀出十余里，周身已带多伤。旋因与僧 失散，该员情急，犹复裹创左冲右撞，寻找亲王，遂被马贼包住。该员既已身负重伤，复用短刀杀贼多名，因而力竭遇害。该二员素为贼匪所恨，战歿之时，被害尤惨，以致尸身无从寻觅。今据各该亲随详陈战情，与奴才所探访者无异。

惟思该员等忠勇素著，复能见危授命，大节凛然，实非寻常死事者可比。惟有仰恳皇上格外恩施，将侍郎銜全顺可否照侍郎阵亡例、记名总兵何建鳌可否照总兵阵亡例，均请旨交部从优议恤，以慰忠魂。谨附片奏闻请旨。

同治四年五月初一日在山东济宁行营拜发。五月初五日奉

到军机大臣奉旨：另有旨。钦此。

（四）招集兵勇分扎营盘并安抚蒙古马队折

同治四年五月初三日

奏为侦探连日贼情，先将招集马步兵勇分扎营盘，以期牵制贼踪，再图进剿，并遵旨抚循蒙古官兵缘由，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前派协理台吉诺林丕勒、副都统托伦布等由巨野驰赴曹州，会同记名副都统成保等，俟道路疏通，即行保护亲王僧 灵枢回济停放。乃因发、捻各匪自窜入河套后，即盘踞在红川口一带，边马时来曹州路上及郓巨交界打粮，其詹启纶、宋庆两军已经奴才飞调，克期移营前进。先令诺林丕勒、成保、托伦布、常星阿管带现有马队，又派营总达尔济由济宁选带招集到营马队四百名，赴曹会合陈国瑞等步队，相机逼贼安营，俟詹启纶、宋庆两军到齐，再行设法进剿。初二日，经吴棠派来炮船五十只到济宁运河，奴才因派员往汶上、东平一带验看水势，舟师可行。现已飭令管带炮船之记名总兵赵三元、尽先参将王正标即时驶赴戴村坝、安山等处巡防，并施放炮位，使贼知我运河有备，即可不思窥伺偷渡矣。

其哲里木、昭乌达两盟蒙古马队应领上年七月间蒙恩赏银一万两，奴才已飭粮台照数支发，以广皇仁而沾实惠。所有该官兵等无不感激涕零，誓图报效。又经奴才面加抚循，叠次剴切晓以大义，及将所奉谕旨翻成蒙古文义遍行传谕，该蒙古等咸能领会，知感知惧，各怀勇往。奴才自当随时激励上进，复成劲旅。

所有奴才侦探贼情，连日布置，并遵旨抚循蒙古官兵缘由，谨恭折奏闻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同治四年五月初三日在山东济宁州行营拜发。五月初九日

奉到军机大臣奉旨：另有旨。钦此。

(五) 马队伤亡严重请调察哈尔等地马队折

同治四年五月初三日

奏为请调马队以资助剿恭折奏祈圣鉴事：

同治四年五月初一日奉上谕，本日又谕令皂保、特普钦各选调精壮马队五百名驰赴直隶，著国瑞、刘长佑酌量调遣等因，钦此。奴才伏查军营马队马勇原有四千余员名，马匹亦敷骑用。自三年春夏至今一载，官兵暴露于盛暑严寒烈日风雪之间，病故者数百名。自上年四月以来，叠次挫败，阵亡及受伤成废者又数百名。现有老弱久病不愈者尚复不少。是此时马队堪以出队不过二千名。常星阿所带马队，自湖北随剿，原有九百余员名。甫经数月，现仅剩四、五百名。且此项马队但得豫东军务稍松，尚应遵奉前旨，飭赴陕省。至马匹，一年之间阵失倒毙残伤，不可胜计。自去秋至今，奴才各处采买战马千余匹，及山东、安徽、河南抚臣代为采办健马又数百匹。无如日行百余里，不能少加喂养，每日沿途或倒毙或疲乏至极，随处抛弃，迄今仍旧马匹不敷兵骑，又兼此次挫败，官兵马匹又去十之二三。以现在连常星阿马队统计，不满二千员名。其中竭力教演、认真整顿，尚恐不能悉成劲旅。此马队单弱之实在情形也。

目今发、捻马贼，或夺我军之马，或各处搜捕民间骡马，增至不下万骑。其中强悍善于骑马抗拒固不及一半，此外马上虽然生疏，但与我步队接仗，该逆近来学会亡命冲突，其中夹之步贼，我军往往被彼冲乱，该逆复继之强骑，往往我军措手不及，甚至不战自溃。此法乃我军同治元、二年间百战百胜之长，今皆为贼匪学会。目下发、捻虽则数仅二、三万，较之当年数十万尤难制其死命。若不

及早添兵设法剿除，恐成心腹之患。此贼匪强悍之实在情形也。

查吉林、黑龙江近来军营奏调官兵，该处皆以西丹^①派出。黑龙江所派西丹，技艺虽属生疏，马上尚称熟习。吉林所派西丹，在本处俱系种地为生，不善于驰骤。现在河南所调之兵，未见得力，伤亡已逾一半。奴才曾询之在营吉林、黑龙江官员，本处现有食饷官兵足敷选派，合无仰恳天恩，飭下吉林、黑龙江将军将此次奉旨选调者，务派久经操练食饷官兵来营，以资进剿。并请旨可否飭下察哈尔都统，在于备调官兵内，详加选派精壮马队一千员名，外带余马一千匹；绥远城将军于土默特选派精壮马队五百员名，外带余马五百匹，以资助剿。如蒙俞允，察哈尔马队，拟请由奴才军营派员驰往会同拣选，土默特马队即责成副都统桂成认真选拔来营，以期兵归实济，饷不虚糜。奴才为添调劲旅，以图早灭狂寇而慰宸廑起见，愚昧所及，是否有当，谨恭折具奏请旨。

同治四年五月初三日在山东济宁州拜发。初九日奉到军机大臣奉旨：另有旨。钦此。

（六）暂护钦差大臣关防接办军务谢恩折

同治四年五月初三日

奏为恭折叩谢天恩并遵旨暂行护理钦差大臣关防接办军务及开用关防日期，谨由驿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同治四年五月初一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四月二十九日奉上谕：杭州将军国瑞于主将损失，未能督兵救援，实属咎无可辞，著即先行革职，仍暂护钦差大臣关防，戴罪剿贼，以观后效。钦

^① 即旗下未成年的兵丁。因多次大量征调，额兵数量不足，故常用“西丹”补充。

此。又奉上谕：钦差大臣关饬著国瑞暂行护理，接办一切事宜。遇有应行应奏事件，准其鈐用，各等因。钦此。钦遵。奴才跪读之下，莫名惶悚。

伏思奴才职司帮办，责有攸归。乃于亲王僧 与贼决战，不能带队往援，致有此失，厥咎维重。复蒙皇上法外施仁，不加重谴，仅予革职，仍令戴罪图功。闻命自天，感愧无地。奴才惟有竭尽血诚，勉力图维，以期复振军威，及早灭此狂寇，上纾宸廑，下奠斯民；用酬高厚鸿慈于万一。其余接办事宜，奴才自当尽心筹划，断不敢少有贻误，再戾重咎。至于连日贼情以及奴才招集马步先行扎营设法牵制贼踪布置情形另行据实具奏外，谨将奴才感激下忱，并于五月初二日谨敬开用关防，谨恭折奏报并叩谢天恩，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同治四年五月初三日在济宁州拜发。初九日奉到军机大臣奉旨：知道了。钦此。

(七) 代已革内阁学士恩承谢恩折

同治四年五月初三日

奏为据情代谢天恩事：

窃奴才据已革内阁学士恩承呈称，于五月初一日接奉传知，同治四年四月二十九日内阁奉上谕：国瑞奏官军进剿发、捻，督师重臣遇伏，力战阵亡，现筹剿办一折，僧 于四月二十四日夜间率队冲出，被该逆大股猛扑，在曹州城西力竭阵亡。内阁学士恩承久随该亲王剿贼，亦属失于援应，著一并革职，仍留营戴罪图功等谕。恩承跪聆之下，愧悚莫名。

伏思此次我军失利，恩承既未能于主帅前略陈末议，以作挽回

六
之计，迨至各队官军与贼接仗，因贼势过重，力不能支，纷纷溃散，彼时虽竭力阑止，飭令前进，而我军仓皇失措，置若罔闻，又未能设法援应，实属咎有应得。今蒙皇上天恩，不加重谴，仅予革职，仍留营戴罪图功。在朝廷固是仁施法外，而下忱惭感无地自容。惟有随同军营，于一切剿办事宜勉图报效，稍赎前愆，以期仰副圣恩逾格成全之意。所有感愧微忱，伏乞附折代奏，叩谢天恩等因，具呈前来。理合恭折奏闻，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同治四年五月初三日在山东济宁州行营拜发。初九日奉到军机大臣奉旨：知道了。钦此。

（八）报告添募勇丁并请将陈国瑞仍归调遣折

同治四年五月初七日

奏为贼匪仍在郅、巨一带盘旋，现拟添募精壮勇丁，以资剿办，并拨兵扼要驻扎，严防北窜、弹压土匪，并恳将总兵陈国瑞一军仍归奴才军营以期得力，及飞调提督刘铭传迅速前进，相机兜剿以收夹击之效各情形，谨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初三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同治四年五月初一日奉上谕：著国瑞招集溃散士卒，整理器械，抚循鼓励，以期重整队伍。惟值此全军挫失之后，士气骤难复振。即使陆续收集，亦当加意休养，一时不可令其出队。陈国瑞现在何处民寨，著国瑞、阎敬铭查明，飭令该员收集散亡，赴阎敬铭军营听候调遣。又五月初五日奉上谕：成保业已拿问，著交阎敬铭审讯。其余在事溃退各员，仍著国瑞查明参办。陈国瑞收集兵勇，誓欲出队剿贼，并闻其连日获有小胜，具见血诚勇敢。所有郭宝昌勇队，均著陈国瑞统带。昨已有旨将陈国瑞加恩免议。该总兵自当知恩图报。惟好谋乃可图成，有

忍始克有济。著国瑞传知该总兵不可恃勇轻进,再有挫衄,等因。钦此。仰见朝廷奖功纠过,至当至周。

奴才跪聆之下,曷胜钦感。除将恩旨钞录传知陈国瑞钦遵,并派员前往曹州将成保提押到济宁,以便等候巡抚阎敬铭派员提省讯办外,恭查频年追贼,此项疲敝之兵而今又复全军溃败,暂难收拾之队,钦为我皇太后皇上俯察秋毫,烛照无遗。奴才原当恪遵圣谕,休养训练,缓力图维,以期次第得手,而免再涉仓皇,上劳宸廑。但贼氛日炽,奴才万难容忍,而主将损失,奴才又何惜此身。日夜焦急,设法筹措,此时若有一队集齐,或有一军可恃,奴才即可亲督进剿,断不肯自陷于无忠无义之间,目睹该逆匪盘旋河套,肆行无忌。现在不分日夜,招集散兵,并添募健勇,以逮兵力之不足。一俟集有成数,可成一旅,奴才激励众志,即为督饬前进,誓以肃清妖氛。似难俟休养之兵心大定,训练之技艺精熟,再行缓力图功,渐回大局。在皇上优恤士卒,如保赤子,抑且垂念僧营中将士勤苦,迭奉寄谕诰诫,不啻至再至三。今奴才若少涉苟延,未免有负宗室世仆报效之诚。而僧 忠魂有灵,奴才又何颜以对蒙古官兵。

再,奴才因总兵陈国瑞义勇丹诚,堪为将材,及投诚之勇目蓝翎守备刘添福、魏希元均属勇往,当此军情涣散,并未少有变心。陈国瑞齐到之勇仅有四、五百名。奴才又在济宁等处招集陈国瑞旧部勇四百余名,配齐枪炮长矛马匹粮餉,遣陈国瑞义子花翎守备陈瀛章于初六日带赴曹州,以佐该镇兵力之不足。复令该总兵径行募补精健得力者,多则五千名,少则三千名,即日齐成一军,听候奴才调遣。该总兵粮餉不足,惟有设法接济。查陈国瑞性情直爽,勇冠诸军。上年秋间经记名总兵郭宝昌捏词被污,该员志堕心灰,时思引退。奴才由京到营,随时随事与之排解,竭力抚恤,代其筹借餉银。奴才与之筹画军情,言听计行,无事不欣然乐从。大凡村

野义勇之士效力于疆场者，全在驾驭得宜。义夫之举，究非官兵可比。因而奴才驾驭陈国瑞委曲婉转，竭尽心力，否则该员早经他往矣。况该员誓身报国，居心不贰。奴才驾驭至此，亦未便舍此他图。合无仰恳天恩，将总兵陈国瑞仍归奴才军营，以收指臂之助。又令勇目刘添福等迅赴宿州等处选募年青胆壮勇丁三千名，星夜回营。有此两队，再将招集之马队及何建鳌原带三营步队，补给马匹器械，酌量合队，再兼詹启纶一军，奴才妥为整顿驾驭，或可望其奋勇将事。

至于添兵募勇，赶备军器，需饷又繁。奴才军营自从同治二年以来，经行营总办粮台兗沂道卢朝安督同委员张赞勋、盛桂林等，诸凡节省，又兼东豫协饷之历任藩司，源源按期报解，无甚拖欠，刻下办理目前军务，饷需尚在敷用。奴才现筹核减无用之兵勇，裁汰浮费之冗员，统期兵归实用，饷不虚糜。奴才并已函咨直隶、山西、河南、山东应解饷需之督抚，此后惟望源源接济。谅各省督抚均系素顾大局之人，必能共济时艰，断不致稍有掣肘。是饷需一项，毋烦再劳宸廑。现在该逆大股仍盘旋于钜野迤西郛城、菏泽一带。西路现托伦布等马队并陈国瑞等现齐步队相机堵剿。东路防务最关紧要，提督刘铭传一军，现据报称，定于初八日由徐州府前进。奴才复行遵旨传知该提督迅速驰赴汶上，由梁山一路进剿。惟查巨野居民素称强悍，向来匪徒充斥。现因贼氛逼近，人心摇动。倘二麦失收，伏莽势必蠢动。现拟飭令巨野县绅士已革山西太原镇总兵田在田就近在巨野招募本地精壮良民二千名，由奴才发给口粮，再将奴才现有招集勇队拨往一千名，会同田在田分扎巨野一带，既可稍壮声势，又可弹压该处土匪，保护民间麦秋。至济宁一路，情形稍松，现有丁宝楨分队扼扎，又有赵三元等炮船巡于运河，均足以资捍卫。

除亲王僧 阵亡详细情形容俟奴才查询现在曹州各带兵官稟复到日,再行详细据实具奏外,所有贼匪仍在郅、巨一带盘旋,现拟添募勇丁,并拨兵扼要驻扎,严防北窜,弹压土匪,及悬将总兵陈国瑞一军仍归奴才军营,以期得力,并调刘铭传迅速前进各情形,谨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 谨奏。

同治四年五月初七日在济宁州拜发。十四日奉到军机大臣奉旨:另有旨。钦此。

(九) 因僧格林沁之死参办部将并报告兵力损失情形折

同治四年五月初七日

奏为遵旨查明随征将士未能奋勇剿贼,致令主帅被困捐躯,谨恭折据实严参,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详查四月二十四日亲王僧 督带马步各队,在曹州府迤西迎剿发捻股匪,虽因我军马步追贼,经旬累月,人马疲乏,该逆恃强狠斗,众寡莫敌,以致先后败溃,比及亲王僧 夤夜突围,又复未能竭力保护,因而主帅力竭捐躯,所有带队各官情罪,实于寻常挫败不同。若不从严参办,何以肃戎行而儆效尤?查成保业经奉旨革职拿问,应俟抚臣阎敬铭讯明办理外,复查提督衔记名总兵卓勇巴图鲁郭宝昌,随同亲王僧 一处扎营,二十四日之役不能如别项步队,与贼死战,迨是夜突围,又不能保护主帅,转危为安,实属督队无能,厥咎较重。拟请革职并革去勇号、黄马褂,暂留军营戴罪效力。嗣后有功,不准升复原官,仍按升阶次第保举。如再不知愧奋,奴才即行严参,请按军法从事。都统衔正蓝旗蒙古副都统莫德勒巴图鲁常星阿,身为翼长,未能实力督队剿贼,二十四日之役,先行退去,虽因众寡不敌,究属畏葸无能。又都统衔正黄旗蒙古副都统绷

武巴图鲁温德勒克西，都统衔伯都纳副都统干勇巴图鲁高福，会同常星阿合为一队，同时败退，且常星阿等擅回济宁，迨奴才严催，始行带队赴曹，均难辞咎。常星阿拟请即行革职，并革去勇号。温德勒克西、高福拟请交部严加议处。都统衔成都副都统乌勒木济特依巴图鲁富森保，虽与常星阿同队挫败，尚知愧奋，会同成保寻获僧 忠躯，拟请交部议处。副都统衔外火器营即补鸟枪护军参领副鸟枪护军参领奎祥，健锐营即补前锋参领副前锋参领倭什布，充当僧 戈什哈章京，当该亲王突围遇害，该员等均各走失，未能保护，咎亦难辞。奎祥请革去副都统衔并革去保升鸟枪护军参领。倭什布请革去保升前锋参领。会同成保管带土默特马队之头品顶戴副都统衔土默特参领委营总 乌尔图那逊，管带吉林马队之尽先即补协领吉林佐领委营总 春寿，虽因事权均归成保调遣，是夜突围又因乱军失散，未能救护僧 ；亦有应得之咎。请将乌尔图那逊革去头品顶戴，春寿革去即补协领。福州副都统西林巴图鲁倭和，副将衔尽先参将山西大同镇标前营都司施绍恒，会同何建鳌管带步队，或打仗未能实力督带，或捏故告假，素向遇敌巧避，咎亦难辞。副都统倭和请降为副参领，仍归外火器营候补。施绍恒请革去副将衔尽先参将，仍留都司本任。以上各员，均请留营戴罪图功，以观后效。倘再不知愧奋，奴才惟有据实严参，请旨从重以军法处治。

其余管队各官及随营进剿跟随僧 当差各员，容奴才再行详细查核，如有应参应办之处，再行分别办理外，至翼长哲里木盟头品协理台吉诺林丕勒、乾清门侍卫副都统托伦布、察哈尔委营总达尔济，从征数载，勇往向前，战功素著，此次失利，会同陈国瑞步队，实由全军溃败，独力难支，且杀贼最多，我军死伤亦复不少。合无仰恳圣主格外恩施，从宽免议。

所有奴才遵奉寄谕，查参随征将士未能奋勇剿贼，以致主帅被

困捐躯，分别轻重，据实参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请旨。

同治四年五月初七日在山东济宁州行营拜发。五月十四日奉到军机大臣奉旨：另有旨。钦此。

再，奴才钦奉谕旨：僧 旧有马步若干，现在收集若干，著国瑞详晰开单奏闻等因，钦此。仰见圣虑周详，整饬戎行至意。伏查亲王僧 于本年二月初间由河南鄆陵县拔队前进，经奴才采买马匹，选拔尚堪出队官兵，并陆续拨赴前敌。计行营翼长诺林丕勒管带左翼马队官兵一千五百三十余员名，内两盟马队官兵四百九十余员名。已革记名副都统行营翼长成保管带右翼马队官兵八百五十余员名。又桂锡桢所带马勇五百余名。行营翼长常星阿等由湖北管带马队九百八十余员名。统计三队官兵共三千八百余员名。

此次官军失利后，经奴才连日于各处收集溃散马队，及现随各带兵官在曹在济者，左翼现有官兵八百余员名，内两盟马队官兵三百五十余员名。右翼现有官兵五百余员名。常星阿等所带马队现有官兵七百七十余员名。共计收集有马无马官兵二千余员名。

其原任记名总兵京营副将营总何建鳌原带参将施绍恒、游击周隆廷守备刘添福等三营步队勇丁，共计三千九百余名。处州镇总兵陈国瑞原带步队勇丁二千五百余名。记名总兵郭宝昌原带步队勇丁三千四百余名。统计三队勇队共九千八百余名。自四月二十四日全军挫败，勇皆涣散，现在收集施绍恒营勇丁一千余名，周隆廷营勇丁七百四十余名，刘添福、魏希元等勇丁七百八十余名。陈国瑞一营现已收集勇丁四百余名，连奴才在济宁招集该镇旧部勇丁四百余名，约共现有勇丁九百余名。郭宝昌一营现已收集勇丁一千三百余名。

是此役失散马步兵勇为数甚众。然以是日战状而论，阵亡受伤者固属不少，其余马步兵勇未必尽陷于阵，恐有散处各县及乘间脱逃情事，奴才惟有设法招集，飭令归队，一俟此项溃散兵勇陆续到营，即由奴才逐加遴选，酌留精锐，裁汰疲弱，总期一兵得一兵之用，以图再举。惟刻下收集马队官兵现有马匹者一千七百余名，其中残伤疲瘦尚须缓养者亦复不少。枪箭器械短缺大半，各营步队勇丁现有器械旗帜者二三成不等，均须赶紧添置，俾资进剿。业由奴才飭令粮台妥速置备号衣旗帜，仍另派委员分路采办军装。第各起马队各营步队现经陆续到营，每日不断，是以所查数目不能定准确数。谨将奴才查明僧前由鄆陵县拔队追贼统领马步官兵勇丁暨奴才现在收集马步大概数目，先行奏闻，以慰圣怀。至现随奴才驻防济宁之巡捕海口、陕甘各营官兵九百余员名，并现在许州底营守护炮位并调养伤病之各营马步官兵一千余名，容俟查明实在数目，再行照例咨报军机处兵部。谨附片具奏。

同治四年五月初七日在山东济宁州行营拜发。五月十四日奉到军机大臣奉旨：另有旨。钦此。

再，发、捻各匪现仍盘旋在郟、巨一带，所有奴才就现有兵力统筹布置情形，除恭折另行奏报外，复查江南山东交界之韩庄闸口，有经署两广总督漕运总督吴棠派驻该闸口之记名按察使张树声、总兵张树珊统带七营勇丁，自系各该省力保疆圉以顾完善起见。但滕、峄一带已为贼匪所扰，湖河界限情形又松，所有此项七营勇丁，似以有用之队扎于无用之地。韩庄与汶上一路，轻重情形大相悬殊，可否请旨飭下张树声、张树珊带领全队就近移扎汶东一带，严防运河，以厚兵力之处，谨附片具奏请旨。

同治四年五月初七日在山东济宁州行营拜发。五月十四日奉到军机大臣奉旨；另有旨。钦此。

(十) 发捻逼近济宁现分兵严守并请刘铭传、刘长佑协守折

同治四年五月初十日

奏为发、捻各逆渐向东趋，逼近济宁，图窜运河，现在分兵严守济宁一带，并飞催提督刘铭传迅速前进暨飞咨直隶总督刘长佑移缓就急，拨兵分守张秋以北盐河而固北面藩篱各情形，谨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窃奴才于五月初八、初九等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同治四年五月初五、初六等日恭奉上谕三道，跪读之下，敬谨聆悉。奴才于五月初七日谨将贼匪仍在郓、巨一带盘旋，现拟添募精壮勇丁以资剿办，并拨兵扼要驻扎严防北窜，弹压土匪，并恳将总兵陈国瑞一军仍归奴才军营以期得力，及飞调提督刘铭传迅速前进相机兜剿各缘由，恭折具奏在案。查发、捻大股麇聚于郓城县属之水保集、红川口等处，数日不动，边马四出焚掳，逼勒民圩，势甚鸱张。现因总兵陈国瑞招集旧部渐多，又有郭宝昌招集旧勇，统归陈国瑞督带，并由收集马队内，择其堪以出队者八、九百名，奴才派委副都统托伦布、常星阿、营总乌尔图那逊、春寿等管带，会合陈国瑞在曹州以北二十余里扎营。该总兵时常带队同马队逼贼营垒。我军人数较前渐多，声势稍振，使该逆不得肆意盘旋。是以该逆于初七路由水保集、红川口一带渐渐东趋，初八日丑刻接据探报，该逆窜至运河迤西，距济宁三、四十里，于寅刻该逆前股已至安居，边马由长沟白嘴偷渡运河，至济宁土围以外乱窜。

奴才当即与藩司丁宝楨商酌，派该营副将王心安、冯义德各带五成队，前赴安居相机迎剿。奴才复拣派在营马队二百余名前往，

遥为声势。是时总兵赵三元等所带炮船，因汶上、东平一带运河河面窄狭，炮船难以调转，不能上驶，亦在安居一带停泊。又奴才前经飭令守备陈灏章带勇五百名前赴曹州，归陈国瑞军营，因道路为贼所阻，未能前进，亦在安居迤东之十里铺暂扎。遂会同王心安等前往迎剿。我军到彼，该逆马贼分股或一、二百或二、三百不等，其后继之以步贼，在彼焚掠。因见我军骤至，该逆马步齐队来扑，经王心安等会合炮船，水陆迎击，小有斩擒，救出难民二、三百名，该逆旋即退回数里。我军当因树林麦地尚有伏贼，兵力较单，未敢深追，遂即撤回。

是日，贼之边马扰及济宁迤北。奴才飭令游击蔡连秀选拔强健步队百余名前往追捕，歼毙马贼数名，生擒长发贼韩汶沉一名，讯据供称该逆因知济宁设有各营粮台，意图拥众扑犯，由此或东窜或北窜尚在未定等语。是此时贼氛逼近济宁，防守最为吃紧。奴才现令藩司丁宝昌、兖沂道卢朝安督催各营并河标民团暨奴才现有马步官兵，昼夜实力严防。

惟该逆现在盘踞运河西岸，蔓延数十里，又值运河水浅，处处堪虞。以奴才与丁宝桢现有兵力，守卫济宁一带，尚须竭力图维，此时若得刘铭传一军赶到，即可分布汶上、东平一带，严守运河，庶可以壮军威而杜偷越。前接该提督函称，定于初八日由徐州起程仍取道峰、滕前进。奴才刻已由六百里加紧飞催，迅速北上，并飞咨直隶总督将防守黄河北岸兵勇移缓就急，拨防张秋以北盐河，以固北路藩篱。至恭奉初六日寄谕，复经奴才钞录行知刘铭传遵照，以冀其早日到防，遏贼北窜。

其总兵郭宝昌现奉谕旨革职拿问，奴才当经传知陈国瑞钦遵办理。此时贼匪已至运河，曹郡防务稍松，奴才已飭陈国瑞相机东进。所有亲王僧 灵柩暂停曹郡，该处现有酌留马步官兵驻扎，及

在城文武妥为照料，可免疎虞。

所有发捻各逆渐向东趋，逼近济宁，图窜运河，现在分兵严守，并飞催刘铭传迅速前进暨飞咨直隶总督刘长佑移缓就急拨兵分守张秋以北盐河而固北面藩篱各缘由，谨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同治四年五月初十日在山东济宁州行营拜发。五月十六日奉到军机大臣奉旨：另有旨。钦此。

(十一) 报告发捻南趋并刘铭传已到济宁协防折

同治四年五月十五日

奏为督饬各军防剿发、捻贼匪逼令南趋，并提督刘铭传一军业已到济，现经会商择要扎营以固北面藩篱各缘由，谨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五月十一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五月初七日奉上谕：济宁一带防务著国瑞妥筹布置等因。钦此。又于十二日恭奉初九日寄谕：现在贼氛正盛，必须壁垒一新，谋定后战，方能重振军声。刘铭传、陈国瑞务当稳慎图功，毋稍轻进浪战，致有挫失。詹启纶一军仍著国瑞催令前进。至张曜、宋庆等军如能越境会剿，既可杜贼窜豫之路，又可与直东各军两面夹击，较有裨益，并著吴昌寿斟酌情形妥筹调派，不得稍分畛域等因。钦此。跪读之下，敬谨聆悉。

奴才前将发捻各逆渐向东趋，逼近济宁，图窜运河，我军分兵严守济宁，飞催提督刘铭传迅速前进暨飞咨直隶总督刘长佑移缓就急拨兵分守张秋以北盐河各情形，于五月初十日奏报在案。查该逆大股窜至济宁西南二十余里之安居、西北四十余里之长沟，边

马由长沟偷渡运河，扰及济宁土围以外，意图扑犯。遂经督饬藩司丁宝楨所部各营及奴才现有兵力并本处兵勇民团，日夜严密防范。该捻虽叠经窥伺，均已击退，尚无大股拥众狠扑。惟在济宁西南、西北各路边马步贼，或三、五百或千余名，四出逼寨索粮。复经派拨马队及守备陈瀛章带领勇队会合该司所派之副将王心安等队，或分或合，前赴安居、长沟等处，夜袭贼营，捉拿边马。仍令总兵赵三元等带领炮船前往施放枪炮火箭。虽未大加惩创，而迭次进击，屡有斩擒，使该逆不得安然盘踞。奴才并派委营总讷谟锦带领旧日所部之马勇于各处巡哨剿捕，连日击毙发逆数十名，生擒悍贼十余名，内有久随四眼狗之匪首黄秉权一名，极其凶悍，在各处肆意滋扰我军，于缉捕时，该逆恃强抗拒，当即擒获。俱经飭令地方官讯明后正法。又有边马窜至兖州、宁阳一带，经我军擒拿较紧，此项边马均已撤回长沟，不敢再行东扰。惟讯据各匪金供，该逆大股因不得偷渡黄运两河，又因济宁防守严密，无隙可乘，意在南窜，各自回家装旗聚人再图窜扰各等语。查该逆前在郛、濮一带盘踞，注意窥伺北路，并实有寻木扎筏情事。因黄河北岸经直隶督臣刘长佑分兵防守甚严，势难肆逞，而运河一路又经山东抚臣阎敬铭督饬地方各官集团，佐以官兵，日夜守御，又兼西路有陈国瑞、托伦布等马步现扎巨野迤西五十里之沙土集地方，牵制贼后。该逆刻下辎重甚多，恐不能爽然偷渡，日渐南趋，金乡、嘉祥二县及羊山等处已见贼踪。昨又据鱼台等县禀报，有发捻南趋现至沛县图困丰县之事。是该逆意在回巢，似属可信。此奴才连日防守布置之情形也。

本月十四日复奉初十日寄谕一道，仰见圣明洞鉴，垂训周祥。奴才跪聆之下，感佩无极。除飞行传知陈国瑞作速由西路取道开东驰赴刘长佑军营外，至提督刘铭传已于十四日统带勇队数千名，行抵济宁，即在教场扎营。其后路勇丁尚未到齐。奴才与之会晤

并商榷防剿机宜，现拟刘铭传所部各营远路赶到，容俟缓息二三日，即往长沟东北至安居一带扎营。比时奴才督飭现集勇队并丁宝楨各营拟派三、四千名佐以马队二、三百名，会同刘铭传择要扎营，先行遏住该逆窜渡运河之路，以固北面藩篱。一面缓息远来之兵，选拔新挫之卒，一面步步稳逼贼垒，暂时以防为剿，窥有可乘之机，再行酌度进兵。至西路之军，现尚未据詹启纶、宋庆报到曹州之信。陈国瑞一军赴直，仅贖马队。奴才飞飭托伦布、常星阿等暂扎曹州以东巨野以西适中之地，既可防守曹郡，又可为西路策应之军。一俟詹启纶、宋庆二军到齐，再行酌量情形，相机调度。

正在筹画间，接据英翰禀报，因闻亲王僧 在曹州失利捐躯，该司整顿器械，激励将士，拟由亳州一路节节向曹属一带进兵，现候乔松年指挥前进等语。奴才遂飞飭该司取道豫东交界之虞城县，择要扎营。倘贼南窜，切不可迎头截击，或应腰击，或应兜剿，不使该逆有回窜之事。如探明南窜之贼，实系被北路击败，穷蹙奔走，后有犬兵紧追，便可迎头截杀，又不任其逃脱。

谨将督飭各军防剿发捻贼匪，逼令南趋，并提督刘铭传一军业经到济，现经会商择要扎营以固北面藩篱各缘由，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同治四年五月十五日在山东济宁州行营拜发。五月二十一日奉到军机大臣奉旨：另有旨。钦此。

再，奴才前将连日收集马步兵勇大概数目奏报在案。查投诚勇目尽先游击桂锡楨管带投诚马勇五百名，于二十四日在曹州府打仗失利后，此项勇丁全行溃散，其中乘乱投贼者在所不免。惟桂锡楨自打仗后至今并未到营，虽闻传言桂锡楨有在贼中之事，奴才

现既查无实据，似难骤言背叛。但以三品营员久未归营，咎实难辞，相应请旨将尽先游击桂锡楨先行革职，以示惩戒。容俟查明是否投贼情事，再行核办。谨附片具奏请旨。

同治四年五月十五日在山东济宁州行营拜发。五月二十一日奉到军机大臣奉旨：另有旨。钦此。

(十二) 嘉祥解围并克复长沟折

同治四年五月二十日

奏为督飭马步各军分路进剿发捻踞匪，连获全胜，嘉祥被围立解，克复长沟坚圩，并两路截剿援贼，现飭各路官军扼扎嘉祥一带，以固北面藩篱，俟探明南路贼踪，再当相机剿各情形，谨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本月十六、十八等日恭奉上谕二道，奴才跪读之下，敬谨遵行。查十六、七等日，发、捻大股仍盘踞长沟一带，马贼三五百或百余名，时常过河，窥伺济宁西北两面，均经奴才与提督刘铭传、藩司丁宝楨连日分路派队截击，小有斩获。该逆稍受惩创，即行退回河西。现在兖州、宁阳、泰安、曲阜、东平等州县境内，并无贼踪。前因方挫之军，整顿未齐，新到之队，营垒未坚，不敢轻进深追。

叠经拿获发贼供称，赖汶光、牛洛红、任化榜、李允等各大股，俱在长沟一带分踞，张总愚自上月二十四日之后，由曹州即向南窜，闻系回亳州竖旗，陈大喜并各小捻首赴金乡、嘉祥等县围城打粮。复探得嘉祥被贼围攻甚紧，岌岌可虞，不得不急思救援，以保危城。又据丰、沛报称，有发捻窜扰该境，自系张总愚无疑。查徐州现有防剿之兵，西有总兵张曜一军，相去不远，或可两面夹击。其嘉祥、金乡之贼，现据詹启纶报称，于十一日已至曹州。奴才业

经飞飭该镇会合马队相机截剿。惟思该逆近日情形，骄纵已极，散漫分踞，若乘此出其不意，一战可以稍挫凶锋。时值郭宝昌经奴才提解到营，该革员所部勇丁跪求哭诉，情愿效死剿贼，给郭宝昌赎罪。陈国瑞现未起程西进，来禀亦言欲带郭宝昌众勇与贼决一死战，与亲王僧 报仇，给郭宝昌赎罪，两词吻合。奴才因思此时惟能将贼击之南趋，早离黄运两河，借此少慰圣怀。

查总兵陈国瑞叠经奉旨令其由开东驰赴直隶督臣刘长佑军营防守黄河，奴才已叠次咨令起程，不期该镇尚未拔队，自系志在剿贼。况现在嘉祥被围紧急，西路兵单，正虑救援力有不足，遂飭知如能将贼击之南趋，然后再行作速启程，尚无不可。奴才复飞飭乌尔图那逊、春寿、托伦布、常星阿等亦应各带马队会合，相机助剿。定于十八日西路马步向嘉祥进发。奴才复会合刘铭传、丁宝楨各派八成队伍，分两路一由安居、一由麦仁店向长沟贼巢进发，以期牵制。

是日我军探知该逆大股仍在长沟未动，又未接到西路来报，不便轻进。刘铭传、丁宝楨所部仅将该逆边营攻毁三座，擒斩甚多。奴才马队拿获马贼数名，与贼相持一日，该逆大股未敢行走，至日暮各营始行撤回，拟定十九日仍行出队。

至是日五鼓，经奴才派探西路进攻情形，官兵回营飞报并据陈国瑞禀称，十八日早陈国瑞带领本部及归统之郭宝昌勇队共四千余名，会同詹启纶勇队约二千名，乌尔图那逊、春寿马队三百余名，齐向嘉祥进剿，托伦布等共带马队千余名随后继进。甫至县城以西二、三里，即见该逆拥众四面攻城。我军一齐呐喊往援，该逆见有救兵，遂列仗来扑。经乌尔图那逊、春寿暨陈国瑞所部马勇首先迎去，枪矛击刺，毙贼多名。陈国瑞督兵先至，詹启纶继到。陈国瑞首先带领本部杀入贼匪厚处，詹启纶遂后接应，与我军马队并力冲

压，鏖战时许，逆众不支，纷纷向城东北败退。计擒斩悍贼二、三百名，夺获刀矛甚多。遂将嘉祥城围力解。我军即在四关驻扎，暂歇兵力。至申刻，探知该逆败去不远，仍在村林齐集，败匪似有回扑之势。陈国瑞等会商不如先发制人，我军马步复整队往剿，正值该逆拥众回拒，我军马步一齐争先迎剿，该逆狠命回击甚密。马步于枪炮如雨之中，奋力死斗，枪击刀斩，歼毙悍贼数百名，得获枪炮旗矛不计其数。该逆豕突狼奔，俱向长沟败走。我军因日已薄暮，遂仍撤回。嘉祥城中百姓欢呼震野，民心大定。查该县被围十一日，情形危急，岌岌不保。知县黄景晟昼夜婴城固守，尽心竭力，实属勇敢有为，似应咨行山东抚臣阎敬铭查明办理。是役陈国瑞统带所部及郭宝昌旧部勇丁与乌尔图那逊、春寿首先进剿，以寡胜众，立解城围，当此贼氛正盛、我军新挫之后，即能复振军威，均属异常奋勇。容俟奴才查明，再行具奏。此十八日两路大小获胜并力解危城之实在情形也。

复据陈国瑞禀称，十九日仍欲整队进逼长沟贼巢等语。奴才一面选马专员飞传该总兵等，仍当稳慎进取，不可贪功，尤不可由正南进剿，恐贼不支，以致逼之过河，反多费手。复与提督刘铭传、藩司丁宝楨会商，令丁宝楨派副将王心安、参将冯义德各带兵勇一千名，参将莫组绅带勇五百名，会同赵三元炮船，仍由安居进攻长沟。以刘铭传生力之军，选拔五千为第一队，奴才派记名总兵王佐臣、参将李其昌、守备魏希元各带勇队八百名，守备陈瀛章勇队五百名，副都统衔总管善庆、营总达尔济、讷谟锦各带马队马勇二百五十名为第二队；由麦仁店先行绕至该逆东北，兜住败窜过河之路，即向长沟进剿，以期四路并进，击贼南趋。是日卯刻，提督刘铭传亲督各队先抵长沟，发逆牛洛红匪众见我军突至，遂开放枪炮，凭圩拒守。我军由东北直薄圩墙，枪炮齐施，奋勇攻扑。我军虽有伤

亡，仍不少怯。该逆势渐不支，圩之西南已有动摇，我军乘势攻打，平填濠沟，一拥而上，歼毙悍贼千余名，救出难民不计其数。逆首牛洛红率党由西南窜走，提督刘铭传遂将长沟围圩克复。牛洛红率党分西北东南二路会合赖汶光、任化榜各逆，意图报复。西北之贼，正值善庆、达尔济、王佐臣、李其昌、陈瀛章、魏希元等马步赶到，截杀斩馘多名，生擒数名，解营讯办，得获枪炮百余件。东南之贼，正遇王心安、冯义德、莫组绅之队、赵三元炮船截剿，击毙贼匪数百名，救出难民多名，得获旗帜器械多件。任化榜马贼向南遁窜，步贼随后狂奔。刘铭传因所部不能追逐窜匪，即在长沟圩内驻扎。我东西两路官兵追杀十数里，正逢陈国瑞、詹启纶、乌尔图那逊、春寿等马步由西追剿嘉祥逃北窜匪已到，我军三路遂即合队，又追杀数里，毙匪多名。值此天气乾旱炎热，马步俱已疲乏，又不知南路贼匪众寡，且任化榜马贼数千尚未大受惩创，仍应遵旨稳慎图功，是以收队。除丁宝桢飭令莫组绅一军撤回安屠防守运河东岸外，其余马步俱分扎长沟迤南，缓息人马，俟探明南路贼情，再行相机会剿。此时黄运两河可期无虞。此克复长沟截杀外援之实在情形也。

惟查该逆自我军挫败之后，逆焰益张，虽经奴才等会商机宜，出其不意，今我军以寡胜众，力保危城，攻拔坚圩，杀贼数千名，实由陈国瑞、刘铭传、丁宝桢各军之力，至奴才马步将士尚知愧奋，可否择其尤为出力之官兵弁勇，核实查明，奏请恩施格外之处，奴才未敢擅便。

所有奴才督饬马步各军，分路进剿发捻踞匪，连获全胜，立解城围，克复坚圩并两路截剿援贼，现饬各路官军扼扎嘉祥一带以固北面藩篱，俟探明贼踪再当相机会剿各情形，谨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请旨。

同治四年五月二十日在山东济宁州行营拜发。五月二十五日奉到军机大臣奉旨：另有旨。钦此。

再，现探得护军统领克兴阿等会同伯彦诺谟祜于本月初八日由德州绕路已至济南省城暂住，尚无来济宁之信。所有僧灵柩到济停放处所、祭仪一切及回京事宜，奴才督飭恩承、卢朝安俱在济宁备齐，均甚壮观如礼。一俟该统领等同伯彦诺谟祜到济，奴才只得令其暂在济宁守候，容俟道路平稳，即将僧灵柩接回济宁，由此再行护送回京，届时奴才选派官兵沿途帮同照料。知蒙垂念，谨附片奏闻。

同治四年五月二十日在山东济宁州行营拜发。五月二十五日奉到军机大臣奉旨：知道了。钦此。

(十三) 马步扼要驻扎并复陈降人马融和等情况折

同治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奏为发捻各逆日渐南趋，官军扼扎防剿以杜回窜，并拟将亲王僧灵柩先行接赴济宁，俟护送回京后再筹进兵；及复陈投诚勇目实心报效各情形，谨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五月二十一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五月十八日奉上谕一道，又于二十二日恭奉十九日寄谕：陈国瑞未抵直隶以前，一切军情应归国瑞、阎敬铭奏报，以一事权。至襄办营务之知县杨育才，据陈国瑞奏称，从前系苗逆谋主，心存叵测，恐与逆匪潜结滋事；杨育才著先行革职，交国瑞、刘长佑确切查明，如该革员实有不法情事，即在军前正法，以昭炯戒。本日据陈国瑞奏，詹启纶步队及

托伦布等收集马队均抵曹州，兵力较厚，著国瑞、阎敬铭慎遵昨日寄谕，檄飭诸军将由曹赴济之路并力疎通，节节进剿，以遏匪踪回窜等因。钦此。又，同日恭奉密谕：前令国瑞在山东招集溃卒，现在陆续归营者谅已不少。惟其中良莠不齐，务须严加稽察，分别留遣，方免匪徒混迹之虞。乃近闻该营中有投诚粤酋马融和、擒首刘添福等杂处其中，并有遣刘添福募勇徐、宿之事。此等降匪向背本无一定，即使直心效顺，亦必察其动静，历久无他，始可渐加委用。若遽予以事权，则犬羊之性，难保不再萌异志，桂锡禎之事可为炯鉴。马融和现今尚未带队，即著国瑞妥为羁縻，徐化其反侧之心，不可骤加委任，并设法将刘添福檄调回营，毋庸在徐、宿募勇。尤贵不动声色，默为转移，勿貽后患。将此密谕知之。钦此。奴才跪读之下，仰见我皇太后皇上慎重军机，圣虑精详。

查向来军营统兵大员奏报军情、敬陈管见，除密奏事件概不通行外，凡有关各路军务者，俱各通行知照，以杜任意粉饰铺张之渐，抑且声息联络，以期各路和衷共济，统筹全局。今陈国瑞擅发奏报，概不知会，且与奴才会晤并无一语提及，似此情形，未免恃恩任意。幸蒙圣鉴，宣示禁止，否则军务益难措手。

至该镇所奏杨育才一员，奴才当即传知陈国瑞将该员解送来营。即据该镇面称，杨育才现经逃走，该镇已派员弁追捕等语。奴才除飭该镇上紧严拏务获外，复查取杨育才年貌、籍贯，扎飭地方官一体严缉。应俟拏解到营，再行遵旨确切查办。

至投诚勇目刘添福、魏希元，自投诚以来，至今三载。每遇临阵率勇接仗，无不奋勇力战。行军驻扎，毫无为鬼为蜮形迹。至贼中之事，知无不言。事有可行者，必竭力图维；事不能行者，必直言回复。此二人之诚心报效，较之施绍恒、蔡连秀、詹启纶等尤属实心实力。至若辈全在驾驭得宜，然收留投诚之人，原非易事。利害

攸关，用当则出力，胜似官兵，且以毒攻毒之计，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用则推诚布公，疑则及早消患。欲加有罪，何患无词。倘疑信相半，不特彼心动摇不定，即使用之亦不能效死。总之留用投诚，如养槛兽，不能不朝夕慎防加意审察也。其刘添福所募勇丁，奴才恪遵垂训，酌量裁减，竭力驾驭。倘嗣后查有可疑，即当办理，断不敢再似桂锡桢之酿至背叛。

至马融和，前经亲王僧 收留时即交郭宝昌队内，现在郭宝昌之队，已归总兵陈国瑞统带，是马融和一名未在奴才营中，陈国瑞亦无令其带队。奴才应谆嘱该总兵慎加防范，妥为羁縻。

其宋庆一军，前经奴才迭次饬调赴曹，以厚兵力。嗣接该镇禀称，以奉抚臣吴昌寿札饬，稳扎考城，不准妄动，以为豫省东路边防，一俟大兵云集，该抚当亲督诸军 出省会剿等语。查该镇 既经抚臣吴昌寿札令稳扎考城，奴才自未便再行催调。

复查发、捻各逆前于十八、十九等日经我军迭次进剿，力解嘉祥之围，克复长沟之圩，业将获胜情形奏报在案。此股逆匪本有南趋之势，又经我军进剿，迭挫凶锋，遂即向南遁窜。奴才正拟仍督马步由嘉祥一路乘胜追击，逼贼南趋，詎料提督刘铭传之军与总兵陈国瑞勇队有互相械斗之事，以致停兵，未能及时进剿。然军务正在吃紧，亦不敢因该二军势难相下，坐失防剿机宜。现查该逆窜至城武、定陶迤南，其运河迤东之东平、汶上、济宁一带，业无贼踪，亦无土匪蠢动，乡民刻已照常收麦。是以奴才现将各起马队酌量归并成队，疲瘦马匹补换齐全，饬派副都统托伦布，温德勒克西、高福，已革副都统常星阿，营总达尔济，总管善庆，各带本部马队，并饬记名总兵王佐臣、参将李其昌、守备魏希元各带步勇；暨总兵詹启纶、藩司丁宝楨步队驻扎长沟西南嘉祥一带，扼要防剿，以杜该逆回窜。奴才并拟于二、三日内令马步各军均于定陶、城武一带，由西

而东联络扎营，先防该逆回扰。奴才即带领存营巡捕陕甘海口官兵数百名及马队二、三百名前往曹州府迎护亲王僧 灵柩来济，赶将一切事宜料理周妥，派拨官兵护送回京后，届时刘铭传、陈国瑞两军亦必整理妥协，奴才再当督饬各军会合前进，相机剿办。

所有发捻各逆日渐南趋，官军扼扎防剿以杜回窜，并拟将亲王僧 灵柩先行接赴济宁，俟护送回京后再筹进兵，及复陈投诚勇目实心报效各情形，谨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同治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在山东济宁州行营拜发。五月二十九日奉到军机大臣奉旨：另有旨。钦此。

再，查吴棠所派副将衔补用游击龚文林管带炮船二十五只，于二十日驶到济宁，以备直隶总督刘长佑提调防守黄河之用。奴才因思该游击所带炮船，其中船身较大者，运河仍不能行驶，若在济宁守候督臣刘长佑所派黄河可用之船赴济迎提，此船更大，运河尤不能驶之南下，相隔二百余里，彼此就合不及，必致迟延时日。奴才不揣冒昧，令龚文林雇雇炮划，装载炮位，携带军装，于二十四日由济北上，至沈家口停泊，再候直隶赴该处换船入黄，以期妥速。并咨行督臣刘长佑赶办入黄大船赴沈家口迎提。知关垂廑，谨附片奏闻。

同治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在山东济宁州行营拜发。五月二十九日奉到军机大臣奉旨：另有旨。钦此。

(十四) 报告刘铭传、陈国瑞互斗折

同治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奏为统兵提镇不能弹压勇丁，致令械斗杀伤烧伤官弁勇丁多名，以致停兵未能进剿，贻误军机，请旨钦派大员查办，谨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五月十八日飭令总兵陈国瑞、詹启纶会合马队往援嘉祥，立解城围，十九日督饬四路进兵，克复长沟追剿窜匪之后，是晚奴才正拟仍督马步由嘉祥追剿，逼贼南趋，以保黄运两河而期速接亲王僧 灵柩回济。不意于十九日亥刻，据陈国瑞义子陈瀛章禀报，陈国瑞带小队于撤队后，至长沟圩内稍歇做饭，甫进圩内未久，刘铭传所部勇丁与陈国瑞所带小队口角械斗，杀伤多人，陈国瑞现尚被困圩内。复据马队飞报，大略相同。奴才闻报之下，曷胜骇异。当即派员持令驰往弹压。又派济宁州知州程绳武连夜前往，先将陈国瑞要出，并派托伦布、乌尔图那逊、春寿、善庆、达尔济等就近排解弹压圩外勇队。二十日清晨，复令藩司丁宝楨前往查核。

是日据提督刘铭传咨呈内称，自克复长沟之后，刘铭传遂督队入驻该圩。突于午后到来兵勇约千人，口称系陈国瑞部下，往济宁公务，必欲由圩内过桥。门军见有陈国瑞在内，即开门放入。詎料该勇一入圩内，四面掳抢，遇勇丁所持洋枪，任意追夺。当有哨官都司銜守备张宗余腰带洋枪，该勇遇即势夺，张宗余力争不与，立将张宗余杀毙。众军愤极，皆欲与争，刘铭传弹压禁止。忽闻圩南喊声震起，复到勇队约二千余人。门军见来势凶横，急将圩门闭守。圩内陈国瑞亲督千人亦呐喊横行，逢人便砍，遇物即拿。刘铭传之军当亦整队抵御。该勇内外夹攻，枪声相应。相持两时之久，

陈国瑞抵敌不住，率勇退避屋内。刘铭传遂将陈国瑞唤出，问其何意入圩如此凶虐。陈国瑞无言可答。当查所部之军，战亡守备銜千总彭玉榜、蓝翎把总谢正宏、马金元，并亡勇五十余名，伤勇一百余名。酉刻，陈部围营之勇始退。复查军中失落洋枪二百余件，衣物不计。并伤亡吕宋国人一名。且称，陈国瑞素好与同营打仗，若令陈国瑞出圩，必致复纵兵勇寻隙争战。现陈国瑞尚留圩内，以俟处置明妥，不使再逞凶横，即行放出等因。

至晚，陈国瑞来济，奴才令将实在起衅缘由具禀声明。当经陈国瑞咨呈内称，十九日，从北路欲绕贼前，直捣长沟。适刘铭传亦复赶到长沟，所部队伍先行进圩。陈国瑞随将各队分扎圩外，找房暂歇。惟所带亲军小队因连日追贼，疲乏已极，先已进圩。陈国瑞恐其闹事，即进圩查看。才进圩门，刘铭传之弟随到所找的公馆，说勇不大安静，恐怕闹事。陈国瑞一面将其弟送出门外，一面就赶勇出门。不意喊起号来众勇齐斗。刘铭传也出来弹压。陈国瑞与之见面，说各管各勇。及至稍定，未伤多人，商量将勇放出。不料北岸一阵枪炮，伤人太多。刘铭传又到河北，将其部勇乱打枪才止住。陈国瑞圩中勇丁被刘军堵住街口，按房放火，烧伤不少。其出圩勇丁，又被一阵枪炮，打倒若干。刘铭传旋即过来请陈国瑞到他公馆去歇。陈国瑞曾提及原因怕勇闹事，先去弹压，不料他们还是滋事。刘铭传说无要紧。不想一到刘铭传公馆一天一夜，并未与刘铭传见面，只是被他困起。且称素与刘铭传实在无嫌，惟身任头二品大员，不能约束众勇，咎无可辞。并单开千总丁锡金、田得元俱受重伤，伤毙勇丁五十六名，受伤勇丁一百十九名，失落马九十七匹，嗣后查有伤亡再行具报等因。

奴才详查该提镇所称，情节迥乎不同，各执一词，俱不相下。奴才复咨行该提镇，加以开导，饬知勇丁无知，互斗致毙多命，该带兵

大员业有军规不肃，弹压无方，有负朝廷倚畀之重。况甫挫凶锋，贼氛不远，以提镇大员不思剿贼，乃以此事停兵，任贼远颺，尤属不可。复令丁宝楨前往申以大义。陈国瑞尚知惭愧，其所称互斗情形，仍难免不实不尽。至刘铭传所呈各节，亦有未尽实情，且语欠和平，奴才实有碍难再事排解之处。奴才再四思维，目今督飭各营马步相机防剿，不使该逆回窜窥伺黄运两河外，其刘铭传、陈国瑞勇队械斗各情，奴才望轻才浅，虽令不行，实有不足镇服之势。恳请皇太后皇上钦派大员来营查办，现在省防无事，抑或飭令山东巡抚阎敬铭来济查办之处，伏候圣裁。谨恭折具奏请旨。

同治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在山东济宁州行营拜发。五月二十九日奉到军机大臣奉旨：另有旨。钦此。

(十五) 报告僧格林沁战死详情折

同治四年闰五月初四日

奏为遵旨详查亲王僧 督队剿贼力竭阵亡情形，谨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同治四年五月初四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五月初一日奉上谕：僧 殉难情形，国瑞此奏仍未甚详细，仍著国瑞续查具奏等因。钦此。仰见圣主垂怜勳臣，详考忠节，深仁厚泽，有加无已之至意。奴才跪读之下，钦感无极。查亲王僧 自咸丰十年十月统兵直东，剿办土捻各匪。河间一带肃清，领军入东。彼时山东兖、沂、曹三府会教棍幅，烽烟徧地。皖捻方张，五旗并出，扰及豫东，疮痍满目。十一年，僧 亲督马步东征窜捻于登、莱、青各府，三战之中，毙捻数万，皖寇由是敛迹。复督办河北，濮范寿阳悉平。回剿曹属长枪会匪，七县巨恶授首。省西安定，东民咸登衽席，直东地方转危为

安。同治元年春，迎剿各捻于杞县。尉氏一战，杀贼四万。夏，攻拔教匪于金楼，辛勤百日，尽除妖氛。又复回剿捻首李成，羊山一阵，斩馘万计，皖逆潜伏，不敢出扰。秋间整军赴皖，进攻捻巢，裹粮备饷，深入不毛。自秋至冬，身经百战，冲风冒雪，剿抚兼施，擒斩十数万，平定三百余里。二年春，擒获五旗捻首张落刑、苏添福、孙丑、赵浩然等十数名，皖捻悉靖。复回攻山东淄川，五月克复。督攻邹县教匪，三旬蕝事。北除宋景诗，南征苗沛霖。东昌咸平，蒙城围解。宋逆单身免脱，苗逆夤夜授首。淮北肃清，中原底定。僧身经不止百战，计杀贼数十万。其余党与豕突西趋，追征楚豫，栉风沐雨，一载于兹。复除十万粤捻，转战千里，剿灭五省群凶。僧忠勇性成，图报心坚。每遇行则身先士卒，战则亲冒矢石，驻则与将士同甘苦，虽严寒溽暑，从无少怠，此奴才随同五载，行则并辔驻则同营朝夕目睹者也。

迨至今春，仅此窃寇入东，原可稍缓兵力。僧常言西路回氛未靖，经费艰难，誓欲速灭流寇，以期腾出兵力，志在振旅出关，扫平西域，上纾宸廑，下奠良民。奴才因伤腿疼痛，不能常川骑马，僧令在后路筹备军装粮饷。何意曹州一战，逼贼无路，犬狼反噬，凶锋难当。僧于四月二十四日探明发捻各逆在曹州府西北高庄集地方，乃督马队迎头截击。该逆正欲南趋，瞥见我军大至，贼众列仗来拒，我军遂分三路。西路乃诺林丕勒、托伦布、达尔济领左翼马队，陈国瑞、何建鳌各领本带步队；东路乃成保、乌尔图那逊、春寿领右翼马队，郭宝昌领本带步队；中路即常星阿、温德勒克西、高福、富森保各领马队，并无步队。该逆亦分三股迎拒，皆系马步相兼，其势甚凶。诺林丕勒、陈国瑞等敌住西哨之贼，恶战时许，互有伤亡，始将此股击退。贼未走远，适中股之贼往扑常星阿之队。常星阿抵敌不住，遂即撤退。此股马贼并未深追，急转马头向西路之

军横冲而来。西股败匪见势复反，二股并力，先将何建鳌步队东梢冲动。正在兵贼乱战、刀矛并举，我军死伤甚众，贼尸亦复不少。西路步贼螳聚齐上，以致马步力不能支，纷纷溃败。是时僧在后督进，遂见东路之贼扑我右翼，马步摇动，无力还击。僧即飞马往督，相去三、四里。比及赶到，我军已退。僧遂与马步且战且走。此时僧若带轻骑驰赴曹郡，未尝不可远走。因见我军伤残零落，何忍置之不顾，仍欲齐集马步，再作良图。是以退扎荒庄，仓卒未计食水。该逆全力来围，众军心怯，僧犹沿墙开导，使众稳守，注目四望，怜我将士。孰意该逆奸狡异常，随带锹镢挖起长濠，众将复求冲围早走为上策。僧终恋败军，泪流满面。时至三更，贼氛愈众而愈近，势将扑犯。翼长全复以大局攸关，正颜挽请，始允夜行。全、成保、郭宝昌等护从僧，嘱令马步竭力杀贼，不必顾我。迨冲出围墙，未至贼濠，逆众惊觉，纷纷包裹。僧犹督令开枪，贼中应声落马者，不计其数。行至贼濠，从人渐少，僧马失前蹄，复换马又行数里。比时我军马步与贼夜战，枪声不绝。我兵乱军中犹闻僧喊督将士实力杀贼。无如该逆恃众包抄，愈裹愈厚，将僧困在核心。僧并无少怯，遂抽佩刀，犹能手刃悍贼。不期马受矛伤，惊逸咆哮，以致落马。从人追赶，借马惊闯得出，比及天明贼散，詎料僧即于此地将星陨坠，身受八伤，生颜宛在。此处曹州府城西北十五里，地名吴家店。此僧历年战功及死事之详细情形也。谨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同治四年闰五月初四日在山东济宁州行营拜发。闰五月初九日奉到军机大臣奉旨：览奏均悉，僧事迹前已有旨宣付史馆。此次国瑞将僧历年战功及殉难情形详细查明具

奏，即著一并交付史馆，叙入列传，以昭忠节。该衙门知道。钦此。

(十六) 军务尚未交替不能亲送僧格林沁灵柩回京折

同治四年闰五月初四日

奏为遵旨先饬两盟马队护送亲王僧 灵柩回旂，拟俟将各项马步兵勇俱有安插，奴才即行亲赍钦差大臣关防回京恭缴各缘由，谨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奴才迭次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同治四年五月二十二、二十六、二十八等日恭奉上谕三道，又于闰五月初四日恭奉 初一日寄谕：东境无贼，道路已通。国瑞即督率两盟马队，与克兴阿等护送僧 灵柩回旂。所有钦差大臣关防，国瑞即亲赍回京恭缴。其温德勒克西等马队，仍著留于山东，即由国瑞酌派一员统带，仍令暂行驻扎曹、考一带。闻色尔固善治军谨严，兼有谋勇，可否派令统带此项马队之处，著国瑞酌量办理等因。钦此钦遵。奴才跪聆之下，惶悚莫名。伏查亲王僧 灵柩已于闰五月初二日经奴才接护到济，已拟定初五日起程。奴才本应遵奉谕旨，即率两马队与克兴阿等护送北上，并亲赍钦差大臣关防回京恭缴。惟奴才现统各营马步官兵及一切军务事宜无从交代。其色尔固善在营多年，久经战阵，诚如圣谕，兼有谋勇，堪以统带温德勒克西等马队。奴才现已行知该员迅即来东接管此项官兵，即令驻扎曹、考一带，以资防剿。并转传陈国瑞带队起程，即赴南路蹶踪进剿。

至奴才营中，尚有托伦布管带吉林黑龙江新归二起马队四百余名，达尔济管带察哈尔马队七十余名暨马勇三百余名，春寿、乌尔图那逊管带吉林、黑龙江新归并两起马队五百余名并土默特马队一百余名，又富森保马队三百余名，内火外火健锐巡捕各营有马

无马官兵数百名，陕甘海口两营步队八百余名，李其昌、施绍恒两营勇队二千名，魏希元、刘添幅旧部勇队及新添刘营新旧共二千名。统计马步官兵勇丁尚有六千余名，应归何处调遣，未奉谕旨。若奴才一一起程，兵无所归。且许州底营尚有各营官兵数百名以及八汉官兵炮位并汴梁各局置办军火等项官兵匠役，均须有接统之员逐一交替，方为妥善。奴才当即赴伯彦讷谟祜处商令暂缓起身，俟奴才奏请圣训，接到批回以便遵旨护送。据伯彦讷谟祜声称，现值天气炎热，恐其雨泽连绵，途中难行，势难等候。所称自系实在情形，奴才未便再四挽留。但伯彦讷谟祜起程急迫，奴才又不敢将各项马步不候安插骤行亲赍关防起程。各项马步一时管辖无人，倘有滋事各情，奴才获处尤重。再再思维，惟有遵旨先饬诺林丕勒管带两盟马队三百八十余名，随从克兴阿等护送僧灵柩回旂。其余各营马步兵勇六千余名并一切军务事宜，应俟奉到谕旨如何安插之后，奴才即当亲赍钦差大臣关防回京恭缴。谨将遵旨饬令两盟马队护送亲王僧灵柩回旂及派诺林丕勒管带前往以资统辖各缘由，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

再，奴才于初四日丑刻恭奉谕旨后，当将钦差大臣关防敬谨封固。所有此次折报及应行应办事件，系用奴才从前帮办军务木质关防。合并陈明。谨奏请旨。

同治四年闰五月初四日在山东济宁州行营拜发。闰五月初九日奉到军机大臣奉旨：另有旨。钦此。

再，查山东行营粮台委员花翎候补同知直隶州知州临邑县知县张赞勋、蓝翎知州衔候选知县许勤业，随从亲王僧办理行营粮台五年之久，到处赶办粮草，支发口粮，均无贻误。随军跋涉，历经

艰险,从无落后。此次僧 在曹州西北力竭遇害,该二员本在曹州采办粮草,一闻此信,奋不顾身,赶紧向各处购备衣衾棺木,俱各堪用如礼。虽经奴才派人改装星夜至曹州切嘱该员等妥为赶办,尚未望其居然措办得宜。且奴才素知曹州地方本系清苦,何能均各凑手。因于上月二十八日驰抵曹州,详加询问,知该二员实系带领粮台武弁冒险出城,向各处富绅广为收觅,精益求精,并未草率将事,俱经眼同僧 护卫人等妥为装殓。第一切身后事宜,于此苦瘠之区,竟能办理裕如,悉臻妥帖,籍此稍可上慰朝廷矜恤勋臣之意,下安伯彦讷谟祐哀毁之情。且僧 灵柩在曹一月有余,昼夜照料,笼络人心,实为粮台得力出色之员,未便没其微劳,似应量予鼓励。合无仰恳天恩,请将花翎候补同知直隶州知州临邑县知县张赞勋,俟补同知直隶州后以知府无论繁简留东补用,先换顶戴;蓝翎知州衔候选知县许勤业请赏换花翎,并粮台武弁六品军功李灿章请赏戴蓝翎,以示奖励。可否之处,出自逾格鸿施。谨附片具奏请旨。

同治四年闰五月初四日在山东济宁州行营拜发。闰五月初九日奉到军机大臣奉旨;张赞勋等均著照所请奖励,该部知道。钦此。

再,奴才国瑞查阵亡之恩恤尚书全顺、提督何建鳌二员,前因未经寻获尸骸,仍饬设法寻觅。嗣据报称,于四月二十七日在曹州府城西寻获何建鳌尸骨,五月二十六日始据全顺胞弟主事全志报称,寻获全顺尸骸。均经先后抬入府城,妥为棺殓。查该二员身后一切事宜既已办妥,即应随从亲王僧 灵柩护送回京。理合附片奏闻。谨奏。

同治四年闰五月初四日在山东济宁州行营拜发。闰五月十六日准护军统领克等咨回原片，军机大臣奉旨：知道了。钦此。

(十七) 僧格林沁灵柩即将护送回京折

同治四年闰五月初四日

奏为接护亲王僧 灵柩到济，赶将一切事宜料理周妥，拟派文武员弁随同奴才克兴阿等护送回京各日期，理合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国瑞前将发捻各逆日渐南趋，拟即派队扼扎以便接护僧 灵柩来济各情形奏报在案。嗣探该逆已向曹、单一带奔突，即派马步各军驰赴定陶、城武、金乡等处扼扎，以杜回窜。奴才即于五月二十六日统领副都统托伦布所带马队四百余名，并内外火器营健锐营马队百余名，暨巡捕陕甘海口各营步队一千名，前赴曹州府接护僧 灵柩，于二十八日驰抵曹郡，赶办杠夫齐备，即于二十九日护送起程。一路督率文武员弁饬令夫役小心缓行，至闰五月初二日到济。适奴才恩 吉，于是日先抵济宁，与奴才国瑞妥将亲王僧 灵柩暂停州城铁塔寺庙内，正在经理护送回京事宜。奴才克 岳 会同伯彦讷谟 祜于初三日辰刻到济。当经会商办理，一切夫杠等项均已齐备。奴才国瑞并拟添派已革内阁学士恩承、副前锋参领倭什布、内火外火健锐三营马队官兵一百十员名，并向随僧 得力戈什哈数员名，随同奴才克 岳 恩 吉 与伯彦讷谟 祜护送回京。现定于初五日自济宁起程。当经奴才国瑞飞咨山东直隶各督抚转饬沿途地方文武一体妥为照料，并分别行知办理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山东藩司丁宝楨、降调副都统定安，各派所部官兵沿途节节护送赴京，用昭慎重。理合将接护亲王僧 灵柩到济

并添派文武各员管带马队官兵护送回京各日期，谨恭折奏闻。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同治四年闰五月初四日在山东济宁州行营拜发。闰五月十六日准护军统领克 等咨称：初九日奉到军机大臣奉旨：知道了。著克兴阿等督饬派出各员弁小心护送，并知照经过地方官一体照料，毋稍疎懈。本日据国瑞奏，已饬诺林丕勒管带两盟马队三百余名随同护送。克兴阿等所带并国瑞所派兵丁人数较多，著沿途稽查弹压，务令安静行走，不得勒索逗留，致滋骚扰。钦此。

(十八) 陈国瑞遵调赴皖并报各营伤亡人数折

同治四年闰五月十一日

奏为遵旨饬派康锦文带领郭宝昌旧部勇丁赴皖助剿，并接济陈国瑞军械饷银，饬令督队驰赴蒙、宿一带进剿，暨派员护送钦差大臣关防先行赴京恭缴，现在赶紧清厘应拨应撤各项马步兵勇，俟分拨清晰即当具奏各缘由，谨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闰五月初八日承准军大臣字寄，同治四年闰五月初五日奉上谕：国瑞、阎敬铭传知刘铭传陈国瑞，毋庸听候查办，即饬陈国瑞克日督队驰赴蒙、宿一带追剿，若再迁延，即行从重参处。其刘铭传一军，前有旨饬赴曹、考驻扎，以作后路声援，并著曾国藩相机调度。温德勒克西所带马队，前已谕令归曾国藩调遣，即著该大臣妥筹布置等因。钦此钦遵。奴才当即恭录谕旨，咨行直隶提督刘铭传遵照。并飞札副都统色尔固善作速由豫来东，统带温德勒克西等马队，驻扎曹、考，听候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调遣。其陈国瑞一军经奴才遵照前次所奉谕旨，迭催该镇进剿。据称，现

因募勇未齐，刀矛枪炮缺短大半，虽经前赴徐州调取，尚未到济，未能起程。初八日复据陈国瑞咨称，现催进兵，所短军火器械应由何处发给，粮饷不足应由何处筹备，咨会奴才代筹，抑或代奏请旨等因。

奴才伏思现在皖省正当军务紧急，岂可以此军情皆劳圣心筹画。而皖省待兵孔亟，若再耽延时日，军情贼势更难收拾。遂令陈国瑞将现短何项军火应需饷银若干咨复，以便设法筹备。旋据咨称，现需鸟枪二百杆，长矛一千六百杆，把钩炮二百杆，饷银三、四万两。查奴才军营除把钩炮一项无存外，所有鸟枪、长矛，均各照数拨给，至饷银于奴才军营兵饷内先行拨给银一万两，令该镇即日进兵，路过归德，将所拨军火饷银照数提取，以资剿办。并已飞飭副都统明春在彼迅速预备妥协，以便该镇到宋不悞进剿机宜。复据该镇咨称，所部人数尚有三千余名，惟直隶总督刘长佑协济火枪尚未解到，徐州采办军装及招募新勇亦尚未回，拟稍候二、三日准于十三日相机前进。至恭奉谕旨，令奴才飭派总兵康锦文带领郭宝昌旧勇丁赴皖助剿，当经奴才札飭康锦文去后，旋据陈国瑞咨称，查点郭宝昌旧队应有人数添补整齐各与器械，共计员弁兵勇三千五百名等因。奴才即令康锦文管带前进，已于十一日起程。

正在办理间，初九日复奉初七日寄谕：该营现在所存兵勇，著即查明确数，分拨直隶、山东两省各若干名，开列清单咨交刘长佑、阎敬铭分配各营，以资防剿。下余兵勇若干名，许州底营官兵数百名并八汗炮位及各局置办军火等项，应留当撤，均著赶紧清厘。除酌留直、东二省兵勇外，其应留兵勇军火，均著造具清册，一面交曾国藩接管，俟交代清晰，即著迅速来京。其钦差大臣关防，即派委员先行赍送回京等因。钦此。奴才遵即赶紧将应拨、应留、应遣

各营马步兵勇及军火等项详查办理，一俟清厘妥协，再将应拨、应留、应遣各项数目开单具奏。其钦差大臣关防，现已派委候补六部员外郎侍卫处主事伊勒通阿、内火器营副鸟枪护军参领倭什本，并酌拨内火、外火、健锐、巡捕各营有马官兵四十四员名，护送回京，先行恭缴。该员等差竣后，即归本衙门本营当差。

所有奴才遵旨飭派康锦文带领郭宝昌旧部勇丁赴皖助剿，并接济陈国瑞军械饷银飭令督队驰赴蒙、宿一带进剿，暨派员护送钦差大臣关防先行赴京恭缴，现在赶紧清厘应拨应撤各项马步兵勇，俟分拨清晰，即当具奏各缘由，谨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

再，查马步各营自同治二年九月起，至四年四月止，迭次打仗阵亡伤亡官兵，均堪恻。现经奴才查明数目，谨缮具清单，恭呈御览。应请旨交兵部、理藩院照例议卹，以慰忠魂。如蒙俞允，奴才再将各营造具清册，咨送兵部、理藩院办理。谨奏请旨。

同治四年闰五月十一日在济宁州拜发。十七日奉到军机大臣奉旨：知道了。应办事宜仍著赶紧清厘，一俟交代分拨清晰，即将起程日期奏闻。其阵亡伤亡官兵均著交该衙门照例议卹。单并发。钦此。

再，奴才于五月二十五日恭奉二十二日寄旨：马德昭是否在营？著国瑞查明具奏等因。钦此。查提督马德昭系奉旨特派来营交僧差遣委用之员。该提督自上年九月到营，随同进剿，未能得力，于本年正月，旋即报病。直至曹州挫失之后，始来济宁销假。当经奴才委以统带三营勇队，竟敢当面固辞。奴才遂面加申斥，始行勉强受委。当此新挫之兵，宜如何力图整顿，乃毫无措置，一筹

莫展。迨于五月十九日经奴才派令出队，攻剿长沟踞匪。该提督又复报病，迨至闰五月初二日僧 灵棣回济，该员仅一出迎，亦未销假。伏思马德昭以行伍出身，不数年间朝廷擢用至提督大员，带兵剿贼，是其专责，何得每战必病。除将勇队另行委员统带外，查该提督既系时常患病，带队难期得力，正拟奏明办理间，即蒙谕旨垂查，奴才自应据实陈奏，相应请旨，可否飭令该提督回籍养病，抑或赴京恭候简用之处，伏候圣裁。谨附片具奏。请旨。

同治四年闰五月十一日在济宁州拜发。十七日奉到军机大臣奉旨：另有旨。钦此。

再，奴才前奉同治四年五月二十二日内阁奉上谕：国瑞奏马步各军剿贼获胜，嘉祥解围，克复长沟一折，此次刘铭传、陈国瑞等所部各军并国瑞所带马步出力兵弁，著准由国瑞择尤保奏，毋许冒滥等因。钦此，钦遵。仰见朝廷鼓舞戎行、微劳必录之至意。跪聆之下，钦感难名。

当经奴才行知刘铭传、陈国瑞及札饬藩司丁宝楨，各将所部尤为出力员弁兵勇核实开报，并传知马步各营一体遵照，择尤开报，以凭核奖。凡马步官弁兵勇，无不同深感激。旋据带队各员声称，前在曹州失利，各营马步员弁兵勇俱属有罪之人。仰蒙圣恩高厚，不加谴责，已荷仁施法外，惭感交殷。则此次剿贼，虽云获胜，不过效有微劳，实不敢仰邀奖叙。

又准刘铭传、陈国瑞、丁宝楨等声称，此次攻克长沟，嘉祥解围，击贼南趋，兵勇稍效微劳，均系分内之事。且将该逆稍挫凶锋，并未大加惩创，均称各该营官弁不敢仰邀恩奖各等情。奴才查各该营员弁声称不敢邀奖，俱系出于至诚，自应从其所请，暂免保奖。

谨附片复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请旨。

同治四年闰五月十一日在济宁州拜发。十七日奉到军机大臣奉旨：据奏，各该营马步员弁等均声称不敢邀奖，洵属能知大体，出自至诚。此次俯准所请，仍著传知各该营员弁等奋勉立功，再膺升赏。钦此。

再，奴才前于五月初七日具奏，遵旨查明随征将士未能奋勇剿贼致令主帅被困捐躯一折，请将管带马队之尽先即补协领吉林佐领委营总春寿革去即补协领，恭奉五月初十日内阁奉上谕：春寿著革去即补协领等因。钦此。兹查得该员系于同治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奏补吉林宁古塔协领，前次缮写错误，系因该员尚在曹州，其承办之人亦未到营，是以误记该员为即补协领。今既查出，理合自行检举，请旨飭部更正，并将该员革去协领以佐领候补。所有前次缮折错误，实系奴才一时疎忽，应请旨将奴才交部议处。谨附片具奏请旨。

同治四年闰五月十一日在济宁州拜发。十七日奉到十四日军机大臣奉旨：春寿著革去协领，以佐领候补。国瑞著交部照例议处，该部知道。钦此。

谨将查明马步各营自同治二年九月起至四年四月止迭次打仗阵亡伤亡官兵数目缮具清单，恭呈御览。

计开：

内火器营阵亡兵丁三名。

外火器营阵亡鸟枪护军校增瑞等官兵三员名。

健锐营阵亡翼长额勒精额等官兵十员名。

巡捕营阵亡尽先守备千总刘国栋等官兵五员名，伤亡兵丁一名。

巡捕前队阵亡弁兵二十四名。

陕甘营阵亡署庆阳营守备千总张鹏程等官兵四十二员名，伤亡庆阳营参将徐绶等官兵四员名。

海口营阵亡弁兵五十五名。

吉林阵亡花翎即补协领佐领委营总佛呢音等官兵二百八十三员名，伤亡兵丁三名。

黑龙江阵亡花翎尽先协领佐领苏札布等官兵一百六十五员名，伤亡蓝翎即补防御委参领舒德林等官兵二员名。

察哈尔阵亡头品顶戴副都统衔佐领委营总鄂勒哲依布彦等官兵五十一员名。

土默特阵亡即补参领佐领委营富隆阿等官兵七十员名，伤亡兵丁一名。

哲里木盟阵亡花翎二品台吉色楚克等官兵二百十二员名，伤亡甲兵二名。

昭乌达盟阵亡花翎三品台吉棍楚克札布等官兵七十八员名，伤亡甲兵一名。

以上共计阵亡官兵一千零一员名，伤亡官兵十四员名。

(十九) 请升补各营亡故官缺折

同治四年閏五月十一日

奏为拟请升补旂绿各营阵亡病故大小官缺，俾资驱策，谨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彻查亲王僧 所统马步各营官员，自同治二年十月至今，历经

阵亡、伤亡、病故者，除哲里木、昭乌达两盟应升应委各缺，经僧随时拣放，移咨理藩院转行该旗外，惟吉林、黑龙江、察哈尔、土默特各起马队所遗应升应补各项大小官缺，积至五十五缺。其中有经僧拟定人员未经奏补者，亦有未经拟定者。奴才原拟次第拣员分起奏请升补，现因恭奉上谕：该营现在所存兵勇，著即查明确数，分拨直隶、山东两省各若干名，开列清单咨交刘长佑、阎敬铭分配各营，以资防剿。下余兵勇若干名、许州底营官兵数百名并八汉炮位及各局置办军火等项应留应撤，均著赶紧清厘等因。钦此。所有此项马队官缺原应静候接统大员办理。第接统大员初蒞是营，于应升应补人员优劣贤否不能周知，若竟查询该管官，又恐属员高下其手，转使久经出力者埋没不得上进，殊于行军用人有所未宜。相应请旨，可否仍由奴才拣员升补，抑或开列出缺缘由清单，分咨直隶、山东各督抚，飭令带队各员核实保举，即由该督抚拣选请补，恭候命下之日，奴才敬谨遵行。

至旂绿各营大小官员，随征数载，尤为出力者诚不乏人。且置备军火一切，数年来并无贻误，亦属始终勤奋。既久未奏奖，而于应升应补之缺，又复日久空悬，未免向隅。现当分别遣留之时，似应酌量拣补，俾资驱策而免旷误。奴才再四思维，或照僧曾经拟定或就现有带队得力之应升应补人员内，详加考核，择其尤为出力者，拣选请补，另缮清单恭呈御览。可否准其各该员升补之处，出自皇太后皇上圣裁。

再，陕甘等营尚有千总以下各项弁缺，拟仍遵照向章，由军营拣选拔补，咨行兵部暨各该省照例办理，合并声明。谨恭折具奏请旨。

同治四年闰五月十一日在济宁州拜发。十七日奉到十四日

军机大臣奉旨：览奏均悉。所有马队官缺著国瑞查明久经出力者，秉公奏请升补。其另片拟补各员，均著照所请补授。该衙门知道。余依议。片四件并发。钦此。

再，查前由兵部转准健锐营咨称，该营正蓝旗前鋒参领乌林布病故，所遗之缺，应由军营拣补等因，咨行前来。查奴才军营现无应升前鋒参领之员，所有乌林布遗出前鋒参领一缺，仍应由该营拣员补放。其递出副前鋒参领以下各缺，军营现有应升人员。相应请旨飭下管理健锐营事务王大臣，将乌林布所遗前鋒参领之缺，仍由该营自行拣放。其升补前鋒参领人员遗出副前鋒参领之缺，查有现在奴才军营之健锐营委前鋒参领克兴额，带队尚堪得力，应请升补副前鋒参领之缺，俾资策励。克兴额递出委前鋒参领之缺，拣选得即补委前鋒参领前鋒校奎寿堪以拟补。递出前鋒校之缺，拣选得免补蓝翎长即补前鋒校前鋒续善堪以拟补。以上请补各缺，如蒙俞允，俟差竣回旗，再由该营补行带领引见。是否有当，伏乞皇太后皇上训示遵行。谨奏请旨。

同治四年闰五月十一日在济宁州拜发。十七日奉到十四日军机大臣奉旨：览。钦此。

再，奴才军营遇有各营官弁缺出，均由打仗得力人员内拣选奏请补授，俾资策励。兹查正白旗护军参领祥恩阵亡，所遗护军参领一缺，奴才拣选得副护军参领吉泰堪以拟补。内火器营鸟枪护军参领明春，前经奉旨补授正白旗汉军副都统，所遗鸟枪护军参领一缺，拣选得外火器营副鸟枪护军参领伊克坦堪以拟补。递出副鸟枪护军参领之缺，拣选得内火器营即补副参领委鸟枪护军参领世禄

堪以拟补。递出委鸟枪护军参领之缺，拣选得空花翎常安以堪拟补。递出空花翎之缺，拣选得即补空花翎护军校常英堪以拟补。递出鸟枪护军校之缺，拣选得即补护军校蓝翎长讷苏鏗额堪以拟补。内火器营委鸟枪护军参领扎拉芬布在营病故，所遗委鸟枪护军参领一缺，拣选得空花翎官禄堪以拟补。递出空花翎之缺，拣选得外火器营鸟枪护军校英俊堪以拟补。递出鸟枪护军校之缺，拣选得即补护军校高枪长乌林布堪以拟补。已革福州副都统降补副鸟枪护军参领倭和所遗前任外火器营营总一缺，拣选得内火器营副都统衔即补鸟枪护军参领副鸟枪护军参领全志堪以拟补。递出副鸟枪护军参领之缺，拣选得外火器营委鸟枪护军参领春玉堪以拟补。递出委鸟枪护军参领之缺，拣选得免补空花翎即补委鸟枪护军参领护军校庚音布堪以拟补。递出护军校之缺，拣选得即补护军校高枪长富伦泰堪以拟补。内火器营镶蓝旗鸟枪护军校英志在营病故，所遗鸟枪护军校一缺，拣选得即补护军校蓝翎长桂明堪以拟补。外火器营镶白旗鸟枪护军校增瑞阵亡，所遗鸟枪护军校一缺，拣选得即补护军校高枪长安福堪以拟补。正红旗鸟枪护军校音德布在营病故，所遗鸟枪护军校一缺，拣选得即补护军校蓝翎长庆寿堪以拟补。健锐营委前锋参领西拉春阵亡，所遗委前锋参领一缺，拣选得即补委前锋参领前锋校额图琿堪以拟补。镶红旗前锋校善英在营病故，所遗前锋校一缺，拣选得额外副前锋校前锋哈芬布堪以拟补。前锋校景林在营病故，所遗前锋校一缺，拣选蓝翎长海全堪以拟补。镶红旗汉军公中佐领长山在营病故，所遗公中佐领一缺，拣选得骁骑校广玉堪以拟补。递出骁骑校之缺，拣选得正蓝旗领催玉庆堪以拟补。正白旗汉军骁骑校高常泰在营病故，所遗骁骑校一缺，拣选得镶黄旗炮兵双喜堪以拟补。以上请补各缺，如蒙俞允，俟差竣回旗，再由各该处补行带领引见。

至內火器營現遺委翼長一缺，健銳營現遺右翼翼長一缺、前鋒校二缺，鑲紅旗護軍營現遺副護軍參領一缺，或因并无應升人員，或因揀選不得其人，未便遷就擬補，致滋曠誤。除將出缺人員開列銜名緣由，分咨各該營查照辦理外，相應請旨飭下各該管大臣揀員請補，以重職守。合并陳明。是否有當，伏乞皇太后皇上訓示遵行。謹奏請旨。

同治四年閏五月十一日在濟寧州拜發。十七日奉到十四日軍機大臣奉旨：覽。欽此。

再，查陣亡之恩卹提督以陸路總兵用巡捕中營副將何建鏊所遺副將員缺，未便久懸，且京營副將為巡捕五營之表率，自應迅即請補，以重職守。現在奴才軍營并无應升應補人員。應請旨飭下步軍統領揀員恭候簡放。其所遺參將、遊擊等缺，亦請由該衙門揀員奏補。惟所遺都司員缺，查奴才營中現有花翎候補都司北營東直汛千總廖承恩在營多年，當差勤奮，現經奴才派令管帶巡捕陝甘海口各營官兵，尚屬妥協。且該員系咸豐十一年九月間因剿辦捻匪尤為出力，經親王僧保奏，奉上諭著以都司儘先即補先換頂戴之員，核與在營應補人員亦屬奉旨在先，相應請旨將所遺都司員缺，即以候補都司千總廖承恩補授。奴才為激勵人材起見，是否有當，謹附片具奏請旨。

同治四年閏五月十一日在濟寧州拜發。閏五月十七日奉到十四日軍機大臣奉旨：覽。欽此。

再，奴才軍營遇有各營官弁缺出，均由打仗得力人員內揀選奏

请补授，俾资策励。兹查陕西庆阳营参将徐绶因伤身亡，所遗参将一缺，奴才拣选得陕西河州镇标中营游击周隆廷堪以拟补。递出游击之缺，拣选得甘肃巴里坤镇属精河营都司尽先游击牛玉林堪以拟补。以上请补各缺，如蒙俞允，俟军务告竣再行给咨送部引见。是否有当，伏乞皇太后皇上训示遵行。谨奏请旨。

同治四年闰五月十一日在济宁拜发。十七日奉到十四日军机大臣奉旨：览。钦此。

(二十) 奏报历年伤亡将领情况折

同治四年闰五月十一日

奏为随征阵歿官员恳请附入专祠，以彰忠节，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查亲王僧 自咸丰十年十月间奉命督师剿办直东土捻各匪，数年以来，率领马步各营大小将士，转战数省。上托皇上洪福，下赖将士用命，得以先后擒斩首逆张落刑、苗沛霖、陈得才、蓝成春等数十名，歼毙贼党数十万。直东皖豫地方甫臻粗定，钜意亲王僧于本年四月二十四日进剿发捻余匪，在曹属地方力竭遇害。业蒙恩旨准其入祀京师昭忠祠，其死事地方及该亲王出师省分，均著建立专祠，生前事功宣付国史馆立传。又奉上谕：全顺著加恩照尚书阵亡例从优议卹。何建鳌著加恩照提督阵亡例从优议卹，并附祀僧 专祠，以慰忠魂各等因。钦此钦遵在案。仰见皇太后皇上矜恤羸臣，表扬忠节之至意。凡属随征将士，无不同深感激。

伏查亲王僧 历年战功，固由鞠躬尽瘁而成，然擒渠扫穴，亦半赖将佐之效忠。即如从前阵亡之正黄旗汉军都统图萨泰巴图鲁舒通额，头品顶戴正黄旗护军统领副都统达春巴图鲁恒龄，哲里木

盟头品顶戴协理台吉格根图巴图鲁克兴额，公衔副管旗章京库克哩克巴图鲁那木萨赖，照都统军营病故例议卹之头品顶戴福州副都统伊勒固木图巴图鲁苏克金等，久历行间，转战数省，身冒锋鏖，屡建奇功，和衷共济，果勇异常。以此数员之战功，方冀殄灭穷寇，用备干城之选。不期去秋今春相继歿于王事。追念勋劳，深堪痛惜。合无仰恳天恩给予谥号，准其在于死事各地方附祀僧 专祠，以慰忠魂。

其余阵亡将官如乾清门头等侍卫博清额巴图鲁隆春，头等侍卫奇克塔善，都统衔副都统巴噶图尔台巴图鲁苏伦保，哲里木盟头品顶戴副管旗章京托哈泰巴图鲁布彦吉勒噶勒，二品台吉齐达布哩兰巴图鲁三音阿木固朗，二品顶戴副管旗章京那逊巴雅尔，二品台吉副管旗章京海勒普沁保，二品台吉布彦克什克，副管旗章京霍呢齐，昭乌达盟二品顶戴副管旗章京硕隆，记名副都统护军参领祥恩，头品顶戴副都统衔察哈尔营总鄂勒哲依布彦，二品顶戴吉林委营总保青，黑龙江协领委营总西蒙额，记名总兵信阳协副将巴扬阿，开复荆子关副将徐连升等，随征多年，战功卓著，实心实力，勇往向前，讵料自入楚豫以来，或限于地势，或以寡敌众，皆属杀贼多名，奋不顾身，先后阵亡，均堪褒奖。并请附入河南、湖北两省建立僧 专祠。

再查头品顶戴墨尔根城副都统富隆额巴图鲁格绷额，乾清门侍卫正白旗汉军副都统舒明安，头等侍卫副都统衔富隆阿巴图鲁卓明阿，蓝翎侍卫德成，辅国将军二等侍卫宗室谦士，镶黄旗护军参领定奎，健锐营翼长额勒精额，巡捕营游击张振奎，副都统衔吉林协领德云，记名副都统护军参领强谦巴图鲁常山保，记名副都统委营总额腾依巴图鲁常顺，黑龙江协领卓凌阿，哲里木盟头品顶戴台吉倭罗启立，头品顶戴副管旗章京库木吉勒图巴图鲁萨音布

彦，二品顶戴梅林翰克巴雅尔，二品台吉色楚克哈斯保托克托呼，三品台吉阿尔萨朗鄂绰尔布尔吉喀阿尔塔拉什鄂云毕力克阿木尔吉呼苏勒特木绥和图巴咱尔观保布彦鄂勒济^①，昭乌达盟头品顶戴扎萨克巴图鲁营总玛呢巴达拉，头品顶戴副管旗章京拉哈巴，二品顶戴副管旗章京鄂勒吉图，二品台吉副管旗章京和济业勒图，二品顶戴副管旗章京拉普丹多尔济，三品台吉棍楚克扎布桑拉普多布鲁布察哈尔，二品顶戴总管伊什旺布，副将衔陕西庆阳营参将许得、徐绶等，或由连镇从征，或由直东楚豫随剿，或攻坚破垒，或身经百战，洵属军营尤为得力之员。自咸丰十年至同治四年，在山东、安徽等处，前后或阵亡伤亡，或积劳病故，均属殁于王事，亦应恳请圣恩，准在亲王僧 建立专祠，一并附祀，以广皇仁。

奴才为死事诸将表扬忠节起见，是否有当，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请旨。

同治四年闰五月十一日在济宁州拜发。十七日奉到军机大臣奉旨：另有旨。钦此。

(二十一) 参办僧格林沁亲随等人畏葸偷安折

同治四年闰五月十一日

奏为续行查出营员负义昧良，畏葸偷安，据实参办，以示惩儆而励人心，谨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前将外火器营副都统衔保升鸟枪护军参领副鸟枪护军参领奎祥，因充当僧 戈什哈章京未能保护主帅奏参，奉旨革去副都统衔保升鸟枪护军参领。奴才于五月二十八日驰抵曹州查询寻

① “三品台吉”句未能点断姓名——编者

获僧 忠躯，始悉该员于四月二十四日夜间随同僧 突围后，即至曹州城内。迨马队各员闻知僧 遇害，俱各情急出城，寻找忠躯。该员乃安坐曹州，并不同去寻找。查该员由兵丁跟随僧 当差出师，叠受提拔，保至副都统衔，宜如何竭力报效，况身充戈什哈章京，为亲随官兵领袖，既失于保护，又复畏葸偷安，视同膜外。经奴才严行申饬，该员并无惭愧，复敢饰词强辩，负义昧良，莫此为甚。若不严参惩办，何以服蒙古将士。相应请旨将外火器营副鸟枪护军参领奎祥即行革职，可否发往军台效力赎罪之处，出自圣裁。

巡捕营尽先都司千总王英奎、健锐营委前锋参领吉和春、外火器营尽先空花翎护军校保山、黑龙江佐领西林、尽先佐领骁骑校哈尔吉善、尽先防御甲兵吉立善，俱系充当僧 戈什哈，当二十四日夜突围之后，该员等并未受伤，均各私回济宁。迨接得僧 遇害未获忠躯之信，奴才焦急万状，千方百计，悬赏觅人分路寻找。该员等形如无事，毫不关心。经奴才查传严责，始行赴曹。及至经马队寻获，该员等亦无一字禀报，实属无情无义。除将违令隐匿未赴曹州之吉林六品顶戴领催双庆改名珠尔松柯，经奴才申明即在军前正法外，其巡捕营尽先都司千总王英奎、健锐营委前锋参领吉和春、外火器营尽先空花翎护军校保山、黑龙江佐领西林、尽先佐领骁骑校哈尔吉善、尽先防御甲兵吉立善，均请旨即行革职，以示惩儆。

候补主事开缺刑部笔帖式玉琦于二十四日兵败之后，迨至闰五月初二日奴才由曹州，始见该员回营，实属任意巧避，畏葸偷安。请旨将候补主事开缺刑部笔帖式玉琦一并革职。

内火器营保升鸟枪护军参领副鸟枪护军参领倭什本、张家口花翎佐领连喜，向随已革记名副都统成保办理营务，声名狼藉，畏葸无能。又镶红旗汉军蓝翎参领西成，镶红旗副护军参领玉全，差

使滑懒，人品平庸。请旨将保升鸟枪护军参领副鸟枪护军参领倭什本以鸟枪空花翎降补，花翎佐领连喜以骁骑校降补，并拔去蓝翎，副护军参领玉全以护军校降补，以示惩戒。除西林、哈尔吉善、吉立善均请留营效力外，其余降补空花翎倭什本等八员名，均请饬回本旗本营当差。

奴才为整饬戎行激励人心起见，是否有当，谨恭折奏参，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请旨。

同治四年闰五月十一日在济宁州拜发。闰五月十七日奉到军机大臣奉旨：另有旨。钦此。

赵钧《过来语》辑录

周梦江 整理

前 言

赵钧，浙江瑞安人，生于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死于同治五年（一八六六）。乡村塾师。一生著述颇勤，然大部散佚，今天能够见到的只有《过来语》和《读后录》两种手稿，存温州市图书馆。

《过来语》为日记体，据赵氏后人说，原有七十多册，今残存二十册，约五十多万字，时间从道光五年（一八二五）起，至同治四年（一八六五）止。作者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僻处乡隅，囿于见闻，但比较关心和了解当时的政治状况、社会治乱、经济生活等，并且详加记录，对于研究十九世纪中期的社会状况有一定的价值。日记中记载的关于金钱会的起义事迹，虽较零碎，但较已刊行的几种金钱会资料，也有新的内容。今就原稿整理辑录其较有史料意义者，以供研究参考。

《过来语》尘埋百余年，原稿鼠啮虫蚀，脱缺甚多，凡脱字或不易辨认的字，概以□代；书中原有小字旁注，仍排小字标出；原稿中的注释和眉注，则以括号附在有关的正文后。整理者所作注解，均置于页末；补字及年代，以〔 〕表示附在正文中。

周梦江

《过来语》第一册

乙酉[道光五年,1825年]

人之立身处世,须自有三,□心定力,不可为他人动摇。余年四十,虽颇有虚名,而游岸后,未得寸进尺进,运极偃蹇,外间有好为冷语巧言,以愧我□我毁我讽我笑我者,不一而足。推彼之心,不外一忌字,使我不务其所当务,置一切于度外,而徒以愤怒伤和,不适堕其术中乎?此关不可不细为参破也。乙酉十二月初三日

(本册前面残破,乙酉年唯存一页,仅录一条,以存此年。)

丙戌[道光六年,1826年]

七月廿一日,戴元瑞兄来馆,说妇人怀孕时,能常服当归巴戟汤,则易生易育。

九月,岁试失意归,将旧业逐次温理,颇有头绪。十月十九日上馆,即于是日灯下校阅《纲鉴易知录》,是书计三千六百幅。

丁亥[道光七年,1827年]

本岁闰五月,龙舟甚多,兼之邑有綵舡,游人更盛。初四日,余与诸门人泛舟至拱瑞山看竞渡。士女四集,几至舟不能行。水面风来,香粉之气居多。

本年科试,朱学台士彦九月十五日下马,廿六日□马赴处^①,中间考试不满十日,噫!亦太速矣。

朱学台督学浙江,场规甚严。其按临上数府,有犯法几毙杖下者。临温郡稍宽,然考童生执法如旧。丙戌岁试,乐清一童生以怀挟书,枷号示众。丁亥科试,平阳童生一名,乐清二名,俱以怀挟犯法枷号示众。执法不挠,可谓公矣,实尚有偏处,外严而内不严,代倩换卷之弊,仍有不免。

① 处州,今浙江丽水

戊子[道光八年,1828年]

正月初五日子时,子男醇生。内子少乳,雇邻人徐连应妻夏氏伴哺,夏氏甚端静,每月付谷五十斤以酬。

《过来语》四册,五月初八九两日检阅一过。

己丑[道光九年,1829年]

去年冬,余与堂弟润朴,将大众吕字号田五亩三分向东门外余家赎来,转售南山余宅,计得赢余钱甘千,我坐分只得一千七百文,劳力劳心凡四阅月。二月十五日午前记,时大晴暖。

庚寅[道光十年,1830年]

三月十六日,访林石笥从祠。石笥言其幕主今相国蒋厉堂故銛先生极承主眷,而清廉自守,无异贫贱时,门无杂宾,庭可罗雀。其平生以八字自箴:一曰“不过如此”,一曰“可以不必”。则相臣之寡欲可知。又云:厉堂少贫贱,赴乡试尝徒步而行,身多病,以善保养而健。

《过来语》第二册^①

辛卯[道光十一年,1831年]——甲午[道光十四年,1834年]

荒岁

道光十一年辛卯,夏,早禾初登场时,未晒未晒之谷,大量秤平百斤,钱一千另六十文(六月十一日价)。后二三日,价又增百余钱。晚谷价,在次年早禾未登场时一千五百算。

十二年壬辰,早谷价与十一年相似。十月晚禾未收时,价一千

^① 此册前半部分系作者将道光十一年至十四年大事加以归纳;后半部分又逐年记载。

四百算。晚谷初登场时，价一千三百算，平秤。十二年十月以后至十三年五月，谷价一千八百算。大升（大升即市升，小升即家用升，大升是小升的一倍）钱四十文，猪肉好秤一百六十钱一斤，盐好秤三四十钱一斤，菜油官较秤一百三十钱一斤。

十三年癸巳，早禾登场后，新谷米价与旧谷米价相似，前所未闻也。晚禾登场时，谷价一千三百五十算，平秤，尚是丑谷。十二月千八百算。

十四年甲午正二月二千算，三月二千三四百算，四月二千六七百算。二月半至三月半，多雨，故谷价骤涨，理尚可解。至四月麦登场后，又涨二三百算，实不可解（大小麦极饱绽）。三月半番薯种千八百算。九月初新薯三百五算。

道光十三年癸巳七月初间，小麦百斤价二千六七百文，槐豆一小升十七八文。十四年甲午五月初，小麦百斤三千六七百算，槐豆一小升二十三文。〔癸〕巳、〔甲〕午两年间，贫民吃草吃糠，釜中食与喂猪料相似，甚有数日不举火者，真是耳不忍闻目不忍见形象。甲午五月十三日午前记，时大雨。

邻舍徐连应妻向余内子说：彼幼女饿奄奄欲死，后得薄粥灌之，遂生。想外间如连应女者当不少也。甲午五月十四日记

传闻本春处州盐百八十钱一斤。杭州盐百二十钱一斤。甲午五月记

道光十四年甲午，五月，闻市邑谷价百斤四千算。米价八千算，好米九千二百算^①。五月半，石米钱六千八百文，谷大量秤百斤钱三千文。望日灯下记

自五月十五日城市饥民劫乱后，到处减价轮巢。余村中望〔日〕前，好米价合钱三十二文一小升，十八日减价，合二十二文一

① 以石计

小升。二十[日]外，盐好秤六十文一斤。

五月十五[日]以前，谷、米价远近不齐，十五[日]减价以后，亦远近不齐，大约乡间三分减去一分，邑中则几减一半矣。邑城中定价，石米钱三千五百文，不许乡间人来粜，来粜价加倍，其意盖阴使之不来粜也。是城乡各自为计，而各村又各自为计，与战国时分裂光景相似。余以为其病源在于邑令刘心斋先生在任时姑息为爱[害]，不早出示减定其价，使富者相时射利，贫者蓄怨日深，及至事不可为，于四月初旬诡词脱身而去。四月下旬，心斋署秀水县事，二十四日上任。中间一月，无县官作主，护理[之]平邑令奉行故事，无实心处置。五月中旬，又阴雨，昼夜不停，饥民益困。十五日，城中白昼劫掠。自邑郑姓人尅扣起衅后，四处效尤，官不能止。以余观之，非饥民好为乱，富者有以激之也。富民之贪欲无厌，刘邑尊有以养之也。直至六月初二日署事新彭令^①到任，人心乃定。六月初七日下午记，时雨后凉快。

五月十五日以前，富者强而贫者弱；十五日以后，贫者强而富者弱，景象相反。各处之减价也，非富民好行其德，皆迫于不得已而听命于饥民耳。而各村之各自为计也，即地近咫尺，亦相视如秦越，奸谲之人从中射利。如甲村有谷，乙村人私自往粜，价与五月望前无多减。饥民限于本村禁例，各处贫富相与定议，大口一日限粜米一小升，小口减半。而亦有不限者，不饱不能事事，不得已如旧价交易，奸民从中作线索者，因此获利，而富民亦乐人之私粜也。诡谲之状，难以言尽，而饥民之苦，可不言而知矣。又记

道光十四年甲午，六月二十日外，新米十八文一小升。七月初，新谷大量秤百斤千八百算。月半，减价百钱。八月初转增为初价，望后复减。至九月初，谷价减至百斤千二三算。为雨水调匀，

^① 彭元海

稻与番薯并茂也。九月下旬，邑中新京成谷百斤九百算。江乡出。十月初七，本地好新京成谷，大量秤百斤一千一百五十算，好新米十二文一小升。十月十九日，好焦谷百斤一千另八十算，尚有秤头七八斤。耐谷^①百斤只合八百算。十一月间，晒薯丝信极好，七百五十算^②，加一秤头。十二月初十日记。

灾变

道光十年庚寅秋九月半，时将获稻，乃自初十日雨，至十九日才止。湖水满塘，低田禾没，闻东岙各村，其地当风口，怕风，获稻较早，有已割未斂者，浸于水中数日，父老鲜有见者，咸怪为异事。

道光十一年辛卯七月半，日出海后，色冷如月，直视，光不射目，如是者数日。

道光十一年辛卯，传闻江西江南自五月起至八月，多大水，溺死人民如浮萍。其所余饥民，散至各省，督抚派分各州县流丐。闻两省中，有漂没一望如巨浸者。

道光十一年辛卯六七两月望后，钱塘江潮势极恶。六月，坏大舡三十余艘。有福建臬台赴任过杭，妻子俱被溺，惟臬台一身获免。舟人说，十余年来无此险者。九月十四日戴宝书自杭归说如此。

是年，湖广五月雨雪，六月大水。寮巴县流丐者说。

道光十二年壬辰，本夏天气甚不正，多雨而凄凉。五月望后至六月初旬，阴雨绵绵，人皆穿绵、夹衣。邑中颇多疫气相染，乡间尚清。六月初五日灯下记，时大雨。

壬辰八月二十日，大风雨，午刻潮溢，荡园所种木棉番薯等都被没，江边寄种草厂漂坏无遗。潮比平时高三丈许，夜又高三尺许。二十一日风转南，势尚健，至晚始静。午前大雨如注。二十日

① 瑞安方言，指未晒干的谷。

② 以百斤计价。

见飞云渡有舡当此大风过江者，轻生若此，为之心动。又记，时在万松山寺。

壬辰，八月二十一日，平邑^①僧文献云：去春二月间，游至巨州西安县，城内有吴姓者，富于财，其长子年十六，病歿。雇二人葬之郊外。时大饥，其人割而烹之。后事发觉，官捕罪人至，并检烹食余肉，列之庭下，惨不可言。

本年自八月二十日潮溢后，荡田稻子所收无几，即上村民田亦只得七八分。闰九月半，晚禾初登场时，耐谷价一千三百算，平秤。比嘉庆十七年登场时更高三百，父老皆叹为未闻。

壬辰八月二十日，有在齿头海山（离南麂山二百里）种薯者，只望见西南方有黑云片片腾起，而温州一带风潮之大，竟至于此。

壬辰闰九月初八夜，雷电交作，雨雹如豆。闻永邑^②上河乡任桥一带^③雹有大如卵者，谷耗不少。

壬辰十一月初五至十二，共八日，连日雨雪，苦寒不可当，冻死者在在有之。廿七八日又雨雪。十二月廿二、廿三、廿四日微雪，廿四夜大寒。廿五、廿六日大雪。邑宰刘公礼璋与瑞协□公各施粥三日，饥民德之。事在十一月初旬。

壬辰十一月下旬，平台兵过瑞，县官享之。十二月半，贼魁陈辨就戮，台湾遂平。

道光十三年癸巳六月初九夜半风起，初十、十一日大风雨，水满与嘉庆廿三年三月相似。廿三、廿四两日又大风雨。七月初一夜又大风雨，至初二日午刻才静。六月初旬水满时，薛正伯宪周在郡，郡城内街中水有深至二三尺者，五六十岁老人未之见也，则北水又

① 平阳县。

② 永嘉县。

③ 今温州市巨溪区。

高于南矣。六七月间，连番大水，余思谷价必昂，用度不可不加意裁省。秋后多痧症，与元年同。治法用凉药，亦相似。

癸巳九月初一、初二、初三潮溢，势比去秋八月稍杀。两年潮溢被没之地，贫民掘取已烂之番薯，晒干，磨以充食，苦不可言。

道光十四年甲午，大饥，饿莩处处有之。城间乞人饿死者，日日有之。又大疫，无处无病人，死者甚多。三月渍种时多雨而寒，种烂，有再渍者，秧颇缺。四月下旬补晚秧时，有再渍晚谷种者。秧插毕，又多被田蟹损坏，至有一再补者。麦熟后，谷骤贵，百斤钱二千六七百文，种种皆[前]所未闻者。五月初七日午后记

甲午五月望日，饥民劫邑郑家。十六七日，城乡数十家被劫。时连日大雨绵绵。

甲午五月初九日，闻福建福州府大水，省城水几与城平，被水灾者四邑。闰五月望后，福州复大水，更高数尺，溺死者无数。十九日才退。

又处州境内亦大水。

甲午六月十七八日，大风雨。水满比去夏六月十一日只低一二寸。收割艰难，亦如去夏，无多异。廿一二日才退。十七日前，早禾异常饱绽，米价顿减。一被风水损坏，兼多虫灾，收成只得六七分，米价又涨。七八月间，农人欢戚相反。廿八日又大风雨。

甲午六月廿六日初昏时，斗上有星大如月，色红似火，映人眉目皆见，向西北而陨。

旧秋九月，晚禾登场时，一日夜半，有星陨似闪电，蜿蜒若金蛇行，看来即是天裂。黄涵彩亲见之。

甲午，浙省各郡并多瘟疫。十月初二日宁波人说。

甲午十一月初二日，闻永邑廿三都葵溪陈岙人说：本年夏秋间大疫，其中村落有死及半者。其村五里外，有一村落，同族十七家

只留一家，其十六家田产俱归此一家所有。陈岙聚落百五十家，共丁五百，失二百。又说去岁田谷无收，今岁稻子饱绽异常。

壬辰

二月二十四日，[瑞安]莘塍聚星书院首事请邑尊刘心斋礼章开课。乡城士子并集，气象极盛。课题：“日知其所亡”二句。

壬辰恩科，邑尊刘心斋承点浙闈同考官，七月十三日起程。

壬辰岁，门人叶守封等十五人，延余主讲万松山寺，寺惟一僧，极驯朴。七月廿五日

据江村老人说：温郡所种番薯，五十年前尚鲜见者，亦不谙晒干之法。今则荡地种者连阡累陌，驯至深山海岛，亦无剩土矣。七月廿七日

余于嘉庆丙寅十一年三月十五日，潘大宗师世恩岁取第十五名入瑞安县学，册填年十八岁。^①

贫民佃种租田，田好租轻者，尚少有所得，否则通盘估算，徒自贱苦耳。其他私项陋习更不可效。温郡近来多此习，非穷务农者不知。余闲时从中细计之，特为指出。贫民少资本者，不如别寻小经纪用力谋生也。壬辰闰九月廿五日。

癸巳

道光十三年癸巳正月元日至初九日，俱阴雨，贫民寒苦，言之不尽。初十日晴霁。

六月朔，日食，天阴而凉，多有穿夹褂者，是日初伏。

六月初十日，大水，低田洋洋如平湖。时将收早禾，水满久不退，农人在水中摸割，工夫费多而所收较少。早禾因多风雨，少收

^① 赵钧是年二十一岁。科举时常有减年令填册的事。

成；贫民艰苦，难以言尽，怨嗟之声，处处闻之。飞云江近江村落，大水时水与床平。别处更有地卑者。平邑僧文献之侄林金（隔江人）说。

六月廿七日，余在家。邻舍二老姬来，说同屋人连遭大风雨，上漏下湿，无处安身，露宿檐下，柴米油盐，四者并无，以柴焙柴，无灯煮饭。时正收割，老姬欲借贷二三个钱，同室无人能应。苦不可言，闻之恻然。

六月间，余隔壁鲍氏卒。邻舍一贫妇与其同庚者，羨其死为有福。可怜，可怜。

平邑南清寺僧文献，辛卯秋，云游浙西东。归来对余说：宁波境内去年壬辰岁六月初三、初四、初五三日，雨雪，岁大饥。又说：癸巳又歉收，不及温州。又说：宁波海路甚险。又说：宁郡城内，鸦片馆极其奢华，馆内伺候客人者，多十余岁女子，衣服首饰，色色都佳。又说：一路经过，惟温州风俗整饬，一切货物亦贱，较易谋生，他郡不及。又说天台国清寺，有探花姓欧阳者，山西人，投寺为僧，独居寺西大悲楼，寺内俱礼事之。

邑薛潜淮父，因为鸦片案费银近万，母所遗田六百亩，已失大半，临终遗戒潜淮，慎勿蹈此复辙。

癸巳早季，只入谷百十三斤，如此荒歉，必难经营，不知如何度去。七月初二日午后记

八月，本年湖广、江南水灾。杭郡百物皆昂贵。虞小彭使信来说如此

白莲、闻香、八卦、洪阳、白阳、天主、罗教诸名目，皆近来邪教名，其诱人有传灯、点蜡、募缘、法船诸名色，有司民之责者，当务绝其源。癸巳秋记

邑尊刘心斋先生，勤于理政，庭断亦公，但于命案、盗劫案时多劫案多先留己处分地，未免不刚。而与富户往来亦太谦。

十月十五日，四叔父因家用缺乏，典屋一半与堂弟顺朴，嘱余作中人定价，价钱九十千文。是日灯下立券，为之恻然。

十一月十七日，东山朱民甥家，央其妹来索债，一见心便不畅。既去又虑其再来，贫之累人甚矣。

甲午

四月初二日，灯下盘算本春三个月用账，就现在用度看，谷外一切使用，添衣作十千在内，一年约需钱四十千，素位而行，节俭为主。

近来因米贵，啜粥不饱。又衣物无处质钱，时典舖皆闭，愁虑无聊，自觉神情憔悴。如得足衣足食，无事在心，闭户读书，即是仙境。

近来余内子因岁歉谷贵，格外减省，糠乾亦磨作饼，儿女辈啖之，亦谓有味，记之以示后人。四月初旬记。

[壬]辰、[癸]巳、[甲]午三年，岁歉多疫，本年尤甚。甲午四月记。

道光十四年甲午，温郡大饥，盗亦较多。饥寒窘迫之人比比然，其情状之苦，难以言甚。有可以充饥者，无不采取，如青草、米糠、面皮之类，皆杂以作糜。米糠、麦皮价亦增一二倍。

甲午四月初旬，余在郡应试，目见路中饿孥二人。其行乞于市中者，形皆如鹄。余在郡时，多雨，出寓甚少，所见令人惻然不宁。

邑东门外丰记南货店伙计叶万育谓余云：只东门一角，饿死于路中者，日有数尸。

四月间，台湾米缸来，人心稍定。闻郡城米店减价交易，台商皆扬帆去，谷价遂更昂。

夏五月中旬，阴雨，昼夜绵绵，饥民益窘。十五十六两日，富室被劫者不一而足。

五月望后数日，饥民因邑城白昼劫掠，效尤生心，处处骚动。富于财者，人人自危，状如贼在咫尺，寝食不安。余家诸弟辈所见不明，闻风惶惑，嘱人探听看守，举室若狂。余心如磐石，屹然不动。家人转以危言相吓，余晓之曰：未有谋劫而先期通信者，两次村人来报弟辈云，是夜某处人来劫尔家。此等浮言，安知非人故意戏弄尔辈也。下金村落极小，人多淳良，即间有一二好乱者，亦^①……。

甲午早禾未收之前，郡中刘太守施粥，远乡饥民就食者，枵腹奔走于烈日中，夜则露卧于空场，炎风暑雨，递相侵犯，日惟得薄粥二碗，死者甚多，有日以百计者。七月二十日徐顺喜自郡归说如此。噫！有名无实，其害滋深，乃至于此。

一日有肩贩者在余家说，某村黎眷行乞于外乡共百廿三人，生还者只廿一人。七月廿一日记。

甲午七月廿四日，有永邑葵溪二丐，一男子、一妇人，乞食余家。自说其地六年薄收，旧岁较荒。本春正月间，彼等和邻舍两家行乞于外，出门时老幼共十八人，今只存彼二人，余皆客死于外。二丐家本小康，有田十余亩，屋系八年前建造。妇人自言其夫兄弟四人，各已有室，姐妹四人，亦已适人，内外亲属颇繁衍，舅姑年七十余，亦客死于外。家人向余述其言如此。夫以力田之家，衣食有资，丁口繁滋，亦可自乐。乃因荒年零落若此，闻之令人鼻酸。余以其三家共十八人行乞想之，二丐家必有壮者留耕田亩，但不知消息如何耳？可惜不得面询之。

客秋，永邑禾被虫灾，所收极薄。七月间，闻葵溪一客说，本年白钱纸所以稀少之故，由春间皆以笋当饭，兼之大疫，死者几半，其得生者亦无资本而歇业。其地又出粽箬、扫帚等，本年亦少。七月

^① 下为虫蛀，字迹不明。

廿五日记。

本年每次出门行，饿孳或新柩无次不见。七月廿六日午后，自邑中归，步行过岑岐山，见白骨狼藉路旁，浅葬之尸，秽气难堪，行人皆掩鼻过之。

甲午秋间，少乞人，少采薪人，见饿病而死者之多。八月下旬记。

九月初一日午后，一家食薯大快。饥者易为食，信然。次日，买薯大量秤五十三斤，钱百八十六文，一斤三文半。

九月望后，彭邑宰初署瑞令，在港厦督捕私盐，闹事，身被二伤，失体何如。

本年春夏间，闻郡城双门一聚落共三十二家，死于疫者几尽，只剩三家。十月初三日郡人来说

十月初五日，晨起时与内子说及连年荒歉，念之可畏。时谷米价比五月间减三之二。

本秋收成，郡内都丰，又大荒之后，家家节蓄。台[湾]米转贩，尚多积藏。三年内各处被疫，兼之饿孳，丁口大率损十分之二。民皆早自为生计，大小麦种植必多，通郡缺钱，以此思之，明年谷价大约千三四算（果千三正）。十月初十日记以自验其料事之明否。闻台[湾]米来瓯，自春至五月初旬，易钱十万千出关，以后不计。（乙未春，谷价千二算，四月初因久晴，价增一百，早稻熟边，陈早谷一千一百五十算。）

查十三年癸巳七月初一起，至十四年甲午六月半，全年食谷共用耐谷二千一百七十斤。家用散用铜钱全年约需十八千，过节及馈遗添衣约需十千。十月十三日午后记

十月初旬至月半，十几日无钱。十六日借冯山松钱千文，用至十一月半又罄。又十几日无钱用，廿四日，夏衣典入钱六百卅文应用。如此贫乏，大觉拮据，看他如何度去。十一月廿九日记，是日门生守

珍、树芝离馆去。

《过来语》第三册

乙未[道光十五年,1835年]

乙未岁,彭令严办税契,胥吏倚官肆毒,贪酷异常。偶阅《尤西堂集》附记鸡鸣三章,古今同慨。彭令离任之日,余亲见一老明经扶杖偃偻饯别,真不知人间尚有羞耻事。

癸巳、甲午砚田所入,一年只得十五六金。前者所望一年束脩一切三十金,今东山田所入过所望^①,知足者可自乐也。十二月初三日上灯时记

丙申[道光十六年,1836年]

扩下对岸田,旧名潮平垵,确地也。自为平阳人寄种其地,三四十年便成村落,丁财秀三者俱全。

壬辰至丙申五载,天变递见,加之官贪吏酷,甌民苦不堪言,瘟疫连年,死者十有二三。甲午,瑞邑饥民白日行劫。乙未,刘太守煜以私意纷更盐政,焚烧港厦村庐,罪及妇人,有赤体死于鞭笞者。彭邑令借法网利,邑人为税契案破家者比比,有因而殒命者。他如水旱虫灾,平分均受者无论也。尝静坐思之,余一门之内,无飞灾,无横祸,丁口平安,门户如故,私窃自幸。然而念及无辜受累之人,辄为之太息不已。三月初八日灯下追记

丁酉[道光十七年,1837年]

正月初十日,丁田张氏舟迎开馆。出门晴暖可喜。午刻张家

^① 赵钧曾过继东山,其继父亡后归宗,分了二十二亩田给他。此事参见第十三册丁巳年记载。

招饮，与醇儿同赴席。

余观今之县令于盗劫案，不容百姓从实呈诉，盖为己处分地也。不能立法从严弭盗之源，又于犯法之后曲意弥缝，则张贼之胆而取怨于民，智者肯为之乎？幸而鼠窃之徒，原无深计，如有洞识官府流弊，招集无赖，肆行无忌，其何能禁之，如是而不为社稷害也几希。五月廿七日记

八月下旬，平阳陈他山自闽南安迁葬归，来馆访余。有《行程日记》一册，可骇者闽省近年械斗之习。丙申岁，南安二十几都因事起衅，两边共杀死二百余人，其余斗伤者不可胜记。现在各处行劫过客者，皆械斗亡命之徒，因彼等有罪，难以出门营生，出则不死于官，则必死于仇人之手，故相率成群，于近村公然行劫，以图存活。但对绅衿大贾则不敢遽犯，惧其上控也。看来极怕官法，风俗之不美，大半赃官有以长之。

下金一村落后（余现所居地），近百家。余自幼迄今五十年中，见村人少成多败，无克自树，立身立名。而田产增积，丁口繁滋，唯余一门为最。以此思之，知创业守成并不易，安可不时加敬慎以图久远。九月廿四日晨记

戊戌〔道光十八年，1838年〕

正月望日，出户玩月。碧天一望无纤翳，光明如昼，意兴大开。由后门至前湖，步月水滨，遥闻东北方赛神，金鼓声、花爆声，闹热异常，太平景象，于斯见之。

现在米价六个钱一小升，余每日所食只用五六个钱，真大丰年也。二月二十日雨夜记

早禾收成后，只五个钱一小升。又记

三月初二日，邻人冯山翁自邑买谷来。言谷价之贱，无有如今

年者。今日买得京成谷一千八百斤，价钱九千文。秤头每百斤约合大量秤一百十四五斤。冯翁年近七十，谓自少未之见。又云番薯丝干近日只合二百余钱百斤。据东山挺松叔说，乾隆年间，曾见谷贱一次，四百五十钱百斤。距今约五十余年，叔现年七十三岁。本日留宿余家说及。

十七年丁酉，解旧债置物件外，散用约计钱廿七千。完粮店账在内。

旧冬拟买谷贮贩，如燥谷五百算买来，到本春转不值。又拟买薯干，如三百算买来，到本春竟无一人来兑，可见物价不易测度。

挺松叔言：维机母舅张阿五养一猪，逐日记其糠杓粪饲资本。既长，重二百数十斤，易钱合资本计之，尚亏三千文。叔云：近来诸色食物价轻，不比往年，养猪当无亏本。三月初二日记

余著《过来语》，一无所讳，非以示人，欲借以验己学问，考功过，且以知处世之非易也。四月廿日午后

《过来语》第四册

己亥[道光十九年,1839年]

正月十五日上馆后(应上玛林君镇山请，设讲席雅儒贾氏祠中)，此心渐渐开畅。拥皋比荒祠中，童冠十人，馆仆一人，境极清幽，良可乐也。廿三日灯下记

山东军犯在瑞安，横行久矣。非敢于横行也，官实使之，贪取私例规费，故无所忌惮而胆益张。二月廿一日，馆僮自邑归，言见军犯与泊槽渔户斗殴，渔户被伤者十余人，中有五六人伤重几至毙命，不知稟县如何究治。

又《过来语》之作，亦以自记所阅历。中间甘苦之境、愤乐之情、自劝自勉自怨自艾之意，具见于中。前读朱子《近思录》，见伊

川先生所云，心中有开悟，辄便札记，自喜此心上与古人相印。三月十一日记

自道光十六年七月后，至本年四月，粮食贱如泥，人多不预为备。及五月间，阴雨绵绵，大小麦到处歉收，富户贪图高价，闭柴，望后情状如同荒年。六月初五日记

十八年九月，新京成谷百斤四百钱，外折秤加一，贱极。春间，干薯丝百斤二百卅钱，本年三月间，价多百文，亦贱极。六月十日记

本年七月间，在馆见有新颁钦定严禁鸦片章程一本，计四五十幅。内列议定附人则列罪名三十九条，森严极矣。而吸鸦片之徒，置若罔闻，恸不畏死，可哀哉！旧岁黄御史爵滋江西抚州人奏请严塞漏卮，以裕国用。上从之，故有是禁。

夏秋间，邻翁陈士郁为贫故，招引匪徒开设赌局，名曰花会（此事，卅年前陈翁曾亲为之）。陈翁自得房租钱百文，任其出入喧闹。余自馆归，深悯乡邻被惑，费时失业，男女无别，大伤风俗。再三劝戒，直无一人觉悟自返者。八月初十日午前，余潜向陈氏西楼一看，见场中人来来往往，如醉如梦，如颠如狂，种种丑态，不可殚述。余在楼上有如飞仙见尘世人作为，欲笑欲哭，因念世人如此昏迷，如此颠倒，我只把定此心行事，看后来彼我如何。

余以廿八个钱买小蓆，十四个钱买粗枕，十三个钱买蒲扇，消暑得此三物，便觉称心，人亦何苦好奢浪费也。七月初六日记

七月望后，有一星随日见西南方，余于十七日未末见之，时星在天顶。

庚子〔道光二十年，1840年〕

夏四月，督抚奉上严旨，查禁鸦片，委员分缉郡县，闻风即围屋搜捕，吸此物者皆远遁。噫！家有余资，坐享闲逸，乃一染恶习，如

同逃军，露宿风餐，心胆欲落，人谓有钱买贼做，信然。

庚子会元吴敬义，杭州人，前以优贡中顺天乡试第二名。状元李承霖，江南丹徒人，己亥乡试中式第十名，本年会试第二名。榜眼张百揆，肖山人。探花冯桂芬，吴县人。本科浙江连捷者三人。

六月十五日，在隔江后宕蔡生培泉家塾，阅其外大父寄到莱吉利国人来攻宁波定海县报。据云，初到进口者四十缸，继有数百只随后至。（四十、数百是传闻讹言，其实只有三十四只。）其与舟山总兵官战书，明责邓、林二大人昨岁作为无道，辱其国主，特遣水陆二将军来据定海招降。语多狂暴。尾注大英国一千八百四十年七月初七日，按其所注日子，实道光二十年六月初六日也。

又阅《大英国人品时事说略》一册，系其国刻本，亦中华字，字画端正无比。纸白而厚，两面刻用，用丝棉钉于中间，与中国装订不同。其说多责大清国官吏贪酷，致使远国怨愤，有必图报复意。自云国距中国七万里，在粤贸易已经二百余年。率多夸张语，而其大意则在求通市也。通国奉耶苏教，原书耶苏二字抬格写，中有“无心无私，各国风俗，大同小异”等语。计七八条。尾一行，华英二字用小字平列写，左华右英，盖俨然自以与国自居也。

按耶稣一作苏，见《西域闻见录》卷四第四幅俄罗斯条。又程抚台祖洛斥禁邪教，谓耶稣汉时人，犯罪死于极刑，焉有为神而能救世之理。

六月间，宁波为英夷骚扰后，远近闻风张皇。余见外寇未来，内变将作，在家具书呈邑主梁公名元，广东人。遵圣祖仁皇帝联保甲和乡邻之谕，稍加通变，用连环保守法，以治乱于未然（稿另录）。见者皆以为甚善，未知梁公采择施行否。

连环保守法，众志成城，且所费不多，民无所累，官有所助，不但乱世可行，即治世亦可行。再加以每人给付腰牌一面，则

盗贼无所托足矣。书成亦自以为斟酌颇周到，故另存稿以示子孙。

七月初七日记

四月下旬，闽省穿山洋面官兵巡哨□□。□日，闽营水勇杀伤夷匪数十人，生擒二人，录供有案。七月十日记

现英夷在内地各洋面游弋。欲大加惩罚，务须分约傍近朝贡诸海国在外洋截堵；内地官兵加拨水勇整进分剿游弋之舡。定海作临事收拾。果游弋之船日就消灭，则定海不复自复矣。愚见如此，记之以验将来。七月十二日记

闻七月初八日，有内地海盗在外洋拦劫英吉利运粮舡一只，尽得其战具粮饷，此所谓贼劫贼也，未知确否。七月望日记

内地海盗乘英夷势窃发，七月初四日，官兵于风□□北大时洋面击杀数百人，船口艘被伤，脱去无几。

六月朔日，邑中雨雪。七八月间，有一星初昏见于西方者，光芒四散，倏放倏收，如橄榄核入火放花。

十月间，在丁田张生时葵家，见有许乐山^①前在洋捕贼时所得英吉利鸟枪一把，中用镞钮，可零星拆下，极其工巧，中嵌火石，机发药燃，不须火草。

英吉利铜钱，用紫铜铸，无孔，式如银洋钱，小于中国钱，而制铸工整，面有乳字，闻其国人在定海者，右肱亦各涅一乳字。

本年晚禾，合郡大熟，谷子极其饱绽，由晴雨调匀故也。人力省而收成加倍，二十年以来所未见者，家家欢乐，真大快事。十月十六日记

辛丑[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

正月二十六日，再应后宕蔡生佩泉柬请开馆。是日晴暖，天

① 许松年号乐山，浙江瑞安人。曾任广东陆路提督、福建水师提督。

明，挈醇儿出门，顺潮过江，到馆日正中。

二十年冬，因英夷窃踞定海，督抚于近海处所，着道府厚筑土堡防堵，其实无益毫毛，徒占民田。正月廿九日记

瓯俗典舖起息，比省会重三倍有余。如当钱三十五千，一月该利八百七十五文，省会五十两，八厘起息，一月只合二百八十文。

旧秋，皇上特简协办大学士伊里布为钦差大臣，在镇海督办攻剿事。又特简大学士琦善为钦差大臣，在粤办事。乃二臣身膺重寄，不能一心谋国，临事畏缩，致使英夷益肆无忌惮，当时外间即传有：“若欲平英夷，须斩穆、琦、伊”等嘲词。不旋踵，二臣并皆获罪，而代伊^①者为江苏巡抚裕谦。旧岁余读其奏稿，知其心怀忠愤，可当重任，今果见知圣主，弥加奖励。则君子乐得为君子，小人枉自为小人，并可信矣。二月三十日记

三月初九日阅邸报，言广东虎门告急情形，而其患全由琦钦差养奸所致。浙江裕钦差飞札饬咨各州县，内言琦善视同僚如膜外，事逆夷如顽父。又有误国殃民万死不足蔽辜之语。痛恨极矣。

三月廿二日，外戚池阿兰，余表姐继子也。自幼习贾，开张邑南门外，日与宁波人交易。本日，邀余父子至其行，谈及时事，述宁波人言：镇海令舒公，名恭绶，政尚廉公，民德之。定海陷后，竭力守御，各有条理，民赖以安，并深感戴。伊节相奉旨接钦差大臣关防，驻扎镇海，一切军务皆其节制，威福自用。当羽书告急之际，县令供应容有不周。伊怒，欲以军法诬杀之。百姓闻之，罢市三日，乃惧而止。后舒公以办事老练擢同知，去任时，百姓加意崇奉，城内外结彩张灯，鼓吹声彻数十里，绅耆饯送者填咽道路。伊钦差、余提军^②亦送至江干。及二人返时，民故意鄙薄之，一路顿尔寂然，

① 伊里布。

② 余步云。

二人相视惭恧。既而伊以阿附琦善得罪连坐。

琦亦钦差大臣也，为查办夷务，以大学士派赴广东。怯懦误事，致使粤民苦遭蹂躏，兵弁因无援被害者无数。上痛责之，抄没其家产，计黄金二十七万，白金二百余万，其他珍宝无算。押解来京。三月二十六日记。后闻得党援力，竟不治罪，且得美职。

闻邑尊梁公为冒报修城召募乡勇事罢职。修城经费，出自邑中诸殷户，乡勇皆游手之徒，应点领给，有名无实。梁公果冒报邀功，罪实难逭。闰三月十九日记

闰三月廿四日，进士报至瑞，友人孙鲁臣之子孙锵鸣^①中第一百十二名，实年廿三岁。壬辰府试第一，年十四。余闻信时，为之心喜。

会元蔡念慈，仁和人，乙未中式二十九名。

闻平阳人说：现任平阳协镇乌什杭阿，满洲人，某相国之婿。惧内，其妻酷好戏剧，自道光二十年到任，正值逆夷滋扰羽书告急之际，而乌置若罔闻，日与宾僚宴乐，弦管之声昼夜无间，并嘱诸少伶随便出入。荒纵如是，军政安得不弛。五月廿四日记

邸报：林则徐、邓廷桢二人，因夷务遣戍伊犁，天下冤之。六月廿九日记

七月初八日，阅全粤义民喻英夷义律等文一长篇，责以大义，谕以祸福，曲折详尽，□有抬高钦差大臣林公则徐语。起头有“尽忠报国，全粤义民谕”九字，直率不加文饰，英气烈烈。又闻粤民鼓勇破敌，夷人被杀者甚多，大快。

① 孙锵鸣，号藁田，浙江瑞安人。清辛丑进士，历任编修，广西学政等职。咸丰三年，奉命会办本籍团练、捐输，因镇压金钱会起义有“功”，擢侍读学士。同治二年，和温处道周开锡争权夺利，被闽浙总督左宗棠劾奏罢官。著有《海日楼集》等。

余旧岁积有谷七八千斤，薯丝干二千余斤。本年五六月间，谷价八百五十钱百斤，薯丝价五百钱百斤。余望八百增至一千，五百增至八百，中心摇盪，竟忘却买者艰苦矣。七月十一日午刻书（至腊月自后宕解馆后，照时价尽行销售，使心清得于明年挈醇儿到云顶山读书）。

《过来语》第五册

辛丑[道光二十一年, 1841年]

七月二十八日，遣醇儿趁张生时葵船归，时有英夷之惊。

在邑南门外，见温处道陶公招募义勇告示。内有：现经粤省乡民，同仇共愤，擒杀酋首，已足以褫其魄而挫其锋云云。可见官兵不如乡民之自为计之尽心尽力也。任其蹂躏，伊于胡底，拚力惩创，贼胆自寒。观现在操兵权大臣，只知自守，不思大加惩创，剪除祸根，非计之得者。观四月间靖逆将军奕山在粤办理前后奏折，语言全相矛盾，想皇上明如日月，必能烛其事情。一介书生，怀杞人之忧，□参看诸大臣奏语，不能不过为虑耳。八日十八日灯下记

昨又于邑南门外，见裕钦差谦七月初十日恭录上谕告示一张，内叙奕山在粤奏报：六月初四日，飓风大作，夷匪舡只漂沉殆尽，夷人汉奸尸浮遍海。据其奏语，一似夷舡被风席卷而空，更无遗种。不旋踵，福建厦门失守在七月初九日。至八月望后，又闻有大小夷舡四十余只，在宁波洋面游弋见裕钦差奏折。飓风之报，欺罔何如。记日同前

奕将军，皇上姪也。代琦善在粤督办军务者，奏报如此，令人欲哭。八月廿五日闻定海再失后记

裕钦差本春来宁[波]办理军政，给发告示，更数日辄有一番议论，长短不一，无处不裨褫如素帷。至六月以后，不出一命，如反舌

无声，其故何欤？岂自悔多言，翻然骤改耶？抑有掣其肘者耶？又不然，或皇上虑其太刚，有密谕以戒之耶？初疑其已离□□，而七月恭录上谕，銜注钦差大臣兵部尚书江南江西总督部堂，则权比前更重矣，不解。八月廿六日灯下记

现在夷书到官，自谓国王责义律英夷酋长不善办事，革职离任，另派朴鼎查为领事大臣，到中国办理。称国王谕旨，如中国肯照上年议和十数款，则议成。不然，则兵不罢。闻者无不以为真。以余观之，安知又不是义律诡计，虚张声势，以探我朝廷意旨。或义律已死，其党伪为之。计成，则得所欲，不成，不过扬帆远遁，孰到其国而问虚实耶？伊国果财富兵强，七月初九日陷厦门，廿一日何遽自退出，即定海、虎门，皆官坐失事机，非真中国兵力难与决胜也。如各官并能认真为国出力，以无数兵民，与二三千夷人角力而有不胜者，吾不信也。自上年六月后，英夷骚扰，余所见抄传邸报，不过二十余番，其间各官忠佞，夷人虚夸情形，已得十之八九。盖凡事不可徒执己见，亦不可轻信人言。大舜好问察言，斯成大智；魏征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之说，为人君者当取法乎。记日同前

六月初八日，黄河水盛涨，至十六日，水绕河南省垣，城不倾者，只有数版。城内外被水淹毙者，不知凡几。巡抚牛鉴具疏吁天，代民请命，有愿身受罚之语。十七日酉刻后，水势稍杀。

七月望后，督院颜^①续奏云：初十日，厦门前面近海口岸，被逆夷占去其中后两路百卅余乡。现招募义勇，联络团练，带领之人给以军功顶戴，或按其出身应得职衔，刻下已得五千余人。兴泉永道刘□□委员于马巷一带团练，得义勇一万数千余人。又云：伏念时机方紧，费用之繁，非平时可比，请即敕部筹拨银三百万两，迅解来

① 颜伯焘，闽浙总督。

闽,以应军需。又云:金门镇江继芸逐贼落水身亡。

又探得厦门尚有夷舡五只,仍泊于鼓浪屿,又在彼处起造夷楼。该头目不准夷鬼渡厦交易生理。更有声称:广东曾取银六百万两,厦门岂不值三百万两,必须听候大宪回信,准给银两,方肯尽退等语。此段邸报录在颠折后。

裕钦差奏云:八月初六七八九等日,逆舡连樁而来,在象山、定海、镇海三县洋面停泊,约计共四十余只。又云:查逆夷于占据厦门后,即起旋北来,先在盛岙、石浦等处滋扰,登时击退。

按邸报,粤省夷舡忽然起旋来闽、来浙,其中不无可疑,安知非各大臣在粤督师者贿之使去乎?军政真不堪问矣。

附节录驻省大臣关会文。前接镇海营县禀报:逆夷在镇海港舡只,全数驶往定海,而定海自[八月]十五日以后,绝无文报到省,正深盼虑。兹于二十日夜刻,连接镇海提镇道府函禀,均称逆夷自十三日至十六日,叠次攻打定海新筑土城,俱未得手,且被定海镇葛①击毁火轮舡一只。逆夷于十四日由陆路晓峰岭□□②经寿春镇王③带领寿春兵奋勇拒敌,相持四日,杀逆无算。至十七日,该逆仍更番递进,寿春兵所余无几,王镇军伤重殉节,晓峰岭为该逆所夺。由岭转攻竹山门,处州镇郑④阵亡,葛镇军与署定海县舒丞等,势孤不支,亦先后殉节。八月二十七日阅录。

署定海县舒丞,名恭绶,殉节系是讹传。八月后记

附邸报九月初三日,温镇接准总理军需局务司道咨开:军需局

① 葛云飞

② 虫蛀两字,据残馀字迹推测,可能是“而下”。

③ 王锡朋

④ 郑国鸿。

案呈：道光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申刻，据宁波府禀称：窃卑府于本月二十五日，在鄞所辖之梅墟地方办理防工，闻得镇海之蛟门内，有夷舡三十余只，游弋停泊。正拟具报间，即于二十六日午刻，骤闻夷舡已由招宝山口开炮闯入，钦差大臣裕，亲督官兵在城督阵，无如夷火猛烈，难以阻挡，随即殉难。当被百姓救护出城，径送卑府署中，现在昏迷不醒。第镇海业已失守，急应招集散兵，设法防剿。除即禀明提、道宪妥速办理外，仰即迅赐转请，调拨锐兵，来宁救护等情。九月初五日录

旧五月下旬，粤省林制军则徐、怡抚军良飞咨浙抚移文，已有英夷窥伺舟山之语，不得谓言之不早。

观殉节多汉员，足见满员不如汉员之出力效忠。

督兵事，历观各大员章奏，俱云调遣布置都已妥当严密。及至失事，虽自请交部议处，而满纸都是掩著之语，不知悞国终至自悞也。至给发告示，历数夷贼罪款，虽非诬讠，而致其游弋滋扰者，谁之罪歟？有专闾之寄者，不知返躬自责，令人欲哭欲笑。乃近来各大吏意欲靠乡勇为力，又谁知带领乡勇者皆土豪，安保其不借端生事，即幸而外寇平定，彼则自谓有功，又将何以饱其欲乎？国家不自此多故哉！^①

乡勇固可为助，但不可无良法弹压之。前嘉庆十八年山东金乡县知县吴增破教匪用保甲法，兼自定令十条，半月得成大功。事详《靖逆记》第二卷。

夷人敢于在内地滋扰，绝无忌惮，疑有人从中为内应，而奸民又从而导之。旧岁即有民谣：“若要平英夷，须斩穆、琦、伊”之语，

^① 作者在此条夹缝中用小字补写：“己酉粤西乱后，各处官募乡勇，比贼尤甚。戊午九月记。”“比贼尤甚”四字旁边用红笔加△。

谅非无因。查穆彰阿、琦善系大学士，伊里布系协办大学士，荣宠何如？托任何如？

九月初四日，在后宕访刘四丽水籍庠生。时伊自处郡应试归。言八月定海之陷，处州镇葛公云飞^①带领之兵，计九百四十名，阵亡者不及三分之一，余悉逃归。初，九百四十名之中，一半拨守汛地，守汛者多预为脱逃计，则他处调防者可知。港口多三板舡以渡逃者，每人舡钱千文，无钱则脱衣以抵。已经上舡者，夷兵亦纵之不追。城陷之后，不杀居民，惟官吏则搜比殆尽。有武弁李姓者，有胆力，技亦过人，处镇麾下员也。主官阵亡之后，犹手刃夷兵十余，力疲殉节。十七日雨，兵皆裹草临阵。处郡得报早于温，当闻定海失守时，调防兵丁之家，哭声不绝，后渐有逃回者，方悉其实。谓夷兵多用软薄铜片如皮者裹颈首，身穿皮甲，刀亦难入，足皮厚如钉鞣底，履尖物不怕。所用鸟枪，不用火草。一枪又藏有轻利匕首并弯钩，一物三用，下药又便。舡上左右各驾大炮十位，开放法甚巧便，一面开毕，掉舡接开，接开毕，那面下药又可以接开，无红透不可近手之患，巧妙非常。凡此皆刘四得之逃回兵丁说者。兵皆深咎宁郡与镇海官兵不赴援，致使势孤莫支。言及此，声泪激越，不赴援一著，鄙见早已虑及，可惜。

刘四又谓：传闻定海阵亡三镇军尸，彼处有充义勇头目者四人，收而献之夷酋，已得赏矣。后闻镇海裕钦差出示，悬赏格求尸，四人又向逆夷以计取回，转献军门，各赏银数百两，给以现任千总职衔，及事觉，则已悔无及矣。论者谓四人以三镇军尸为奇货之居，闻之令人发指。

刘四于嘉庆间，当台湾陈豹作乱，提督许松年革职之时，侍其

^① 当是郑国鸿。作者误记。

尊人某赴台湾城守任。得悉彼地风俗。谓闽、粤素多械斗，陈豹之变，只为一小豕起衅，遂成大乱。又谓松年性躁，入台时，迎接兵放炮失仪，当路杖其主官。又处所属文员多无礼，后卒为某进士出身之知县所中，可为炯鉴。九月初六日记

世平则富贵者多乐，世乱则贫贱者少忧。八月间，逆夷攻陷鄞县、镇海、定海三处，百姓被害者不少，而富室之劫为尤苦。闻慈谿胡聿修说，记之。九月初七日

自八月下旬，因夷匪在宁滋扰，闻报后讹言纷纷，一时一样，一人一番，无识者多为所摇，郡城、县城迁避者络绎不绝。甚有指定交战日期，七月间谓八月初一或初十。余已识破系小人思乱者倡言。九月初，又谓非十三日则十五，余亦料其必无也。何以知之，盖近来夷舡多大帮衔接而行，如果有夷书到官，必由舡递，既无舡来，夷人断不敢由陆驰走。且厦门起旋后，由南而北，所望甚奢，必不另作转计，自北而南。愚见如此，记之以验明否。但两年来夷人敢于在内地滋事，其初由于粤某钦差纵之之故，而定海之再陷，由于在宁[波]大臣不赴援。以天子视之，天下犹一家，而官某地者，乃但拘于目前一隅之见，见夷贼不来，即为天幸，大非一视同仁之意，吾不能不为之深虑也。九月初十日记

十月望前，有琉球国船到温，有四人在东山族弟家借白杵米。其俗，发糶中顶，留四际作髻。

本冬，番薯多坏烂，薯种千钱百斤。冬月少晴多雨 早谷多蛀，□
□异事。

《过来语》第六册

壬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

正月十六日午后，同醇儿、顺朴、世初到云顶山借房读书。廿

六日晨，雇阿潘挑行李到云顶山，午后携醇儿上山。

旧冬，上玛林某仗邑尊梁公势，托筑堡保护江村名，强行派捐，虽贫户，每亩勒派出钱五百文，旁及邻村及远地田主。旧冬十二月十二日，强行占田，挥党插旂定界，随插随筑，不容田主申诉，种植蹂躏不堪。余被占地十弓，不服，但亦无法。二月朔日记

逆夷占据定海后，转攻宁〔波〕郡。钦差靖逆将军奕经退保嘉兴。在二月初四日。

六月初二日，现在内地自英夷入寇后，到处震惊，甚有内贼乘势劫掠。春夏间，乐清、玉环各近海地方，多有被害者。

本年夏，东山吴翁万全贩货赴宁〔波〕，在洋中与各处商人避贼停某岙半月，共四十余艘。计无所出，不得已向英夷舡上投递呈词乞援。夷酋拨大舡二只，小舡十只，拥送至宁波。不仗官兵仗逆夷，真事之反常者。六月二十日灯下记

闻皇上侄扬威将军奕经在苏。廿一年到江南，选妓征歌，无所顾惜，酒食日费千金。浙抚刘公韵珂刚正不阿，视国事如家事，事多掣肘，抑郁伤心，至于呕血，屡疏告病乞休。时事如此，可胜悼哉。九月廿二日记

十一月十九廿日，有湖北黄州黄梅县人，什百成群，来瑞乞食，民间传言彼等能以邪术取人财物。

《过来语》第七册

癸卯〔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

英夷滋扰，皇上以奕山为靖逆将军，奕经为扬威将军，出征逆贼。二人兄弟也，皆上侄。宁波人士嘲之云：“威不扬，逆不靖，两将军难兄难弟；海未定，波未宁，一巡抚忧国忧民。”（巡抚指刘公韵珂）二月廿日记

二月间，邑令梁离任时，田粮^①银价二千二百八十〔文〕，米价三千另五十〔文〕。后渐加重。

传闻大臣林则徐、邓廷桢俱被诛。果尔，则刑罚倒置，忠奸易位，无俟上天示儆，时有白气冲天，日光摇荡之异，而国事不可为矣，可胜悼哉。三月初七日记。

上不诛扬威、靖逆二将军（二人皆上侄，身受重寄，乃溺于女色，酒食之费，日须千金，视君命若弁髦，军政若儿戏），于壬寅十二月廿四日独斩提军余步云，谓步云不援定海，罪似难辞，而遣之他往者，将军命也（时奕经驻防江浙）。事败而周纳一人，言之令人发指。三月十三日记。

步云亦非忘身赴急者，如何知之，于其赴任时逗留知之。又记

八月初八日，大风损禾。初十日，传闻谷价骤涨二百钱（千钱百斤，平秤）。是月初一至初三，共三日，潮溢海边，田园有被没者。

九里好园一亩，每年租钱二千二百文，或上季红花干三斤，否则小麦四十斤，下季番薯二百三四十斤。八月十六日记。

米价大涨。九月间，郡城内好米合四千钱一石。午前有卖，午后则无，真事之可骇者。十月初五日，蔡文荣自郡归，说如此。

十一月廿七日，有夷船三只入温州港。廿八日，其人佩刀上岸，与文武官会，状貌强悍。

本年冬，买张振彪田四亩，价四十二千，契连虚四十六千。

甲辰〔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

① 田粮，即田赋。据《瑞安县志稿·田赋》，清代田赋，分以银代税及实物缴纳二种，规定上下两忙。上忙银每两折输制钱，旋以制钱折合银元，复以银元折合漕平。是谓以银代税。下忙征收南米，谓之实物缴纳，仍折征制钱，折合银元，折合漕平。当时瑞安田赋由库书包征，每年开征前，由库书选派各都柜书征收。

正月三十日早晨，同醇儿到云顶山开馆读书。

东瓯滨海，百年前沿海村落，逼近江岸。后因浮渚添涨，岁岁有增，自西而东，得地几二十里，皆已成田。现在三十里外，潮落时，不见有水之地又十里许。更数百年后，地又当何如。沧海桑田，变迁信不可测。八月记

东瓯滨海，余所耳闻目见有难以理解者。如开垦山场，屡见有船板及长钉，长尺许者，又屡见有古瓷器、古钱及刀剑、石镞等物，岂温州境内之山（未建郡时）悉属海岛，尽在巨浸稽天之中乎？记之以俟博闻者。

中秋前，晴至九月半。十六日雨，种植得时，合郡有虫灾。七月间，谷价减而复增。九月十二日霜降，外间已有食新谷者，民贫可知。

邑令有父母之名，应有父母之情，乃借势肆毒，民不聊生，脂膏日竭，控告无门。以愚观之，当今天下大势，误国家者，县令也。时赵令景铭无政不酷，视民如仇，事事令人欲哭。而催科政急，粮价更增，又其余也。冬十一月，下乡亲征日，粮价，新银价一两二千八百，新米一石，价六千。郁翁说：“二三十年前，邑人上控后，银价一两千五百，米价一石二千外。十二月廿一日记

余在寺多暇，将历年所记《过来语》稿，手自誊抄，有时忘食。醇儿怪问，谓何如此汲汲。余以张横渠先生生平俯而读，仰而思，有得而志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语之。且余年已五十有九，深恐目力渐衰，不能细书，故汲汲如此。欲使子孙见之，知余甘苦备尝之处，得所警发。十二月补记

乙巳[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

正月二十日，到南阳缪生观光家开馆。上玛林生春雷附学，醇

几次日上馆。

皇太后七旬万寿，蠲免道光二十年以上积欠田粮。恩诏八月初二日颁，二十二日到浙，九月十七日瑞安发贴。

永邑粮价大升廿五文，新银一两二千七，新米一石五千五，库串十七文一张。附记。

甲辰恩科，瑞安入南北闈应试者，计廿八人。中式四名，文三武一，文蔡庆恒、周庆桐、北闈孙衣言^①，武谢飞熊。

《过来语》第八册

丙午[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

端午日午刻后，邑东门外吴姓被抢，白日行劫，官不能禁。时任邑事姓梁名元初六日午后，邑小东门内项姓被抢，凶焰更甚，直至初七日黎明方散。嗣是各乡村处处效尤，强胁弱，众暴寡，富民寝不贴席，甚至有十金、数十金家货，亦被无赖者逼胁，乱本既成，不知有民社之责者，作何打算。

五月初七日，梁令出示：谷千二百文百斤，米廿六文一升，造册，富户轮粟，每日大口八合，小口四合。

后，邑富户又更定价，谷千四百文百斤，米卅二文一升。不遵官示，大不合理。

四月间，邑城谷价腾至千五百文百斤，乡间稍贱，好米十四文一小升，合大升廿八文。五月初九日，下金本村人，每升减价一文。郡城米最贵，好米四十二文一升。五月半新到外地米，合卅四文一升。

^① 孙衣言，是孙锵鸣的哥哥，是晚清著名学者孙诒让的父亲。号琴西，清庚戌进士，曾任侍讲、安庆知府等职。金钱会起义时，在家帮助其弟锵鸣镇压农民起义，后任江宁布政使，以太仆寺卿内召，告假归。著有《逊学斋诗文集》、《瓯海轶闻》等。

孙藁田^{懋鸣}字克昌,道光乙未[1835年]乡试,恩科中式第六十四名,时十七岁。辛丑[1841年]会试,恩科中式第百十五名,时廿三岁。殿试中式二甲第三十四名,殊卷注瑞安学优行廩生。其兄琴西^{衣青}字克绳,道光丁酉[1837年]选拔,时廿一岁。己亥[1839年]顺天副榜,时廿三岁。甲辰(1844年)顺天中式举人,时廿八岁,殊卷注瑞安学优行增生。

本夏,东山人入海捕鱼,见有英吉利夷舡一只,停泊外海,异常高大。舡腹水仓门上面,架大炮三层,层十八位,每位相去丈余,前后头六架炮,三层,层三位,计共大炮百三十六位,桅顶上亦安炮一位。桅四围大索上,各系小炮如珠串。舡身俱用铜包钉,本地渔舡桅顶仅及其舡腹第二层安炮处。舡上桅柁等式,俱与中国异。

六月初二日,正午,天上有赤团如毬,斗许大,自南飞向北。又有一道淡红色长如虹者随后。又有一道白色如烟,追随虹后,长相等,相接飞过,其声隐隐如雌雷。二事俱配山说

天将晓时,大星俗称王星出海,只有一个。闰五月间,突有两星并出,光同,大亦相似,旧前新后,相去只尺许。至六月初旬后,新星出海渐迟,相去亦渐远。六月初七日记

挺松叔说:嘉庆十五年夏旱,栽种失时。后得雨,有于处暑后种番薯,至冬,亩园亦得晒薯干二百余斤,次年每百斤值钱二千七八百文。又云:凡大旱年辰,田稻如无虫灾,水干后,毕竟锄反田土,壅稻根株,任其自晒,雨来亦有收成,亩田竟有得谷三四百斤者。

六月初九日记

自正五月廿九日晴至六月十二日,计四十二日,十三日得雨,人人相庆。

六月十五日,子时,地震。辛未□月二十四日子时地震。补附

本夏早禾收时,穗峰以南,早禾多被虫灾,甚有通段不留一株

者，北则极好。

吾邑梁令名元，广东省城人。任邑事前后凡五六年，其始至也，亦欲为仁厚清廉之官，无如慈而不明，柔而无断，内受制于宠妾，费用无度，用军犯为内役，军犯之党行劫不治。外任幼子亲戚，交通豪猾，以致是非颠倒，善良受累。丙午秋罢职。将解任，图饱行囊，大开贿赂之门，非法行刑，惟富民是听。前此仁厚清廉之意，消灭无遗。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信然。

南陈一老农，年七十一岁。谓己少年时，见村中正月同社宴会，肴饌定例有番薯一盆，无薯，主人愿以肉抵，不许。则五六十年前，瓯郡薯少而贵，可贵。

昨夜，海安所当铺，突来数十人行劫，得长桥人相救而遁。乱世情形，闻之令人发指。有民社之责者，安不先时以弭其变。七月初二灯下记

本年七月十四日风水之灾。三港高楼^①各村，山崩水涌，漂溺人民甚多。有两家各丧十一人。又平邑十八都某村，共溺死百十七人，余不胜数。曹君光简说

闻小典下等地方，六月间再浸早谷种，插种被灾之田。八月竟得成实，但株短颗稀耳。

九月间，金阿富患痢。二三日后，其母以青桐排根煎浓汤，任其饮呷，一夜间大便大行如注，次日霍然全愈。青桐排似茶，性比茶更凉。

丁未[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

闻八都韩田高俊家，有田百余亩，结交架书^②方新荣，新荣为

① 瑞安县飞云江上游。

② 田赋征收员。

分其田粮摊入外户征收。高家只纳二三十亩之粮，狡狴极矣。

三月初一日，宋邑尊^霖，举人，县试正场。醇儿初复第廿一名，二复第二百另一名，三复第卅九名，四复第卅三名，正案第五十五名。廿三日出榜。廿四日出武童正榜，从弟配山第一。

四月初三日，徐府尊^寅，翰林庶吉士考瑞安文童正场。醇儿初复第八十名，二复第六十一名，三复第十二名，正案第十四名。

是年府试正案：永嘉文童八百四十名，乐清五百四十名，瑞安六百八十名，平阳五百八十名。

三四月，谷时价〔百斤〕千七八，余只糶千六〔文〕，薯时价〔百斤〕千六〔文〕，余只糶千二，不敢只顾自己。

去岁旱灾、虫灾，田谷少收。外间饥窘情状，难以言尽。如有司官有父母斯民之责者，不及早劝谕富户，减价交易，难保无劫掠之变。忧世之心，日甚一日。四月卅日记本晚闻南陈有卖一女，得钱八千，除开销，到手只有数百，可怜极矣。又记

明张文忠孚敬，嘉靖十年罢相归，大起第宅，小民供役日以千数，富者编使督工。温州郡守郁山公，委曲斟酌，民稍稍安。按嘉靖十年至明亡计百十三年，历国朝嘉庆十七年，不满二百九十年，余见其郡中府第与杜岙勅建寿茔，已坍塌毁坏不堪。信古人如肖相国何、李文靖公玩所见独大。七月十三日因友人谈及，追忆旧游所见记之。

观光新园田十五亩，本春二三月开垦，开垦工钱一亩九百，佃户垫札钱八百。此园系缪氏族众公卖，合价钱六千一亩，报升请照诸费在内。

八月初六日雨，廿五都外桐山崩，漂坏大屋一座，计廿七人，得生者七人。潘^隸人说

本年早晚季田谷俱大丰收，早季有亩田得谷三四百斤，并有四百余斤者。晚季亩田得谷七百余斤。

孙秀枝说：孙藁田弱冠成名，外人无不以为才不易及。而其受业师谢君兰谓伊兄弟质亦犹人，但求进之志高出群辈，每一艺成，兄弟交相评论，必求称心而后已。十月廿日夜谈后记

橄榄核灰研细，吹鼻，治流鼻涕。

治头痛异常，用生大蒜捣细，缚贴脚掌心，移时，鼻中觉有蒜气，即愈。

明矾米用清水调服，治一切痧症及诸般中毒急症，□痧症，饮之如饴。

青桐排，草名。叶似青风痴（亦草名），治无名疮毒甚佳。采叶敲软，贴疮上自愈。如求速效，再摄取其根，捣和老酒煎饮之更妙。

以上胡翁阿稿说

《过来语》第九册

戊申〔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

正月廿八日，邑后垵鲍君文煒延主讲席，其令嗣三人受业，午前开馆。

学宪赵光云南人按临瓯郡。三月初五日，考乐、瑞、泰、玉三县一州。初七日申刻出榜，醇儿取进第四名人县学，初十日合复，十四日大复。十五日午前更衣参谒，天色晴好，十六日归。

戊申瑞邑遊庠者，惟醇儿年最少，册注十七岁。

五月初旬，刘制军韵珂阅兵到温，士女艳羨。传说刘制军少习武，入营得千总，以忤上官，被杖革职，发愤读书，由拔贡荐跻一品。年六十余，善射，犹能力挽强弓。在邑行馆，与庆道台角艺，五发三中，其法重靶调。

本年三伏内不热，并有时衣夹服。

丁未〔道光二十七年〕科会试，第十一房同考官孙藁田麟鸣荐

[荐]中十二名,又拔房一名。第二十五名李鸿章安徽人,廿三岁,优贡生,殿试二甲第三十六名,钦点翰林庶吉士。第七十三名沈葆楨福建人,廿八岁,廪生,殿试□甲□□,钦点翰林庶吉士。

郡尊梁敬叔,名恭辰,福建福州人。举人,曾受业吴崧甫钟骏先生,著《劝戒录》。其尊人芷林中丞^①,壬戌进士,仕至江苏巡抚。五子,敬叔行三。敬叔守温,迎养署中。

七月望前大风雨,时正获稻,家家谷皆出芽,或炒或用盐、用灰,皆事之异闻者。糟塌不少,贫民艰苦不堪。

十六日潮鸣,十七日风起,十八日大风雨,是日,县试未复,应试者衣皆濡湿。

十八日之水,山水出,潮水入,近江村落,被灾为甚。低洼处水与墙平,漂溺不计其数。据仙港孙君汝标说:平阳坑、镇江垵、了岙、下涂四处更甚。又据鲍文浩自郡归说:永邑近江地方,尸浮如萍,某村有一家,少长八人,共系于屋梁,坐以待毙。后其屋随风、水漂搁高处,竟得无恙。又据瀚彩自郡东门归说:十八日朝夕两潮,同时接长,风雨之大,殊为少见。七月廿日记

十一月初八日,地动,在辰刻。

己酉[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

本春,薯种百斤,价五百文,木棉子一斤,卅五文,白豆一升,五十文,各极贵。

正月十三日,鲍氏开馆。

闻英吉利夷商贩卖鸦片,嘉庆末、道光初,粤东进口缸只无多,每缸装带鸦片若干箱,每箱若干块,一箱值洋银五百圆,一年进口,不及千箱。及中国吸者渐盛,贩者亦渐多。庚子内犯后,每年进口

^① 梁章钜,著有《浪迹续谈》,记温州见闻。

过二万箱，中原财力，焉得不日就销削，可慨也。三月二日记

四月中旬某日，地小动。

旧冬十一月初八日地动，时沈一峰在福建说符。

据一人自宁郡致仕归，言英夷滋事日，靖逆、扬威二将军奉旨督师来浙，驻扎苏州，带有五六百帑赏劳照身，意在招募乡勇义士，并给赏堵御有功弁兵。及见和议将成，日事宴乐，征歌选妓，日费千金。悦一美伶某，赏赐不吝，无□不应，甚至乞照身百张为居奇，其顶戴蟒服者，多出优伶之门，互相交接，势焰莫抗。后二将军罢任，其得照身衣补褂者，亦皆失所倚庇如冰山矣。黄君邦钰述

黄君又言：葛镇军云飞勇敢有识量，兼通文字，曾任瑞安参将，清俭忠勤，驭下严而有恩，士皆敬服。其出入也，不设骑从，不放炮火，只肩舆一乘，侍仆二人。或怪其太简，曰：麾下卒皆可望拜官封爵，为之上者，所当养其廉耻，安可以厮役目之。至见营中有华服者，必痛斥之曰：口粮无几，所当爱惜，即有余资，当与父母妻子共享温饱。闻者莫不感化。自享无异寒素，曰：吾为身家计犹后，为朝廷计独先。后任宁郡总兵，死于难，人皆惜之。闰四月廿九日记

本年粮价，县柜两银纳钱二千八百八十文，收书加一百。五月后又加重甚。

本年宾兴局存典出息钱八百千，除举人会试、选拔朝考川费及杂费共百千，约有七百千换银分给文武乡试各生。又邑主杨公另出钱百千，分与文举子作券资。

五月，杭城被水。廿五日，抚台吴公、总督刘公会衔发折，奏请乡试展限一月。

乡试事，向例，五月有司修整场屋，考遗士子，定于七月十五日取齐，本科展限一月因被水修理不及。六月十六日，温州府主接奉藩宪文，转行各属，瑞安县主廿五日出示。七月十四日，温州才接到准

奏上谕。五月廿五日督抚会衔奏请，七月初七日上谕到浙。

附上谕六月十八日内阁抄出

上谕：吴 奏请将乡试展期一折。本年浙江雨水过多，场屋内号舍倾圮，急难修理，所有本年浙江文闈乡试，着准展至九月。至正副考官，现已简放，着文瑞、章琼查照现展日期，候一月后起程，该部知道。钦此。

六月间，降盗补官効力之庄通，在温州海口获宁商偷漏米八百石，水手并贼十二名。商賂人洋七百，不受。申解讯办，商转賂温处道白金七千两，开释申详，共费白金二万余。胡聿修族兄某亦在案内，记之以戒贪利干法者。

七月十三日归。理醇行装，十五日子刻起程，因得展限实信，留郡六日，于廿一日上处州舡。

八月初二日，昏时，慧星见正西方。

闻六月初七日，广东义勇与英夷战，大败之。下诏褒赏，封两广总督伯爵，巡抚子爵，并赐四眼翎，异数也。八月十二日记

闻赵制府雇番舡运台湾米到杭州、宁波各被水府属救饥，一舡装米二万石，米价旋平。

孙君秀枝，自谓仙港一村计四百余家，旧岁因歉收，兼之粮银日重，村人不俟告贷请求者，只二十家。又说本年闰四月间，富室被劫颇多。八月十五日记

渔山在浙洋内，本年四月间，厦门提军同黄岩镇总戎，率兵扫除其地海盗巢穴，叠石塞其山门，不许民人耕种出入，督抚题奏永为例。八月十七日记

本年五月间，杭、嘉、湖、严、绍五府，淫雨为灾，抚台奏请量予殷户捐输，议叙品级，藩宪选员开局监纳。石米准作银三两三钱，银一两准作钱二千。八月廿日记

苏州自闰四月十七日，至五月二十日，无日不雨，大雨如注。城内妇女俱在楼作食。六月内城外村落，水尚□数尺。宁商沈一峰自吴郡归说，八月廿一日记。

八月初二三日，钱塘江潮势极猛，浪飞如山，闻扑去岸上观潮者六七人。江边民居亦有坏者，杭人谓之冤潮。八月廿五日记

沈学师丹书，湖州归安人。八月间家信来，谓水比六年又高数尺，其至感自乡入城，避难其家，家不能容，豚栅鸡棲处亦满，江南被灾尤甚。

杭、嘉、湖三郡，五月间水灾。至八月，张庆继自乍浦来杭应试，经过其地，寥落不堪，低地水仍有未退尽者。

本年早晚季田禾丰熟，收时，天信极晴好。九月廿四日记

醇儿在杭试事毕，九月十八日起身，从诸暨小路徒步归。廿九日到郡，卅日初更到家。

本科江南乡试，因水难退，上谕文闈展限两月，武闈展至下年三月。醇儿归来说，十月初记。

木芙蓉花可治一切恶疮，名铁箍散，用法预采花阴干，见有疮起，将花研细，醋调，敷上，再不揭开，涂敷三四次即愈。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八月，早谷价一千三百文，晚谷加一百，俱平秤。

道光三十年庚戌正月，京成千二，晚谷加一百，三月后下价^①。小麦旧冬二千三，本年[辛亥]千二，薯丝旧年十二月二十[日]外，千一。本年正月千二百，二月宁商被抢后，谷下价，三四月八百算，且多秤头。^②

① 谷价下降。

② 本册残破，下缺庚戌[道光三十年，1850年]、辛亥[咸丰元年，1851年]、壬子[咸丰二年，1852年]三年记录。唯有“谷价”二条，原记在第二册“灾变”之“大疫”下，今移此。

《过来语》第十册

癸丑[咸丰三年,1853年]

正月,近来四川囍匪,河南捻匪,湖南斋匪,湖北痞匪,广东艇匪皆为民害。

正月十一日,阅旧邸报,内有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一日上谕,孙锵鸣陈奏四条内,州县官不得无故调罢。依议,通谕知之。

正月廿五日,到屿头开馆。

二月十三日,孙藁田^{锵鸣}自广西学政任返,便道省亲到邑。一人荣遇,远近宣传,莫不歆羨。(孙藁田于四月初三日起程入京,转奉上谕,着其在本境团练乡勇,为防堵地。四月廿三日续记)

二月望后,上官催办钱粮。札到,限州县三日内起解,以应军饷。邑主亲叩各钱铺派办,分上次二等,上铺派银六十两,次四十二两,国用亏绌若此,闻之令人心惊。现又闻勒派富户捐助。

三月十二日,晴,访西屏,怱怱团练事。

平阳某处一石工,谓其村正月廿五日,雨黑雨,山间及沟浦中流出皆黑色,气臭如积污。又一人自福建来,谓二月廿三日,桐山^①某处,谷飞如云,居民有拾者。俱西屏述

四月廿二日,阅馆东林若衣^②三月初九日都中发寄家书。内云:现奉旨用“户部官票”新例,民间交官及投税课等项,定为银八票二核收。票刻“户部官票”字样,三月自京师行起。五月间信来,又云:卒不能行。

现在福建民乱,名双刀会,一说名尖刀会。胁从者,各分一利

① 今福建省福鼎县。

② 林若衣,名用光,浙江瑞安人。初为句容县丞,后为祁门县令。著有《秋蓉阁诗稿》,《律例纲目》等。

刃，贫富均受其制。海寇亦多。五月三十日外，在浙江洋面夺去大战船一只，其余各船军器并兵弁衣服一物无留，兵弁赤身逃回。五月

廿九日记

五月廿七日，永嘉林干^①地方，被广东艇匪白日登岸，劫去妇女七人，入港船计十余只，闻黄岩地方蹂躏尤甚。

粤西乱后，州郡失陷。传闻在京大小官员为避乱计，请旨给假者约二千人。

馆东林若衣，四月初八日出京，因道途阻梗，五月十六日才至苏州。其家六月初二接到五月廿一日发寄平安信。信内言：现在安庆又陷，虽请旨暂以庐州为省会，居民纷纷迁避，督抚不能禁，亦不敢驻扎城内，迁居两□台地方。又言：长发贼只三四万，调集官兵十倍其数，不能抵御。又云：苏城店铺虽仍开设，而风景肖条，公馆十空八九。

现在南北多寇警，人人自危，富室更甚。每见其亲朋聚谋，甚有舍却田庐行乞外避之语。而寻常买卖交易，又必较镗铖，殊觉可笑。六月初四日午前记

六月初六日，新邑主何公名元翰，安徽人，进士，曾官吏主事。蒞任。是日，隔江唐梨地方贼渠蔡士丰，被邻村四甲人徐阿佩擒获以献，何公赏之钱三百千，各处喜色相告。士丰送到讯明后，当夜解府，十一日初更，道宪请王命即行正法，悬首[瑞安]飞云渡头，蔡党遂散。

六月初七日，项仲圭说：城中晚谷价，一千五百五十文百斤，京成少一百。余村轮柴米，价只合一千一百五十，比城中少三四百钱。

^① 今温州市灵瓏岛。

余在馆，自六月十八日起，大风雨昼夜不停者已八日。馆房暗湿无可遣闷，只静坐观顾宁人《日知录》及杭州曹氏《崇庆录》二书，以消长日。因思如此水灾，屿头素称富庶，一村约三百余户，际此水满及扉，中间柴米不绝之家，不上十户。自念不才，尚得安坐观书，饮食以时，是一信天翁也，一笑。六月廿五日未刻因雨飘湿移坐西窗记此

六月十八日大雨，夜风起，自是昼夜风雨无停，直至三十日才晴。时收获早禾未及半，平地一望如海，水灾之大，无有甚于此者。江乡二十三日水最满，湖乡二十五日最满，有差异，而被患则同。

六月十六日晚，雨。十七日晚，雨连夜，潮溢。十八日，大雨，潮又溢，更大。午后大风起，直至廿五日，风雨昼夜无停。廿六廿七日，风息，而雨犹未息。廿八日午前大雨。廿九日早雨，旋霁，午后又大雨。卅日晴。

五月望后至六月望，少雨。廿六七日雨得时，民心欢悦。及至风水为灾，人人怨嗟。半月之间，转乐为忧，天道之不可测如此，人其不修省以回天变哉。

风水为灾，各处多坐饿待毙之人。六月廿六七两日，馆东林若衣家施粥，其伯父西屏亦施粥二三日。

处处水满过膝，更有低地几及屋檐，驾舟作食，与鸡犬同栖，苦不堪言。

大风雨时，郡东门、邑南门两处居民，见江中浮尸及屋舍顺流入海者，不知凡几，并有在楼中号呼而过，岸上人无法拯救。

仙港^①有过客八九十人，悉系佣工求食贫民，无处投宿，坐饿路亭将死。一某氏寡妇，施粥活之，送归。功德不少。

^① 今瑞安仙降。

当大风时，吴桥有米缸适泊其地，村人群向商人估价就粜，一村获济。

大风水时，郡城低地水有及项者，无米可买，凡可充饥之物，一切都尽。小民之家有四五日不举火者。永邑葵溪有一村落，因山崩水涌，漂压死一百五十余人，有一家五十四口，得生者只五人。

林家佣人自郡归来说

水灾后，阖郡告饥，或拾鳧苳、芦菔，或采山野各草，凡可充饥者，搜取殆尽。草有绵菜者，味最佳，但不能必得。至若调糠作羹，十居六七，良可慨也。

温郡遭此风水之灾，种植生息失者十之七八，滨海荡地，丝毫无收。民心惶惶，几难安枕。七月三日记

六月初，新谷千一百钱百斤，七月，价长三四百。

六月初一日，孙琴西衣言自京寄东人若衣书，言河南告警，京师戒严。上命蒙古兵驻热河，察哈尔兵驻南苑。又自谓现沐实录馆协修。七月五日补记

永嘉蒲州陡门，出水最大，两邑攸关。其埭本极坚固，相传有神主之，自被六月大风水冲决，自永至瑞七十里各河水驟干涸。七月初几至舟不能行。人谓埭若不圯，民将为鱼。而圯又损及高田，如人之功过相半，信乎造物之难为天矣。（冬，备埭才筑就，而旧埭以费巨尚未兴工。至甲寅春，外埭亦筑就，稍移内，离旧址数武）。

七月十六日，又大风，十七日又潮溢，田园重伤。

人心不古，贫凌富，众暴寡，胁制之风到处皆然。有谷之家，眠不贴席，耳所闻者，无一可喜情事。岂天有意降灾，抑国运盛衰倚伏，数实使然欤。

早季只收租谷七百余斤，食尚不足，村人又劝余轮坐，每次糶米二日。阿锡、阿鉴、阿镜有好谷（时谷因雨水多芽），不肯通融。阿

钰欠钱，亦不肯以谷抵偿。七月廿七八，面嘱金川兄弟及金寿、阿卿钱，觅好谷，各无实心相助之意。阿卿、金寿二人出头禁谷出村，禁后，减定米价，又私授意有谷之家，从中受贿开脱，狡猾极矣。余面向村人约，九月尽，愿给米钱一日，大丁一升钱，小丁五合钱，众人皆悦，惟阿卿、金寿谓无颜领受，后余勉果一次。八月初一日记

禁谷为谷少也，既听漏谷，问禁谷何意？则出头禁谷人，借此为名，自为纳贿地，其意显然见矣，可恶殊甚。且硬减米价，米贱谷贵，弊竇日多，禁漏适以导漏，救贫转以困贫也。又记

吴桥吴翁迪耀，善士也。四世同堂，不骄不刻。而际此凶岁，力不能遂贫邻之求，转受胁制，常作避地想，则世变可知矣。又记

八月初二日，昏日，彗星见正西方。

近来广东洋匪，党英夷在滨海州县滋事，每舡奉数夷人为主，为挟制计。四月间，在永嘉林干地方，索洋银一千而去。又在黄岩地方其地离郡七十里焚劫，官不能制。八月初旬，在蒲州地方行劫，居民奔诉镇军，镇军委都阉带兵三百剿办。官兵见贼逃散，都阉被执，以洋银千二百圆赎归，国体大坏。

儒者著书，所以卫道也。或正古书之谬误，或记朝廷之掌故，或论时事之得失，用春秋法，持论一出于公平正大，不矜才，不夸多，不纠□，使览者一目了然，默有感会，方可以列于作者之林而无愧。又若无关世道人心之事，尽可置之不论，如必自矜才具，多端引证，哓哓不已，适令人生厌。八月廿日看某书记此

余年近七十，不耐劳动，自辛亥岁馆于屿头林观察^①第，已经三载。院宇幽静华洁，供应又极丰腴，一师一弟，馆务稀少，与老人恰相宜。因念际此荒歉，乡人不能自存，挈妻子行乞四方，风餐雨

① 作者馆东林若衣的祖父林培厚，字敏斋，清嘉庆十三年进士，曾任湖北粮储道等职。

宿，苦不胜言，而余借稽古之力，不至饥飧。古人云：“硯田无恶岁”，予何幸焉。八月廿一日晴窗记

八月邑城米价，好米四十文一升，次卅八、卅六，上白晚米五十四文一升。余村中派粟米价，定议十六文一小升，其买卖交易，二十文一小升，与城间价同。然村人所议不公，其弊必有杂米而交易以取便宜者。

定制：量田弓，长六尺，鲁班尺，一弓十分，分长六寸，地横直各十五弓，计一亩强些。

现在馆东林若衣家，与对门蔡观礼争三四分地，相持不下。据弓手^①说：曲实在蔡，蔡二子^②贡生、廩生，挟势歪赖，不肯退还侵占，若衣只得忍耐了局。余从旁细询根由，系是若衣父因旧恨故意买此数分地，从中作梗，主意大错，致使儿辈受气，记之以为好胜者戒。此事如林家有有志读书子弟可继敏斋太史步武，蔡家断不敢与抗。

馆东林若衣，安徽候补县丞。前月告假回里省母。安徽失守之后，官事倥偬，而若衣适放其地，亲戚无不为之愁虑。若衣虽志在功名，母老子幼，家事又多未料理，必有进退两难心事。八月下旬，余见其迫于销假，为与蔡姓争地未清，废寝忘餐，形神消沮，直不如逍遥自在蓬户中者。可见乐在心，实不在境。八月廿五日记

余家幸蒙天佑，少长成吉，衣食饶足，度德量才实为过分。有时念及时事，如兵戈、水火、疾病、讼狱，罹其患者，不知凡几。试列言之：一、南北失守州县，民遭涂炭，大家世族，身家莫保。二、到处土匪劫掠，富室被害者比比。三、官吏贪酷，上下相庇，民屈莫伸如平阳陈某为官换税契受诬之类。四、饥民流离，妻子死亡莫测。五、讼狱纷纷，

① 丈量田地人员。

② 即蔡华、蔡岑两兄弟，后参加金钱会起义。

理不胜理,而又无留心民瘼之官,恶人放胆。六、贪人牟利,谷价日昂,致使村村设禁,米不流通,贫者益困。七、旧冬痘疫传染,邑人因之斫祀者不少。八、文武官不尽厥职,海匪胆张,谋生路狭如夷匪索渔户私税,文武官不理不禁。九、人家不肖子弟,好讼生事,转受刑辱,败其家声如张某父子兄弟。十、贪人因讼丧身,子孙不得伸雪如黄某毙于押中,祸并及其弟。十一、各村无赖之徒,纠党横行,以强胁弱,以贫制富,害不胜言。十二、山崩土陷,压死民人,大风大水,民遭漂没。凡此等类,更是难数。而余一门,俱得平安无事,岂非大幸。八月二十六日午刻记于屿头馆中

八月廿七日午后,东人若衣起程赴安徽。时晴热。

八月下旬,永邑下岙地方,一小康户被劫。时村人正在外巡守山薯,闻声持械捕逐,中炮死者八人,又生擒二人。一系其家延之教技拳师,通贼为内应。小人不可与作缘,信然。后又闻一被劫家如是,可见用人之难。

近来劫案自得黄抚军援律格杀勿论告示后,即有杀贼多名,报官皆置不问,劫风由是小熄。可见为民除害,不可不严。

自六月大水后,民心惶惶,有田无谷之家,减价求售,以济目前之急。上年廿余千一亩荡地田园,本秋只值七千,买主又扣垫札钱五百文,中钱二百五十文,卖主只得实钱六千二百五十文,契连虚注价七千七百文,断定六年外赎。札注明年上季交上手租钱五百文,下季交上手租钱一千文,贫苦人民吃苦何如。十月初记

十月初五日,到邑访[项]几山^①,贷钱卅千文,买谷备邻右粢米。票注甲寅十月廿五日,交钱卅三千文。(已偿)

本年风水之灾,自昔未有,荡地田园,毫无收成。民田种京成

^① 项傅霖,字叔雨,号几山,浙江瑞安人,道光壬午举人。是当时有些名气的学者,与梅曾亮、邵懿辰、钱泰吉等交往密切,晚任富阳教谕,著有《几山笔记》等书。

者，犹得六七分，种晚稻及糯者，收成无几，甚至颗粒无收。若加本补栽之田，尚有半体。余九月廿九日，自沙渚步行归，见有早禾稻孙，成实与晚禾同熟。人云亩田可得谷数十斤，亦事所未闻也。荡地补栽番薯，亩园可得千斤、数百斤不等。至于山园之薯，深僻不被风之处，收成如常。通盘计算，晚季收成，只得三分之一。余日日目覩贫民妇女行乞状，每为之心恻，而力不能助，方寸间时觉歉然，只随便小小施予，少尽此心。十月下旬记

十月半谷价，一千七百文百斤。六月大水后，早谷价千五百文，涨至千八。后商米到，价渐减二三百。

十月十七日，郡东门外有广艇廿余只泊内江，居民纷纷逃避。十八日官兵剿贼乃退。又林干地方，被艇匪焚掠，村人冒死御之而退。十一月初二日，贼又到东门，旋退。

馆东十一月十三日接到若衣家信，内云：向大帅营内，一月约需银八万两。杭城十门，每门派守义勇百廿名，每人日给口粮钱百文，委员一名，生员四名，每名月给薪水银八两，十门一月约共需银四五千两。

东人若衣十一月初七日自杭赴徽，发寄家书，言现在安徽巡抚江忠源，旧岁由知县升起。又言徽俗俭朴，衣不尚华绮，食早晚皆粥。又言庐州、舒城现失守，督理团练之吕贤基殉节。十一月廿四日记

现在劫贼放胆横行。十二月初三夜，飞云江内，一娶妇舡被劫。又后宕蔡作基家被劫。又湖乡航舡行至岩下湖口被劫。一夜之间，三处有贼，世风竟至如此。自航舡被劫后，大小舡多不敢夜行。

十二月十二日，瑞安协库中，失饷银一桶五百两。此案查是东门外本营兵丁薛姓者窃去，均执刑讯，坚不吐实，尚未结案。

八水、中埭二村，因九月间邑主何公上大罗山捕贼，为贼围去。

一二村人见事关巨案，率众夺回，且缚贼五名以献，贼党恨之。十二月半，贼伙二三百人欲行焚劫，幸二村预备刀炮，力御得免。

十二月某日，郡东门外一店被劫，获贼一名送官，即行正法，盖遵抚宪札办理也。是月镇军每夜率属巡行二次，民心稍定。二十日听涵彩说

本冬天气，暖如二三月。时遇阴雨，郡城乞人多至饿死，在在有见。亦涵彩说

十二月十七日，解馆屿头。早起，见盆中水仙始放一花，一似赶紧送行，真令人有依依难舍之意。廿一日追记

《过来语》第十一册

甲寅[咸丰四年，1854年]

元日，天气和暖，率子弟到神庙诣香，归拜祖□□□，互相祝贺新年。灯下与妻子说邻里贫苦情事，可以惕昏傲□。正月初二日记

旧冬，京师告警，居民及商旅逃避者无数。永邑柑商王显用于十月十九日舍货脱归，十二月初八日到家，述其情形犹有余悸。初三，文松说。

正月十五日，沙渚开馆，晴好。午，东家延饮。受业者三人，一七岁，一十三岁，一十六岁。

自冬以来，狱中囚多冻饿死。饥民丁多不能养者，弃孩路旁，以生辰八字书置其怀，望人收育。正月十六日林丙金说

古人保甲法，非独可以弭乱，凶岁放赈，亦易稽核。旧岁，宁波鄞县诸好义绅士，捐钱运米赈济，每日大口三合，小口一合半。开局日，城乡饥民纷纷聚集，当场践死四五十人。土棍将死尸舁至司事家，肆行讹诈，不得已，每尸给钱十千，乃散。是好义而转召祸也，故非预造册籍不可。蔡宁文目睹其事，因其言记之，正月廿三日灯下。

大罗山地介永、瑞，鸾远深广，又多岩洞，素为贼藪。近年因粤匪作乱，奸徒乘变生心，招引党类，肆行劫掠。加之风水为灾，游手饥民，不呼自至。旧冬十一月间，聚集几二百人。本春正月，贼立寨山顶，派党巡视，夜则鸣炮，支更击柝。望后，山中居民闻官兵将至，恐被波累，纷纷搬运食物，为退避计，又被贼要夺。各村乃率丁壮力斗，贼知不容于山民，力又不敌，各散去。有二贼收拾寨中遗物，尚留在山。廿四日被官兵搜获，余党悉静。传闻邑主何公此次捕贼之兵，皆孙菓田村中乡勇，共二百名，盖助官兵除乱者。二月初四日仙岩周生毓芹说

现在十室九空，朝廷又下捐输诏。州县承上官意旨，只图取媚，不顾大体，时谓之勒捐，闻者惊骇。黄抚军宗汉严札州县，着依限照数，令各殷户赶紧捐纳，否则动用大签，拘提如重犯。岁既大荒，钱无所出，而大逼勒如此，吾恐民力困而国脉自此不振矣。二月十三日记（邑主何公用吴某为谋主，又下乡向各殷户勒借，六月一日到一都，数日之间，远近惊扰，六月八日记）

二月多雨，中间晴暖只七八日，谷价日增。

二月半，邑城米价，上好白米，一石价五千六百，丑米少一千。乡间米价贵贱不一。有顽徒百端胁制，私定米价派粟，甚有无谷应派，购之别村，受亏小半者。此风殊堪痛恨。余家少谷，邻里共知，亦无敢于胁制私派，无勉强应付之处。余村米价廿文一小升，较之邑城，一大升少钱十文。谷百斤价二千四五百，番薯丝百斤价三千。

现在疫气到处传染，大荒之岁，加以疾病，死丧累累。饿殍处处有之，亦日日有之，据行乞一妇人言，死者无人殓，任犬噬食，朝见全尸，夕止半体，可哀孰甚。三月十七日灯下记

军兴后，到处缺钱。新例，铸当十、当百钱。当十者重四钱，当百者重四两。传说铜少铅多，滥恶不便使用，随有依样私铸之弊。

四月初七日记

本年三月杪，商米来温，价不甚昂，石米四千五百文，人心以定。甲寅四月初十日 晷时记

现在食物四集，郡邑米价，一石减钱八九百文。四月廿四日记

五月朔日辰刻，日食。

五月初七日，为阿铭家会钱事到东山，转自东山到邑。传闻山东州郡多失陷，南北道梗，海运亦断，贼放伪官，下令蓄发。

本春一都地方，有一种麦名红麦，正月间便黄熟可食。内子在舟中目击之。五月十二日记

六月十日夜，在馆乘凉。东人舅氏邹瑞南，因邑主下乡勒借，远近富室惊心，际此歉岁，新谷未登，十家九匮，而县官所为若此，慨然曰：现在世界只吃用了得最好。此言极合目前情形。

六月十六日，邑主何到三都借劝捐军需勒借，旋奉郡尊严札禁止。去后仍忿忿，欲泄其气，为民父母之谓何？闻者欲笑。

早禾南北俱丰，新谷价大量秤百斤一千五百文。自七月得雨后，渐渐减缩，耐谷百斤除秤头只合九百价，米十四文一小升。七月初十日记

大荒之后，鸡豚绝少，猪肉贵一倍，五更不闻鸡声。

上半年瘟疫流行，近海村落为甚。钱桥、梅头二村，各失丁二千，上戴一村百七十丁，失去一百；鲍田、海安，失皆不少。七月十一日记

温郡自旧秋水灾后，瘟疫流行，愚民惑于沾染之说，骨肉不相顾，枕藉以死者，在在有之。闻之鼻酸，言之心痛。

七月下旬，温镇舟师出洋，为贼夺去战船二只。其一，通船兵弁赤身放回。内有千总某，瑞安人，向乡村乞衣，与之蓆袋，穿孔作裤而归。可笑可怒。其一尚无音耗。

闻镇江官兵与贼战，大败，被杀几半。上海亦闻失守。现调闽省兵二千七百名赴杭屯御，闰七月初二日，头班过瑞。

何邑主因六月借劝捐名，下乡勒借解急。被一都姜姓人稟府请示，捐项交归何处，府批不许挪移，不遂其私。七月县试各场前列十名，湖乡士无一得与，迁怒贰过，乃至于此。

何邑主旧岁六月由进士筮仕来瑞，下车日，悬自誓告示于宅门，主意甚正。无何颂声甫起，谤议沸腾，何脚跟不定如是？岂为贫而仕，有志不逮欤？想是未读《名臣言行录》、《从政遗规》等书。闰七月十一日曠时记

闰七月，台州大水，漂没数十里。

七月十一日，福建桐山大风水，漂没村庐。陈川孙之子莫坤自闽来说，八月十日记。

道路传言，奉旨铸铁钱，行钞法，闻者心骇。

八月初，黄抚台出示谕百姓。谓贼来，鸣锣率领出力抵御扑杀。谓贼只怕百姓。满纸无一兵字，见之欲哭欲笑。廿日记于沙溪馆中

新晚谷价，一千二百文百斤。八月廿六日见人买到。

自旧岁郡邑奉黄抚军劝富室捐输以助军饷札，各处骚扰。温郡旧岁被水，大荒，富室租入不敷使用，甚有钱粮全赔者，而官吏逼勒不少贷，甚见支绌。余所见如沙溪馆东五房，独其长房以田少获免得安。乃知“富贵之畏人，不如贫贱之肆志”一语为不虚也。八月廿七日记

八月廿八日早，为东人因捐输事被邑主押追，到邑探信。

记姜、陈二姓捐输事 咸丰四年

(记勒捐勒借之弊)

现在大吏札属劝捐军需一事，初意在劝，而其势渐至于勒。一

至于勒，弊外有弊，弊中又各有弊，害难言尽。何以言之，瑞邑主其事者为孙编修^①，领局者为沈教谕^{丹书}，分任劝捐局绅，为胡棣甫、许岳甫。许鲜出面，外务一任于胡。邑令何公^{名元}本不与其事，而局中收款给照，又必须关会移详，是四五人者，皆捐局中人也。本无彼此分别，理应同心凭公办理，以佐军需。谁知局中人各自庇其亲戚知好，弊端一开，通邑富室迭相效尤，避重就轻。有捐定转填他人名下，少加帮贴，便可出脱。从此局中人从中规利，各立门户，互相倾轧，而软弱富户，隐受其笼络而不自知矣。如一都白门姜景林，三都沙渚陈希曾、希成二富户，孙^①以捐票不交。付邑主催缴，邑主正地丁缺解，借端于六月初一日下乡，私带局外势衿，向有田之家，无论已捐未捐，持知县名片传知，再用官印印票勒借钱文。下而胥吏地保土豪，交结夤缘，托官势暗中讹诈，十亩廿亩人家亦被胁取。剥下媚上，瘠人自肥，所闻所见，理法全无，国事如此，国脉不问可知。姜姓当邑主下乡时，有捐有借，捐则官可挪移解急，借则民难届期取还。既于公事不合，后姜见沈教谕出示，捐款不许分文挪移，印票交易，又是私例，因向郡尊稟请捐款应交何处，词语直截，但不叙明捐票借票，自留弊窦，致使捐款已向公局交清后，县主有忿未泄，所借又成画饼，印票既落人之手，难以收回。八月廿五日，差干役十三人，借姜姓族中陈粮硬加包揽抗欠罪名，到其家大加滋扰。姜无奈托友人吴一勤赴邑兑票料理，费钱七八千。及票既兑交，县主见姜无上控名目，廿七日又添差六名，计共十九人，再到其家索诈，吴一勤见姜无所把持，生心反噬，暗申差逼姜一同到邑料理。姜不知托任非人，到邑，吴忱以危言，谓非四五百金，祸不可解，弄姜如小儿，炙手可热。三十日早晨，姜之姐夫陈

① 孙燁鸣。

希成闻之，挽捐局中胡棣甫探听衙门实信，一挥而奸党四散，姜乃得归。然经吴一勤手已费钱二十千矣。

陈姓本四房合捐。三月间，其第三房名希曾者，曾向孙编修辨鸣认捐百九十二千，已经出票订期交局。希曾好用心计，希图短交，延迟二三月，只交钱一百廿八千。孙心恶之，因将其原票并姜票付邑主催交。邑主六月下乡，饬传希曾、希成，押令捐钱一千贯，加之带去势衿，曲加媒孽，二人力不能御，胆识又小，希曾因亲出票钱四百八十千，希成出票钱三百廿八千，合前票百九十二千，共一千千。此事在邑主一旦加捐数倍，似乎出力办公，在陈姓既已立票，无可推辞。只因年荒缺乏，勉强措交公局四百八十千，而希成之票与三月间希曾百九十二千之票，一文未交，即希曾四百八十(千)之票，钱虽交则票尚未发还。孙又将三票转交邑主催收，邑主早知姜家之事，系希成兄弟主张，内怀忿恨。希曾又自以己票已交，不管弟票。八月二十外，邑主饬差催取三票之钱，传单只注收过百廿八千，其余俱未交缴，着令火速齐交。廿七日，希成接胡姓信，赴邑料理，被差监押，胡姓人为之稟官开释，费钱六十千，谢胡姓礼在外。当希成到邑时，吴一勤阴申差拦截，意以姜姓之事，是伊主张，稟官收押主张之人，则姜姓无靠，可以饱噬。噫！交不择人，平地忽成陷穽，可畏哉。陈家事虽得捐局中胡姓人为之排解，而三票俱未收回，尚非彻底清楚。欲取三票，未免别费。捐局中诸人同是办公，而各怀私利，互相倾轧，不顾捐户利害，致使道路传闻，人心瓦解。余寒士也，杞人忧天，曷禁耿耿。九月初三日记

际此岁饥、钱荒，各家捐项，取之田中者，十不得二三，多从借贷、典卖而得。又记

九月，郡大南门外失火，延烧数百家。

吕公车，明湖广监造，高踰于城，故所攻多克。粤西反贼习用

其法。当桂林省城被围时，贼用此昼夜急攻，赖巡抚誓死固守，城得不陷。贼造舟三百号，各红粉船，聚所掠妇女其中，凡攻城邑得胜仗，查出力之兵分数等别择赏配，故人多效力。桂林被围时，官专保城池，城外民房店舖任贼焚毁，凡三昼夜，涂炭极矣。缪生观光述其襟襟孙菓田说如此

八月下旬，有广东艇匪入温州内港。闻状元桥、蒲州一带近江村落，民人纷纷逃避，文武官无一实心为民，先事预防，故敢于为非，如入无人之境。艇匪皆党英夷而为之向导，起事多年，兹因国事孔亟，兵弱粮匱，种种拮据，温郡僻处东南，素无储积，文武官因循玩愒，视郡邑如传舍，得一日无事，即一日欣幸，贿赂议和，国体大失。艇匪深悉底理，所求如探囊取物，全不费力，故肆无顾忌如此。艇匪统领郭进，副统领梁林。九月初八日记

九月初九日，[广艇]又驶入温郡内港，停泊东门外，一切作为，令人毗裂。十六日，转自郡驶入瑞安内港，停泊飞云江。城外居民纷纷迁避，即东山亦然。十月十三日，又驶入郡内港，十四早晨，城内放大炮轰击，艇闻少退。东门外店铺民房被贼炮延烧数十家，哭声震地。当镇道传令开炮，资福山炮裂，烧死城上观者六人，被伤四人。闻艇匪避炮入水死者亦不少。十五日，馆东自郡归说如此。十一月十八日，又驶入瑞安内港，官兵击之。现在财尽民穷已极，有司官只顾自己身家，对民人毫不加恤，故每多铤而走险者。闻江村无籍之徒，有潜入匪艇为之执事，国事不可为矣。

现在晚谷价比四五月减三分之二。十月初，好焦谷只合七百五十文百斤。谷价如此骤减，宜贫民易以谋生，而典当既尽，借贷无门，仍有衣不蔽体，枵腹坐饿者，十室九空，于今为极。早季后，仍有吃糠、吃番薯叶者。

到处缺钱，买卖交易悉以米，小户吃亏更多。十月十四日记新薯

丝六百文百斤。接记

前池卖盐人说：伊地田园，上年买来，一亩价廿七八千，本冬售与人，只五六千。又契断五年外听赎。富者贪刻，贫者益贫，困迫殊甚。十月十五日记

晚谷一千算，折[秤]五斤，薯只七百五算。十二月价

十二月十八日，乐清监生瞿振焕^①反，杀死县丞、乐清协。贼伙各以红布一方为号，焚劫仓库，郡城告警。（乙卯（1855年）正月，贼渠正法，旋平。）

余廿二日出门，贫民穷苦情形，所见所闻，令人心恻。近年到处缺钱，贫民无处告贷，窘迫情形，比上年大水后更甚。

十二月廿三日，喧传隔江有贼纠众行劫，三百余人将入城邑，城门未昏即闭。廿四日，通城惊惶，午后即闭，事同儿戏，可笑。

雉鸡尾，草名，取根白者，浓煎汤多饮，治痢速效。根红者逊，余亲见过。

《过来语》第十二册

乙卯[咸丰五年，1855年]

上年十月内，谷价只合七百五十钱百斤，正二月，价涨二三百。

辛亥冬、壬子春，东山从弟辈虽赎去余家祀田共九亩四分，收入钱百廿四千，合价十三千一亩，轮收租谷全 额 不过二千四五百斤，又有完粮及一切工费。赎去后，癸丑、甲寅、乙卯连年荒，无收入，由此观之，真是失便宜处得便宜也。三月廿八日看旧帐记此

现在海匪连鲸停泊三盆及东山海口，渔户被难者，非赎不放。临江居民各怀愁恐，文武官概不盘问，国事如此，可胜浩叹！四月初三日记

^① 即瞿振汉，温州话焕、汉音同。

数年来荒歉频仍，贫民苦不胜言，甚有枵腹乘耒眩晕不能终事，倦极而返。饭箩既罄，灶突无烟，凄凉极矣。有自谓只点指染盐一啖，以疗饥肠，贫而至此，其何以堪。五月中旬记

六月半，好新早谷九百钱百斤，另有折秤十斤。

七月初九早晨，同阿镜到沙溪旧馆东(陈)希成处留宿。夜大风，比[咸丰]三年六月更烈。连日雨，十三日午后，雨止开霁方归。醇儿亦于十二日自西畲馆中归省。水满及灶房，风时潮溢。郡邑二处，浪扑城雉。江干店馆房屋为风潮撞击，塌坏不少。荡地草厂，漂盪无遗，溺死亦多。所种木棉、番薯等，一概无收，与癸丑咸丰三年水灾同。邑小东门外自西岩头至校场一带临江屋舍，存者无几。十七日王阿周日见说。是日，余雇阿周到邑南门探侄钰住坞石信，不得。十八日又雇阿周到坞石侄婿家，得实信，侄钰已起身归。

七月初九日，侄钰在江舡中。夜半风大作，舡几复，飘至石排下埕，同舟者俱捨所携物奔上岸，钰在后不得上，黑暗中涉水力争上岸，水没过腹，天明投宿下埕黄家。以后回家，閤门喜出望外，邻里亦来庆贺。

闻初九日大风时，有久泊郡东门广东匪舡一只，为风潮飘入田中。道宪出示，雇民凿田推出，不许乱窃舡上一物。不能乘势灭之，反从而媚之，怯懦如何？亦思兵备之名何取。王阿周说如此。

八月初十夜，又大风，潮溢，小屋又有倒坏。荡地寄种人，飘溺又不少。时京成稻正吐花，大损。晚稻犹可。

九月，广匪滋事，闻郡城罢市。

村中四五十家，种田为生，当此收成之际，阴雨浹旬，扰扰纷纷，身忙意急，即老稚妇女，亦无暇晷。至计所得之谷，除交租偿债外，到手无几，可悯何如。余父子终日安坐读书，岂非天幸，记之以自儆厉。九月廿九日晡时记

雨自九月廿四日起,至十月十四日才晴。

三年内,吾瓯水灾频仍,且有理所难解处。如水从半空而来,及平阳远江口潮所不到之处,水忽暴涨如潮,漂没村庐。此系余姓画师得确信如此说。又:旧冬,一都西畲,一夜无雨,而山水突然涌出,平地水深数尺,与《辍耕录》第十九卷“松江志异”条相似。

《五行志》云:“水自盈溢,主兵兴。”有官守者当预防之。十月望日记

自与英夷修和通商后,中国吸鸦片者日盛一日。出口银钱,一岁之中,不可数计。继以军兴,兵饷告急,中国缺乏甚矣。吾瓯又连年灾荒,有田之家半价而售,甚有只得四分之一、三分之一者,窘急何如。十二月十一日记,是日微雪。

丙辰[咸丰六年,1856年]

东海东洛山,有福建匪徒聚居其中。其酋年仅二十余,有妻妾仆从,衣服华美。凡在洋行劫,赃物悉归酋分给。渔户出洋,每缸岁纳洋钱十九元,白米一石,柴十箍。寄种棚民,每人岁纳番薯干一百五十斤。纳讫给票为凭,无有违者。其山土肥,种植蕃茂。东山从弟阿保在洋捕蟹,目见之,说如此。则水师军政废弛,上下蒙蔽何如?

又有本地无籍棍徒,纠党驾小艇在海行劫。有名成周者,岱石人,尤狡黠强横,得赃俵分,数必三倍。旧冬十二月二十日,劫得带鱼满载,值钱四五百千,成周强吞大半,夤缘窜名伍籍,人鲜悉其底里。阿保与蔡文华说

旧冬十二月,一都下郑地方,有因贫逐其妻子,致使母子相抱饿死田中。见者悲之。狠心如此,豺虎不如。

甲午春夏间,閩郡大饥。阅旧帐,该年六月初二日,余亦缺粮,托人买谷七十斤,计钱一千九百七十文,合米价六十六文一大升。

俗官升称大升。余亦安之，无所怨望。

二月间，有广东艇匪进瓯江，泊东门码头。托名起义赴北，镇道各官合馈银七百两，折净钱一千五百千，并礼物等送其艇上。镇军设宴请会，酋长戴碑磔顶子，乘大桥赴筵。其艇停泊三日，扬帆去。未出口，即于盘屿劫米商艇一只。又郡西门外，有粤匪一群上岸税屋居住，一日来有火轮艇一只，驾大砲向其寓舍轰击，粤匪闻风而逸，只拿得十数人斩之。居民中炮死者二人，文武官概置不问。又艇匪上岸买物，小有忤意，即不付价，径取其货而去，店主不敢与争。三月廿一日涵影在郡东门目击其事，来为余说如此。由此观之，天下大势可知矣，有心人安得不虑。

谷价自旧秋后，无大增长。及至五月半，忽尔价昂，求谷如珠，猝不易得。未知有谷之家，实已告匱否？

本月村中有谷之家，多已告匱。侄镜尚余有二三百斤，居为奇货。虽门内叔姪亦不肯放松通融。余闻之，欲怒欲哭。五月望日记

三月初四之雹，就瑞安一邑言，有少损伤者，有种植无收者。当时余在枕上闻之，其声响虽挟风而来，无大可怖。及至醇儿自一都馆中归，传述其会文友金君体仁言，伊在梓岙化成庵读书，闻声大惊。谓雨雹时，雷声、风声、水声、石声，凌厉交作，莫可辨别。次日，见山中岩有大如屋者，移叠于小岩之上，形如累棋。水从树头而过，痕迹可认，冲坍山场，一望皆沙石。沈岙一带，溪流色如淡血，腥臭不可作食。至雹之大如碗如拳者，一二都在在有见，山深处积旬不消。并有江鳧、江鱼等死溪涧间，鳧有长丈许者。此次天变，殆阴盛阳衰之征。大易所云：“龙战于野，其血元黄。”其象如此。窃思天变关于国家气运，比年以来，所闻见不一，安得在上有至诚之圣人，以和召和，默为斡旋也。五月十七日记

近年粮价(田赋)递增，兼之饥饉频仍，民何以堪。仅就咸丰四

五六三年记之：

[咸丰]四年七月，架书^①收价，新银三千一，新米四千六，本堂九月完价，新米四千九。

[咸丰]五年五月，代办人收价，新银二千八百八，新米三千六，陈银三千一。

[咸丰]六年五月，收书价，新银三千五，陈银四千，陈米七千。

本科会试，黄体立^②中式，殿试钦取二甲第六十六名，以部主事用。

新例当十大钱，奉旨每千搭廿文，奸民竟将铜器私自销铸，弊端百出，交易纷纷，官不能禁。当十大钱一文，比大清钱十文轻七钱，近日更滥恶不堪。六月记

现在民间因换搭当十大钱，较多便宜，交易争执纷纷。有人云：前不要小钱，今转不要大钱，似事事反常者。又墾田原求丰收多谷，本秋晴雨均匀，谷价渐低，以谷兑粪，碍滞不行，斯亦事之反常者。七月廿四日记

六月十八日，邑令出示：开仓，令民纳米^③。在大暑前四日，早禾尚未登场，旧无此例。合郡连年荒歉，苦不堪言，反违例不加顾虑。开仓三日后，米价日涨，数日间，石米价增钱七百，达四千八百文一石。

五月后，闻向荣元帅在江南屡战皆北，四十八处战垒不失者只五所，丧兵十余万。苏城官员退避数十里外，逃兵乏食，一路行劫。乡勇亦然。商旅非十百成群不敢行。七月廿六日周珍传说

蒞瓯者，率皆怯懦之徒，无一肯为民御灾捍患。故自英夷在定海滋事后，闽、粤艇匪出入瓯江，如入无人之国，相率效尤，肆无忌

① 架书和下文的代办人、收书，都是田赋征收员。

② 瑞安人。

③ 缴纳漕米。

惮。旧岁，郡西门一小户，儿寝于床，突有艇匪入室，席卷衣被而去，儿在被内惊啼，恶而掷之江。小户惟一子，其父母赴县喊哭。官怒，杖其父数十，闻者莫不发指。本秋八月，郡东山下周家，富室也。奸徒导匪入伺门首，周之子秀才某出，即执而纳之袋中，冀到舡必来取贖，可为奇货之居。幸其家正兴土木，众工匠数十，持刀挺出救，擒匪二名。现已上控，尚未结案。八月十六日记

余喜抄摘及记注闻见诸杂事，每年用书纸装订短本，上半本括录典故，下半本记注杂事。

九月十四日，周学台自处到温。府学生员一等廿名，瑞得七名，第一王堃……。瑞安学生员一等廿名，醇儿第八。本年为捐输助饷事，奉旨取进童生，照捐数之多寡酌奏加额。永嘉文武永加一名，瑞安文武暂加一名。乐清同平阳捐数比各县为多，闻为官及司事吞蚀，匿不上报，额无加。现已赴省控诉。

蒲州渔户，历年受夷匪滋扰不堪，合村忿怒。生员叶学程等首杀夷匪四人而支解之，夷人始惧。闻红毛夷舡进泊瓯江，内多粤人，而粤人又持温之无赖为后援。十月初二日记

十一月初旬以后，各处无赖村民于湖口拦截米舡，讹诈勒索，几同乱世情形。坑下、坑西两村米贩联舡二三十只以行，再用护舡藏刀棍石块等，以备强劫。路上又用数十人执刀棒跟行，往劫者不敢动手。自八月后，外地米商到郡买米，两三月间，温郡米出口无数，有司不加察节制，有心人虑粮食易罄，民将安赖。十一月初四日，又来火轮舡一只，采米，满载而去。

《过来语》第十三册

丁巳[咸丰七年，1857年]

正月十七日，在薛里薛蕴蓼家塾开馆，受业者七人。

有陈姓武弁，薛杨标甥也。侨居永嘉，自镇江来。言旧夏在戍所，一日，空中突有一团黑烟起，雷大震，击破一营缸。缸中弁兵死者九人，缸亦杳无踪迹，大奇。陈在镇江戍所六年，与贼战仅一次，大败，水勇尽失。现其地一望邱墟，兵皆以无粮撤回。

四五两月，福建官员内眷纷纷避乱他乡，无日无过吾邑者。

五月间，邑有痧症及疫痘，甚险。

五月以前，福建乱，贼陷二郡。平阳、瑞安二邑交界地方，多谋迁避，人心张皇。

宁之慈谿有富室冯姓者，助军需局饷银十万。皇上钦赐职衔，辞不拜，上书督抚，愿以所赐官衔，请代奏易为取进文童名额几名，使通邑共被恩光。上从之，永为例。此二三年前事也。其邑人胡聿修说。

五月半，谷增价，一千五百五十钱百斤。

余闲时追忆，自己生平，天理二字，时不敢昧。念自廿六岁与兄分居时，只得祖遗养贤田二亩，租谷七百廿斤，祖手又另付纸笔田一亩，租谷二百斤，内子遣嫁田五亩，租谷一千斤，通共一千九百廿斤。丰年尚有减让，水旱更无论已。全年食用，悉出其中。遣田租谷只收到十千，至道光元年辛巳岁，内弟大禧又私自变卖，以后颗粒无收。越十六年，丙申岁，东山继父亡后，归宗。始得拨付瘠田园廿二亩^①，并祖付三亩，共有田园廿五亩。中间又历过荒歉数年，自道光十六年迄今，已经二十余年。此二十年内，安厝先考妣，男婚女嫁，儿子读书应试诸费及解偿旧逋，不下五百金，幸蒙天祐，各得措之裕如。又置田地十七亩，本年又有醇儿补廩费用一百七十

^① 这里作者自己记错。据《过来语》第三册记载，他分到田是在乙未岁，“今东山田所入过所望，知足者可自乐也”。

金，亦克挪措得去。除付用外，现尚有余资生息，以佐家用。合而言之，全籍祖荫天祐，非余之拙所能为也。得诀只在俭约读书，幸一家无分外花销，以视外间之刻薄起家，不体念别人苦情，昧理止图肥己者，此心尚可自问。愿子孙其永守此家法，则可以对天、可以对人矣。七月廿八日在家雨窗记。（戊午，续置田四亩五分，计钱五十千文。）

薛里雍工蔡宝曹，莘滕人，迁居薛里卅余年。薛里一村二百余户，言始迁时，村中粢米接食者只五家，今则大半乏食。当疾疫灾荒后，此离垫厄情状，难以言尽。薛里素称乐土，此村且然，他村可知。八月廿一日记

现阅《王忠文公十朋文集》。①公四十六岁，绍兴丁丑科，以太学上舍免，解应诏对策，高宗亲擢第一。时正当金人强盛，读其释褐后奏议，论列时事与今大小官吏情状相似，可胜浩叹。

十一月十一日夜，得觔晋郡，辰刻到。午后取进瑞、平、泰、玉文童出榜，是科因捐输加额，瑞加三名，并原额共廿三名。

常忆及甲午、乙未、丙申三载，连年荒旱，三载中，只共收租谷一千九百余斤，一年只得六百五十斤，今则十倍有余，可以知足矣。

旧年田租早晚两季，除让一千一百斤，共收入租谷一万一千七百余斤，有轮收租谷三千三百斤在内。食外，约果钱七十四千余文。十一月廿日记

本冬一切杂物都贵，钱法滥极，谷价一千五六百钱百斤。

传说现在京师因粮运艰难，斗米钱三四百文，柴一斤钱三四十文，百姓流离，饿殍载道。十二月十二日

① 王十朋，温州乐清人。

《过来语》第十四册

戊午[咸丰八年,1858年]

正月十一日,晴好,屿头林若衣家具茶食差老用送开馆束来,饭后,老用趁醇便缸去。

十四日,晴暖,屿头开馆,风静过江,午前到。小门生林继光年八岁执贄进谒,受书。晚小雨,夜较大,凑巧之至。

廿二日,东家弟笛仙,平阳学博周□生婿也。周来,盛宴以待。席酒需钱十千,又有赏其下人之费。是夕灯下适看吕近溪《小儿语》,注有“富家一席酒,穷汉一年粮”,何苦如此浪费。

余到馆未半月,见东家于捐输一事,因司事者挟官横行,兄弟计无所出,虽享用丰腴,究无乐意。

连日翻阅旧订《过来语》甲申、乙酉三四年间所记,多有为而言,用以排遣己之愤懑,迄今回首往事,见过语如同龟鉴,窃自喜养志保身之得诀也。

屿头三百余家,素称富庶,业儒者亦多。咸丰三年癸丑大水后,岁多歉,富室人不偿出,不鬻田者无几家。一雍工言,彼壬子迁居于此,首尾只六七年,村中盛衰大异。有应姓名大进者,富翁也。用度无节,子又不肖,更窘甚。又言村中兴发者只二家,皆勤谨力田之人,一常姓名振华,余亦识之。二月十一日记

吾邑粮价^①比年相次递加,现在绅士具呈道宪,请复自封投柜旧例。道宪祖庇邑侯傅公斯^傅,批词峻厉。傅亦谓自我减价,无以为接任者地,必将以我为怨府。噫!为民父母而不为民地,反为不知谁何之接任者计,是犹父母不顾其子,而预为后来之佣工谋生计,有是理乎!昧心饰词,伊谁欺,欺天乎!二月三十日午睡起,在馆,雨窗无

① 指田赋。

事，特记之。

三月初，处郡告警^①。十七日，俞道宪率兵移驻防堵。廿四日才自温州开舡。

闻郡停泊广东艇匪与台州人争盐贩私税，炮毙郡人三名，官皆置之不理。

廿八日，闻有寇警，自屿头归家，与村人议防守策。

四月初一，醇儿未归。初五到邑，办备防守器物。天晴凑巧，初六雨。

附公据艸

通村公据。现因村贫缺食，众愿派粟米粮，自四月十一日起至五月卅日止，计五十日。除赵乙参、冯金城两家对半坐粟一月外，尚余二十日，村中无可接粟。众议借谷凑粟，本归殿众旧所貯放之项解拆，利归有田未派粟之家，按亩拆解，各无异言。立此据，付出名认借人存照。

村人○○○押

附稟邑主帅

为合村保护室家，金祈给示晓谕示。某等聚居四都下金地方，离邑城廿里，户口贫弱。际此匪寇有警之时，四处粮食不通，益无依赖，金谋合力备防，全籍一二足食之家派粟外，复设法就近村买谷计口便粟，价比邑城为少，众皆欢喜，誓不他徙，互相保守，亦可少纾宪虑。但现在讹言纷起，惟恐无知之徒，贪心昧义，或从中作梗，勾引匪类，致使公事有误。金请给示，发交本都地保，悬挂村中，俾各明大义，尽心保守，共享太平。某等不胜急切恳求之至，伏乞○○○大宗师俯察允行。谨稟不用，草姑存。

^① 《处州府志》卷之十二《戎事》：“（咸丰）八年戊午，春三月，粤匪石达开遣其党石进级（镇吉）陷遂昌、松阳，……贼众顺流东下，随陷郡城。”

四月十二至廿一日，坐派粟米十日，每升让减钱三文，计丁口该用米八百升，至期只用二百九十升，少五百十升总是贫邻无钱之故。

四月十四日午刻，后李李阿珍来报：大罗山钱匪六七千人谋反，于本晚祭告神祇。十五日子时起事，先犯郡城，由郡而邑，不扰村店。谓郡城虽有多勇一千，内有七八百名在教者为内应。又言八水斗南、塘下王聪亦在内。入教者各自备长刀一把，俱于本月上山会齐。又言下山首犯地，不容孑遗。

十五日，文华专差冒雨来邀迁避，讹言惑人，至于如此，令人欲哭。有说钱匪用古钱煎汤，再服符咒，遍身洗擦，刀剑不伤。

现在瓯郡情形：西青田、处州，南福建浦城，东乐清，俱有寇警。而境内大罗山又有教^①匪谋变，加之瓯江停泊广东、福建、台州三处船只，时相斗争。不靖之形，四面皆同。通郡人如坐愁城中，不困自危，迁避者络绎不绝，安得扶杖而嬉游他宇也。四月十八日记

四月半，处郡长发贼缚木为筏，顺流欲下温州。遇大风雨，筏坏，沉溺数百人，瓯人之幸也。

前庄有以邪术谋不轨者，四月廿一日获一人，供吐实。廿四日早，邑主傅豫斋^斯带兵焚其庐，人皆称快。

长发贼自江西窜入浙境，三月初，江山县失守，月半，陷开化、常山。四月廿八日见馆东林若衣家信

处州郡县失陷，罪在俞道宪瑞隆^②之怯懦逗留也。二月内，龙泉已闻警。三月初二后，请兵飞报叠至，俞茫无所措。十七日才拨百兵赴援，廿二日才亲自率兵勇下舡。又停二日，廿四日才到青田，又不上岸，只在舡中探信。而由衢而入之贼，经过龙泉等县，如入

① 疑为“钱”字之误。

② 名树枫，树枫与瑞隆，温州话相似，作者误记。

无人之境，不但众寡不敌，势亦无及矣，故处郡百姓无不痛心切齿于道宪之坐失良机也。吁！任兵备之责而畏死如此，可恨孰甚。

又积年停泊甌江之广东船只，似商实匪，目无官法。俞为家属避难计，雇广艇，一切搬移艇内，每水手一名，日给钱四百文，此事无论大失官体，而以妻子付艇匪照应，密同至亲知己，闻者欲笑欲哭，此四月间事也。五月十二日记

温镇某^①，五月间奉调率兵赴青田，在江心寺逗留数日，儒怯与俞同。

处州一客户，不详姓氏，兄弟六人。五月间，其老母□□孙及媳等，随某官内眷返里过瑞。自言被兵后，家资只留十之一二。屿头老周述其言如此，即此一家，可概其余。

乐清自瞿振汉败后，今岁又有一寡妇，尽家貲以邪说纠众谋不轨，党逾千人。将起事，即为在城绅士告变，邑主并其奸夫掩杀之。余党奔散。

长发贼渠，分股四出攻掠，掌兵大员，盘发结于额上，戴大红风帽，穿大红窄袖开衩袍，加黄马褂。出乘八桥，仪卫同总督。祁门凌标说

五月十四日初更后，馆东忽传贼兵^②已至仙港谷。閤室大惊，而所言无理可据，余屹不为动，已而果然。次日闻平邑城内外亦然，至有妇女茫不认路，逃于田中者，呼号之声，远近相闻。可见有胆识者百不得一。

五月十三夜，傅邑主私将辎重欲潜由水门出城远迁，为团丁拦截。蔡小琴^③，从中索贿，令恨之。十六日未牌，差县役多人，拿小

① 叶炳忠。

② 指太平军。

③ 即蔡庆恒，甲辰恩科举人。

琴到案，掌嘴四百，极其受辱。合城绅士闻之，齐集堂下如堵墙，令先以军犯廿四名自卫，纵使持刀抵御，众愈不服，拥进，被刀伤者数人。沈宝珊创最重，血流溃衣。孙藁田太史遂赴郡闻于守，太守亲临邑安民。于十八日午后，在明伦堂晓谕士民，以沈教谕丹书不能约束士子，致使哭庙，毁坏圣牌，先行摘印。罢傅令，以永嘉方县丞暂代，余另结。正判断间，忽报傅令自尽，太守随到其署审视虚实，众亦俱散。太守旋返旆回郡。出城有生监及营兵具呈请留傅令者，人心不同，乃至于此。太守临行时，嘱方县丞送小琴归家。后又召进郡，在团局司事，详请赏给六品顶戴，以释其恨。好事者撰一联云：“四百嘴巴，傅知县何等卤莽；六品顶戴，王太尊最善调停。”

处郡有一山村，人立寨其上以避贼，名牛头寨。贼一再攻之不胜。一夜系炬羊角，驱之上山，寨中仍以炮石抵御。贼知其具尽，次日，用火阵攻之，被杀数千人。传闻如是，未知实否。

平阳令某，贪而惰，只知爱惜身家，置国事于瘼外。当此括苍失守之后，温郡逼近寇氛，其希图脱卸，欲借劝捐名下乡退避，百姓强留之而止。又虚报募勇团练一千八百名，一以图扣粮，一以图冒功，抚宪随据详飞调其邑团勇一千名，留八百助守城池，其实无一人也。某迫于应调，草草招募，尚未及半，又俱系无赖之徒，罔上营私，率多类此。又闻其署中可逃出处，洞壁以待。武员平协亦然。吁！可叹哉。五月廿三日平阳人说

五月十二日，平阳一人到景宁探贼消息。说其邑五六两都，为捍御计，每家各抽壮丁为义勇团练，约共五千人，士人徐登云为首。三四两都，亦有义勇，约六千余人。通邑防守严密。又说云和县亦有义勇数千，约于十六日与贼交战，传闻贼败云。五月廿四日记

四五两月，处贼奸细来温者，擒获正法已数十人。奸细到某地，以某地当票为凭证。（九月又获三人正法）

邑冯霏园两敷少余一岁，神明不衰，见闻颇广。五月廿六日在屿头会晤，语多劝戒。谓近来邑中士子，气习大不如前，将来必酿成奇祸，长吁不已。时有蔡小琴生事被□事。至论国事，谓本朝除廷杖、教坊诸弊，待士礼优；田赋用一条鞭法，各无可议。惟满汉界限太分明耳，致与中国民心不相浹洽，语多中肯。并谓内宫不选汉女，亦太露疑忌形迹。

二月间，蔡小琴庆恒、叶玉璇宝衡等十人，以田粮银价一两折钱二千九百八十文太重，具呈道府宪，请复自封投柜旧例。此事由于傅邑尊办绅衿户粮太猛，故士子不服。且本年银价甚低，市价两银值钱一千五百文。依柜价纳入，赢钱一倍。合通邑计，一年官得赢钱三万千，仓米又在外。此事随同处郡寇警，草草定局。府主谕两银减钱三百，定价二千六百八十文，每年准里户自封一日，而贫困户制于胥吏，实无多益矣。六月初七记

六月二十内，俞道宪详报十五日收复处郡。十八日龙泉又失守^①。七月初，闻将台保举道宪，将行迁擢。如果属实，上下相蒙如此，国事安得不坏。

六月廿六日，馆东示余传到浙省助饷总局谕帖一纸，条开后定捐例实价。谓比前次所定减去二成或四成者，现又再通减二成。有如商贾招帖，减价以求速售，令人欲笑。夫委官鬻爵，本是三代后陋政，今更甚多，此等告谕，吾不知何以为逆贼见也。

三月杪，处州陷。时新任郡守某，福建人；下车才十七日，身罹大罪。闻其初指捐处州，意以处系僻郡，且与家乡接壤，寇氛既可避，音耗亦易通，计甚善矣，谁知未及一月，得罪系狱，不安命者可以悟矣。又前浙抚常大淳，意浙必被寇，行赂调抚湖广，而湖广失

^① 太平军退出处州，后转入福建。

守，大淳殒于军。信乎，祸不可以倖免，福不可以苟求也。六月廿七日记

七月初五日，未后大雨，既不虑旱。又闻前调守大岙^①扼断贼路^②之兵，亦于是日撤回，皆可喜也。上灯时记

闻宁波东乡百姓，因道宪断定银钱贴水及米价卖买两不公平罢市，官兵杀伤民人四十余名。道宪不能自行处置，求解夷人。夷人出钱，一尸给钱二百千，为其家埋葬之资。事稍定，乃缚道宪归己缸中，意在居奇索谢，此六月杪事也。宁波人传说如此，未知若何结局。七月十五日日记

自三月处州陷后，吾瓯乡城各处团练备防。大村落多筑土堡，或编木栅、竹栅，派丁巡守，谋颇善矣。而贪鄙绅士从中胁制，侵蚀者亦正不少。又冒功列名上报，希图奖赏议叙。瑞安一邑详请议叙者几九十名，其实尽心竭力之人，百不得一。惟邑宰□公，昼夜辛勤，有效死社稷之意。

吾浙近因寇退，奉旨本科乡试展限，十月初八头场，八月得信。

林敏斋先生家，新创房宇，巨丽雄壮，无处不整，居之可谓安矣。乃自庚子以后，十八九年间，兵戈未靖，风俗浇漓，实有难以措置之处。又主器者宦游于外（若衣时任祁门县事），其第三第四两弟摄理家政，如坐愁城。时向戚友以心宽强屋宽为言，可知其多忧少乐也。而东邻一常姓者，力田自给，俯仰泰然，以林氏较之，处境固殊，处心亦异。信乎，“富贵之畏人，不如贫贱之肆志”也。八月初五日记

八月初六日，雷雨交作之际，平阳廿几都地方，有名峡尾垵者，大风揭去民房四五十座，飞空堕于数里外，人却无伤，金乡人传说。

① 今温州地区文成县，当时属瑞安县。

② 当时太平军曾一度占据处州之青田，大岙正在瑞安、青田交界地方。

八月廿四日晡时，慧星见西方。芒长丈许，直冲向东北，势甚猛。后渐移向西北。按志云，是除旧更新之象。逾月乃灭。

本科浙江乡试事，七月内传说停止。既又说不停，郡县官告示，亦朝令夕改。八月二十内，又传暂缓一年。及至卅日，又说展期十月十八头场，即十月初到省士子，亦未得确音。盖由主考官避贼，装作商贾潜行，不敢标插旗号，故人多不知，到境迎接亦有不及者。皇上谕旨，展限十月初八头场，十四三场，悉仍旧例。通省官因乱仓皇迷惑，令人欲笑。（本科浙省只八千人入场）

近来大吏竟以赏给功牌，招致义勇，为御寇计。其投进效力者，皆巧黠之徒，捷足先得，实无丝毫实□。及贼退，戴水晶白石顶子者，无地无之。甚有得宠当路之士，挂朝珠乘轿出入，门庭如市。名器假人，于今为甚，故有“白石多如狗”之谣。十月间，郡尊王公为得绅士奉安长生禄位，置酒以谢，与饮者多有功牌之人，戴各色顶子。中惟二生循分服本色衣冠，太守见之，拱手曰：君真有志气士也。众皆失色。

九月廿四，馆东差金春元赴祁门。十一月初二返。说道路平坦好行，若衣在祁，大得民心。八月间，调乡勇杀贼，贼遁。送万人伞三柄，一书“万家生佛”四字，牌一对，书“冰清玉洁，鉴空衡平”八字。可谓克绳祖武。

又说：祁门百货皆贵，蔬菜亦稀，有“鱼龙鸡凤菜灵芝”之谚。

自九月廿五晴起，至十一月十五日，天阴有雨意，是日《消闲录》第一册装订已就。一快。

《过来语》第十五册

庚申〔咸丰十年，1860年〕

二月初三日，地保来造丁口册，时余一门男女计共五十口（兄

弟子侄在内)。

二月廿一至廿八日,杭州告警,省城逃避者纷纷,其情状难以言尽。三月十二日,阅醇儿带来永嘉令驰报吾邑钱明府^①信草,略记之。

乾隆十四年,诏凡业户买田地契价,每银一两纳税三分,官给藩司颁发契尾。二月阅旧邸报记之

二月初二日,江南广德州失陷。二十内,贼入浙界。抚台误招福兴乡勇捍卫省垣,其人转为贼内应,藩台有觉,验炮,遂杀藩台,开城门迎贼。城内百姓猝不及避,蹂躏死者无虑千万人。贼在城中上段,搜括六七日,闻四面兵集才退;下段被祸较轻。巡抚以下殉难者数十员。五月半,苏州陷。

五月廿一日午刻,广艇在飞云江开炮,铅弹飞入城内,有重十余斤者,城内毙者三人。时营舡七只泊江岸,将出洋,器械粮米毕备,尽为拦去。兵弁死者数十名,肆无忌惮极矣。城上开炮迎击,广匪亦有死伤。昏时扬帆去,又并拦去营舡。驶入甌江东门外一带开炮,官兵开炮迎击,广匪中炮者八人,营弁开炮不慎,死者二人。城内外百姓逃避纷纷,幸俱无伤。此六月初二三事也。总而论之,皆官斯土者,怯懦无备,养痍贻患,由来已久,可胜慨哉。

六月初八九,郡营约英夷火轮舡助攻,大败广匪于江口,尽灭之,民心大快。又逃上岸贼,生擒廿七名,亦即正法。闻大半为本地人。

归房后,辛丑至己未,积置产业共价四百千,增田额租七千余斤,现在共额租一万四五百斤。醇进学后,自咸丰丙辰六年至庚申十年,增田租四千八百斤,各又增四百六十斤。六月记

^① 钱国珍。

旧秋，己未恩科乡试，江南省大吏因防堵事急，不能兼理，奏请展限一月，俟浙江试事毕，就近借闈接试，上从之。谁知江南举子内，有蓄发从贼者，借名应试，官不能禁，因得内探情形，外通消息，故次[今]年杭城之失，易如破竹，为多内应也。醇儿本年八月在郡寓房东蒋姓，杭州人，住风山门内，开钱铺吾既有年。言旧秋江南有举子四人，寓其家，皆蓄发者，母待之甚周，四人德之，临行日，谓明岁三月当来一访。至次[今]年三月城陷时，其家奔逃城外，适四人乘马执旗而来，一见旧[房]东妇女，嘱使返。曰：我当保尔家，如有至亲，亦可聚处。四人入城，书某官公馆贴其门首，又插一小旗为记，其家遂得无恙。此事蒋姓人亲为醇儿言之，则借闈一事，真大错也。

当江南士子来试时，官见有蓄发者，欲屏斥不使与试。其人谓本省官不能保民，不蓄发必死；今蓄发来试，庶几侥倖获隽，可以挈眷入京为避地计；如赴试必薙发，薙发仍不中，则归无可归，是蓄发与不蓄发同无生路也。监临官语塞，卒听之。

《过来语》第十六册

辛酉[咸丰十一年，1861年]

近年花会、鸦片二者盛行，人家不肖子弟，因此破家丧身者，无地无之。而花会使男女失业，廉耻丧亡，其害更速。溺于鸦片者，欲改不能，使子弟效尤，莫可教戒，害亦相等。噫！国家气运，不知何日得见旋转也。正月初八日记

旧冬，付出田价钱六十八千余文，增额租四百六十斤，收入垫札钱十二千文。正月十一检记

古人七十致仕，为已老也，况过七十乎。现余精力不及壮年远甚，又怕烦喜闲，明年切勿处馆，慎勿贪彼阿堵物也。正月十二日检理

行装时记

正月十七日，携孙养心到沙渚开馆附读。陈家从余受业者三人，长子年已逾冠，次十五，三七岁。三子皆不好学，余每临食，深有素餐之惧。

沙渚陈君希成，祖父勤俭成家，守己安分。祖五子，分后约共增置田三四千亩，可谓富矣。甲寅岁，余馆其家，尚无亏损。不六七年，五房中田地已失四分之一。本年余再馆其家，希成自说。原其病根，在不知检[节]制，子弟好赌，好吃鸦片，好奢，好游荡，种种作为与祖父相反，其流不知何底。本年又增好捺花会一事。三月初九日，其妹丈蟠风苏姓者，名在珠，在其家赢花会钱十多千，门内咤为喜事，欣欣相告。噫！此何事也，而可羨哉。输赢往复，只在旦夕，不思及此，可哀也夫。苏颇富，有子五人，亦延师课读，乃为家长而好赌若此，亦非计也。

吾瓯无黄鹂，春夏之交，啼鸟之清亮婉转者，惟有一种，俗呼为粪坑雀，实为名损其实。或云：名四喜。余喜于晓时枕上听之，想俗耳针砭，诗肠鼓吹，不过尔尔。

为童子师，须戒急用忍。三月廿八日，因教读不用善诱法，因记以自责。

四月十九夜，永嘉江头地方，火焚民房数十座。传说由居民与内泊之广东艇相争起祸。官置不理。

四月廿一日，郡城因海舶骤来数十只，又传说长毛贼与平阳钱匪合谋起事。七门俱闭，闻者大骇。

五月十四日，郡获钱匪奸细三人，供称望后二三日攻城，合城大惊，讹言纷纷。三贼讯后即正法。

五月十四日，醇倡首办奉社神礼物。十五日，率村中丁壮□□，祭毕会饮。定约合村团守，众无违言。余嘉其办事公勤，由小

可以见大。

现在四处有寇警，传说纷纷，令人心绪不宁。家中要事须当量力完办，如修屋、买山作寿域，制全寿衣，拓边房四者。余且缓。五

月望日记

郡城闻警，派兵昼夜梭巡。五月十五日起，邑中亦然。

余思郡界内万一有寇，防守先须备粮，如计亩捐办，自家作廿千计。试看结局如何？五月十六日记

二十日，县主孙公^①到三都谕办团练。官去后，传闻之说，危如朝不及夕，令人心惊。

自五月初六日晴起，至六月廿二日晚才得大雨。当车水兼收割时，农人日夜辛苦。又自上年以来，雇工、蔬菜及一切必需之物，价昂一倍。贫民更难措办。安衣食者，安可不自惜福。收成后，新陈谷价同。

八月十九日，孙侍读蕞田家，被平阳金钱会匪焚劫一空。次日，平阳城外亦有焚劫。闻雷渎地方，一村俱归孙氏忠义团局。八月前与钱匪战，被杀四五百人。战后，合村被其焚劫，惨甚。

连日邑中避乱出城者，络绎不绝；其不得去者，皆有坐以待毙之意。此本朝东瓯未有之奇变也。八月廿二日午后记

隔江富户郑九，初为钱匪胁制，捐银投附。及孙蕞田侍读设立团练总局，又强之入局。钱匪恶其反复，六月廿六日，贼酋赵起挥党焚劫，无人拯救。控告上官，州县又置若罔闻，由是贼胆愈张，胁从日众，遂为所欲为，肆无忌惮矣。连日所闻，无非警变之言，真令人愁虑不尽。八月廿五日记

八月廿八日辰时，钱匪陷郡城，城多内应，变出仓卒，人不及

① 孙杰。

防。被难者受害不浅，富室更甚。

九月初一日，醇儿倡捐，与村人定防守章程。即日起，一夜派守四人，给钱六十文，一切在内。每夜督巡一人。是夜醇督巡，事皆醇主之，陈文升参行（守夜之费皆有田之家捐办。二十日因棉将收成，停止）。

初三日夜，钱匪经过永邑之娄桥村，被其焚掠。黎明火光犹烛天。辰刻，又图攻郡城，为知县高公督兵击退，中炮及溺死者数百人。由是贼不敢轻视郡城，可见得一有胆识人，辄大可靠。

初五日，余到沙渚取回书籍等物，见馆东族人领到屿头局贼目蔡华手给收到助饷银两谕帖一纸。贼用八卦分股立局，蔡系第七股，翼字号，帖后注辛酉年八月某日屿头局给，加铃印，胆大如天矣。是夜初更后，闻讹言，全村人大惊。

当此变乱之日，余身之外，所宝者只是书籍，而预为出避之计，又只保一捆手抄小本，此一生读书心得物，贵逾金玉。九月初六日记

十一日午后，瑞营弁兵勦捕助逆土匪，由三都岭至市庄、风川、丁田等处，毁屋一二座，至晡回营。

官兵十八日上江船，十九日拟到屿头攻击。潮落，舡不齐到，上岸只廿四人，见贼多即退。二十至廿七八日，官兵到南岸，焚烧江边贼党屋，无人抵御，亦有杀获。

焚毁贼巢，岂无邻近延烧痛切池鱼者。欲杜贼门户，亦应有所分别。

闻南岸中洲地方，居民预呈县表白心迹，恳求分别援救，领兵之弁不从所请，冤哉！且其地逼近屿头贼局，畏贼如虎，只涂饰耳目，为矇混报功地，心术既不可问，伎俩亦洞若观火矣。如中洲者，即欲断贼门户，尽可先示谕使迁徙，民亦无怨，然抱冤不伸者，不止中洲一村，言之惻然。

九月廿五日，调防兵又有续到者，一慰。是日撤去贪暴台^①勇，亦是。

兵以平乱，不可缺也。古者寓兵于农，后世兵有专任，无事亦给口粮，各有武弁主之，上下相束，惟令是从，如指臂之无所戾，名分固然。外此，又有召募乡勇一例，其人多外地游手无赖之徒，鲜衣美食，无室家之顾，昼夜游行城市，惟图饱欲，不足恃也。本秋因钱匪作乱，兵勇并调。九月间，瑞邑会勦之役，转赖本地义民为先锋，召募之勇，退列于后，得胜仗，抢夺头功，更甚于调遣之兵；而挟势强掠平民货物，又甚于贼；并有与贼通者，岂真不畏兵法哉。由平日无什伍之籍，与官不素习，远离乡土，无桑梓系恋之情，故遇贼打仗，不若义民之激于义愤勇往直前也。看来兵外只有义团之民可恃，外地乡勇，不但不必调，实不可调。观本月二十二十一两日渡江勦贼，郭外义民相率自备船只器械，随阵追杀，遇险则奋力先登，斩首截足，不图奖赏，其功比营兵为实。九月廿五日午后记

九月二十日，醇同邑中友人承县主谕，向都内各殷户劝捐，接济军需。二十五日又同到后朱地方。

廿八日午前，邑西门外官兵与钱匪战于江中，小挫，失陈姓千总一员，又失兵五六名，闻信为之一惊。

郡尊□示擒获贼酋赏格，凡八名，首赵起，蔡华第四。

廿九日，某来山庄。自谓到屿头村若衣^②家，历看荡扫情形，令人泪下。时林氏兄弟俱出奔在外，守屋只阿淮佣工数人。某到其家，是阿淮引入，得以遍看各处。又谓林氏受蔡^③党阿水辈胁迫不堪，托茂相与邦垠纳银赵起，既说定，不即取其收照，致使蔡党立

① 台州。

② 林若衣。

③ 蔡华。

局其家，任意搜括荡毁，一无完物，此二十一日前目见耳闻也。所述如此。蔡华本凶狠之人，三年前与林氏及村中衿者构讼后，怨结不解，一入金钱会，睚眦必报，况宿恨乎。故林氏之受害独深。

廿九日午后，闻义士张家珍帅师攻金鼓山贼巢，擒杀千五六百人，为之大快。

卅日午前，邑城闻钱匪雇海船七只进口助战，城外四面逃避者如云，为之大惊。

九月间有国邮，文武官印用蓝色。

十月初一日早晨，闻卅日晚进口助逆海匪，有上岸者，官兵御之，炮毙四五十人。又轰沉其舡二只，余舡夜遁。大慰。

午后，又闻贼过江割稻，被义民杀死十余人，又捕获七八十人。助战之民愤气填胸，杀死贼尸，以刀头抉取其肉，豎以示其脱逃之贼。见有贪暴兵勇掠来货物，皆取而投之江流，闻之大快。

咸丰八年，邑士蔡小琴等，愤田粮银价渐增，民不堪命，呈请前道府宪照定例自封投柜。初亦不准，后迫于法律，不得已减价，两银折钱二千七百文。十一年，志姓道宪^①祖庇属吏，大张告示，谕从县令照旧价完纳，不遵者彙示。小琴等惧，求孙侍读彙田援助。孙往见道宪，谓此事前已有示减价，今忽反汗，某为桑梓贫户计，不得不奏，然要须将宪示附折上陈。道宪恚惧，星夜追回给发告示百二十张。可见行大事必须有人。十月初一日闻后记

平阳金钱会肆逆，天怒人怨，行将剿除净尽，其中惟后人之蔡华不值，臭名莫洗，死有余辜。即谓与村人结怨起见，报复亦太甚矣。真是聚六州铁，不能铸一错字。初二日记

初三早潮勦贼之役，义民为先锋，兵船故意迁延，潮落才悬帆，

^① 志勋。

先到者无继进之兵，被逐落水死者数人。一船夫之子，年仅十三，见父溺，出钱一串，呼大船求救，入水牵父尸，得归殓成礼。智勇兼全，亦忠亦孝，不谓得之弱岁童子，视彼叛贼贰臣，直有人禽之别。

因邑人马炳说，特书之。初五日早记

三四年前钱匪聚集之始，旗大书“金钱义团”四字，又有十条正大条例刊行。一以诳官，一以鼓众，官不烛其奸，致成蔓延之势。发觉日，复以义团复详上官，为自逃处分地。及至寇郡，又不即遽反前详，急请调兵运饷，故事情枝梧如此，吁！可痛哉。

辛酉岁，孙侍读会邑侯孙公及诸绅士，设局团练，每人给以铃印白布一方，事皆孙氏主之。为御乱计，意非不善，但事正而术疏，招致之人，什揉不一，不加查核取保注册，致使钱匪亦乘间冒入，欲平乱而先召乱，人谁谅之。左支右绌，侍读实难辞其咎，故皆名之曰白布会、白布会云。钱匪寇郡后，志姓道宪并欲以激变劾详，不知罪己，转思陷人，更心毒如狼矣。

生员张家珍起义师，杀贼甚多。又有名沛淇姓杨平阳人者，联八都之人，同心守御，费皆淇一人主之，亦义士也。光珍为贼诱杀后，民皆缟素哭临。其子弟接掌其任，亦终始不渝。

外洋鸦片贩入中国，每年进口约计五万五千箱，每箱价银不下五百两，一年出口洋钱约需二千七百五十万圆。依宁波刊行夷书所载记之。

十月初七晡时，平邑廩生陈一枝同友人某，渡江从东山入城，投宿许登墀家，义民觉之，执之送官。供称为贼求和。或谓是为贼作线，形迹可疑，收监解府。次日，又于东山缸主家获二人。

自八月后，金钱会匪猖獗极矣。瑞邑湖乡五十里间，虽不罹祸，而人心动摇，时有风鹤之警。至十月初七日，有陶姓总戎自安徽宁国奉调带兵来瑞，远近民心颇定。可见惟有权力者足以御

乱。十二日记

十月十二日，陶总戎过江勦贼，炮毙数十人，一快。

十三日，钱匪于永邑娄桥尖下地方，谋劫杀劝捐官，乡勇御之。其地义民齐心与贼战，斩贼九人。

十六日申，邑获奸细四人，即正法。

十七日，志道回郡，陶总戎所带兵勇亦撤回，令人一惊。

平邑杨沛淇号琴溪，贡生，出资团练，保护八都人民，其功甚大。淇卅年前承母命捐与郡育婴堂田四百亩，只余百亩自给。后重兴，增积资财二万。林生学珍说

十七日，义士高王凤邑康生密以捷书报邑局，谓协同张君家珍师攻勦会匪，屡得胜仗，贼势将衰，约二三日内请官兵助攻，可以直捣屿头贼巢。

十八日晚，小门生宗庆元来留宿，此次为讹言所警出门。谓外间喧传钱匪十七日攻郡城，十八日攻瑞邑。吾知其必无预示日期之理，果然。是时，道路不通，瑞距永七十里，故传闻如是。

廿年前，余处馆丁田张君涵家，湖乡富室也。有田二十顷，余贮亦丰。不数年，与兄弟分居后，为频年讼事费财，涵卒后，其子析产，一子只得田廿九亩，可见人家惟守分含忍为贵。二十日记

闻九月廿六日，粤匪窜入湖州境，廿九日入绍兴境。

耶律楚材云：国家事若无牵制，则太平可致。诚哉是言。本年平阳金钱会起事，邑令置之不治，并以义团详报，人谓令亦暗通，非无因也。及至祸势蔓延，焚、劫、杀三者并行，道府宪亦置若罔闻，致令四处民心张皇，迁避纷纷。八月廿八日，寇郡城，如入无人之境，各衙署任其搜括，劫夺监印，惟所欲为，故既去复来。九月初四日再犯时，幸永邑令高公尚有胆识，开门迎击，贼惧奔逃。溺水死伤者不下二三百人，而凶焰仍如故也。焚劫村庐，勒饷富户，道路不

通，贫富交困。瑞城闭门固守几两月，费金二万，迄无寸效。其病由于志姓道宪怯懦，故意耽延。到瑞匝月，畏贼如虎，不敢进剿，属官效尤，各为自便之计。虽奉大吏文移，调集兵勇数至万人，日延一日，虚糜粮饷。且无严令弹压，兵勇横行，民重受困。后各并迫于民情，一再过江，无一胜仗，其偶得斩馘截足，擒获奸细，得力全在义民。民之怨官，切于怨贼。十月初七日，总戎衔陶姓者，自安徽奉檄来援，闻其人勇而能亲自督战，下车日，民心顿定。无如大权秉于道宪，事多掣肘，不得行其所谋。十二日，才得过江进剿。先时，道宪本与约发助兵，及陶兵上岸，各兵船俱随道宪远停沙园，不助一人。陶追至十里外，贼见后无助援，三面伏兵齐出，陶见众寡不敌，路径又生，不得已收令回营。贼来，又督令亲兵接战，不许退避，再战再追，手斩一贼乃回。至渡头，又勒马俟各兵上舡，才下马同行。次日，急欲再出，为道宪阻撘。陶见事情如此，悻悻然辞别。于十七日启行，民心又皇然矣。当未去之前三日，陶与道宪及局中绅董议定，于十五日早潮，会各营过江，扎营剿办。排比已定，届期，道宪忽变计，于十四日夜半，突致札局中，着董事先交银四千两，以备赏劳。此是故意作难，为阻陶计，诛心而论，罪更浮于贼矣。或谓受贼之贿，迹实可疑。不然，身任兵备，又有一陶肯出死力，灭贼不难，何所惮而不为哉。即局中绅士、参谋者，各分门户，不能同心协力，大率为利一字所迷，并忘乎己之身家性命所关，岂能念及民壮，吁！可痛哉。十月廿日曠时记

賊兵本无多也，执刀临阵，大半胁从之民，意存退避，其实心致死者，什不得一，虽万人实只一千。如志道赤心报国，属官自难躲避，区区小丑，直可一鼓成功。乃日延一日，多一日之费，即张贼一日之胆。现乡城殷户，为上司不行请帑，专恃勒捐助饷，大半匮乏，甚至有田在隔江者，无租可收，窘急不堪。情况如此，奸民暗传消

息，贼无不知，其势危矣。惟祈天佑民，张、高二义师外，再得大兵内外夹攻，扫除巢穴，吾邑之幸，亦国家之幸也。廿一日又记

十月二十外[日]，张家珍义师杀贼数百人。廿四早，捷书报郡。廿五日，有助逆海舡七只，停泊屿头江口，官兵轰大炮，击沉一只，余即逃。

十月廿六日，贼焚邑西门外民房，渐近九里。其地并薛里义团民齐赴御之，贼退至东山下埠，即立局其地，盖早有本地奸徒迎导也。众实不知。自此，贼渡江蜂集，其势甚盛。东山近村，各有贼局，皆赵起、朱秀山主之。连日焚城外屋，无兵抵当，一片焦土。孤城如甑置空地，危在旦夕。贼又分股巡行各村，搜括枪炮。赵起据隆山，炮声不断，投顺者给一黄旗，书某卦名，铃印为记，不妄杀降，其本意也。当此之时，虽有智勇兼全之士，亦不得不道汗从汗也。无如土匪乘机响应，助桀为虐，掳掠逼胁，变端百出，凶恶情形，莫可殚述。幸余村人力农守分，信余父子平素作为公正，视人犹己，故一切听醇儿主张，从无人阻挠。十一月初二日午后，贼由上韩经过，妇竖不惊，安堵如故。看来做人不可刻薄，不可矜傲。为富人处乱世，更须加意防患，愿少年共识此理，是所至嘱。十一月初三日午膳后记

十一月初六日午刻，东山及各地助逆匪徒，引贼渠朱秀山带兵到前池、鲍田，大肆焚劫。是时官兵适到塘下，畏贼不敢进。义士导之疾行，逼投之众，亦预有倒戈之约，备粉涂眉为号，大呼杀贼，贼遁。又四处拦阻，擒斩无算，尸积如阜。又逃归过江者，亦沉溺不少，民心大快。余谓如热极之症，得大剂白虎汤投之，霍然清醒。

瑞城困守两月，火药铅弹将尽，有人梦神示以东库房地下有旧藏硝黄一窖，发之，可制火药三千余斤。此事大奇。

初六后，钱匪余党散在湖乡近处，日日有擒获正法者。又有夜间放火之贼，亦数处擒获，其患旋熄。

初九日，各村义民大会于邑江^①上。

东山下埠至垞头，居民二百余家。前月为虾虬埠奸徒林焕新、高焕吉二人已正法等引钱匪设局其地，一切皆取给良家。远近应派钱谷饭米者，络绎照单送局。十一月初六日午后，义民杀贼过半，通贼奸徒亦多就戮，官兵乡勇于次日搜捕余党，不分皂白，一律焚毁捣荡，二百余家仅留五屋。中埠、上埠被祸虽轻，掳掠亦空。初十日徐配林等来说。

初十日，官兵过江扎营勦办。廿四五两都人民俱背贼反正。

十一日，岱石文华来，谓其地于初七日获逃亡三名，内一和尚作俗装，内衣妇人短襦。又云：初九夜，薛里获放火贼二名，一火种已燃。十一日初更，彼村东邻季家窗外，亦有放火贼，为屋内妇人知觉喊叫，脱去。

福建记名道张公，名启焯，号焕堂，平邑金乡人。统领兵勇援勦，预有马牌到邑，注明十一月十一日辰刻由温郡起马，限十二日巳刻到瑞，至十三日申后才到。吾悉逗留畏怯无异志道。

十三日，因事到邑，见城外一里外，一片焦土，令人欲哭。城中人远避回家者，络绎不断。

十二月初一日，醇儿应新任县主黄公宗贵请，到聚星书院会议勦贼之事。

初四日，张观察^②札来，谕办乡团。午后，醇同镜到了田局商议，夜归。闻江以南地方多反正，赴官领旗团练。一慰。

十六日早阴，旋大晴，又暖。是日，张观察领兵过江勦伽陀土匪。湖乡一二都义民助阵，廩生吴一勤主之。绅士亦有随行者，官兵义民遂扎营其地，与贼战互有死伤，炮轰沉贼船二只。

① 飞云江。

② 张启焯。

十七日，桐浦、沙垵从贼村民有阳顺阴违者，张观察知之大怒，令尽杀勿贷。

廿六夜雨雪，廿七日寒极。闻张观察于廿六夜攻破屿头贼巢，用李愬入蔡州擒吴元济法，最合。

廿八雨，风烈。廿九雨。除夕夜雪，连日寒极。

壬戌四月十一日耆毕，时年七十七岁。

《过来语》第十七册

壬戌[同治元年,1862年]

闻除夕至正月初五日，连日得福建兵会剿隔江^①会匪，势如破竹，人人心快。

正月初七日，贼酋蔡华、蔡岑兄弟逃至永邑，被村民擒获。初八日解郡，夜即正法。支解悬之四门，首级解竖瑞安江边。民害既除，无人不快。

叶君一成传述蔡华后悔无及之言。谓一切不足惜，惟死无以对父耳。“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华之谓也。华系庚申年十月选拔新贡生，家有田七八顷。弟岑亦廩生。又云：玉环拔贡生×××，华之同年，为子谋反，事败亦就戮。

新上即位，瓯郡未奉改元明诏。新历大清二字下刻“奉到填注”四字，四字下刻“元年，岁次壬戌，富春新书”云云。见者皆骇。

闻发逆俗称长毛贼寇青田，已至温溪^②，羽书沓至。时道台在平阳安民，闻报廿一日回衙。

廿三日晴好，午后带钱到灵谷寺，预为僦屋避乱计。付寺长老

① 指飞云江南岸，平阳一带。

② 《处州府志》卷十二《戎事》：“（咸丰）十一年五月，粤匪复犯巨州，由江山陷遂昌，松阳，……郡城陷。”“十二月，金钱会匪白老三导粤匪窜青田海溪据之。”

定钱千二百文，自喜往返不疲。

廿三四五日，有续到福建兵过境。

三十日，会匪突犯永邑上湖乡各村。民不及防，任其焚掠，荼毒不堪。二月初一二亦然，南北大惊，逃难纷纷。初三夜，亦见有火光起。初四日，丁田局飞报各村，定初五日各调义民，大会帆游，扎守。

初五日午前，见南乡义兵过湖口，心稍慰。

闻正月三十日，郡城官兵出战，少却。初三日，提督^①在郡城勒兵出战，杀十余贼。初四日，贼退，南北船始得通行。传说官兵少却时，永邑乡民接进，杀死贼百许人。

去岁秋后，发逆围攻杭州，城中困守，斗米千钱，饿死无数。抚台见势不可支，开门任民逃避。文武官殉难者比比，令人泪下。二月初二日追记

二月初十日，林若衣自安徽告假，由闽归省。二月十一日，往邑中访之，在项仲珪家聚晤两日。十三日归，晴好，次日雨，极凑巧。

目前温郡五邑，惟泰顺最安静。二月十九日，闻其地亦有谋迁避者，则合郡惶恐皆同。

瑞^②自正月至二月初，尚觉平静。十九日，闻孙琴西长子貽谷歿于阵之信，令人惘然。貽谷以书生而涉戎马之场，胆力过人，实为可惜。

郡城西门外一带庐舍，被贼焚毁，计三千八百余家。此二月初事，闻之令人欲哭。

二月内，发逆侵入乐清境^③。望后，有界于永、乐之乌牛地方，大被焚掠。

① 福建总兵秦如虎。

② 瑞安。

③ 太平军由台州到乐清。

永邑上湖乡各村，二月间，被寇焚掠，有难民行乞到茶山。侄境在馆，见有刀伤额寸深者，有割耳截指者，自言其地有一家十余口，止留一人。杀伤之惨，言之不尽。

传说寇温之贼，长发尚少，大半皆台州乡勇混入者。

又境侄之沙渎内兄，自言二月望后，在杜岙斫柴，连日见隔江乌牛地方火光烛天，共焚毁十七个村落，杀伤无数。闻之不胜痛悼，何温郡遭劫如此。三月初五日未刻记

看来焚掠之惨，官兵甚于叛贼，乡勇又甚于官兵，皆带领兵勇贪生怕死之武弁有以致之，可胜慨哉。又记

历年余家坐巢次数：

道光廿六年丙午五月，坐轮巢米七日，计共四百余升，约吃亏千文。

咸丰三年癸丑五月，坐巢五日，计共三百五十升，又坐巢一日，计百廿升，约吃亏千四五百文。

咸丰八年戊午四月，坐巢十日，计共二百九十升，约吃亏千文。

同治元年壬戌，本春因寇警，到处谷米不通。醇与村人约，愿每月轮巢十日，初一起，初十止，每升照时价减二文，谷每百斤减价二百文，合好米十一文一小升，与马姓人对巢。二月起，巢至早禾熟时止（六月初）。计共一千多升，吃亏不少。邻户犹有不满心者，此陋俗可恶处。余家非素封，由俭朴得有余谷，减价便邻，聊以自尽其心耳，非要誉亦非市恩。三月初八日昏时记

三月十四日，竹工丙光自永邑郭溪（离郡城三十里）山底买竹来，言其近村一带地方，二月内被寇蹂躏不堪，男妇杀伤被掳者甚多。贼来则逃匿山中，贼退仍聚居如常，亦见惯胆大也。至其御贼、逐贼皆义团民自出力，官只闭城保守而已。吁！可叹也。瑞邑潮际地方，大略相同。

三月半，闻永邑义民助官兵与贼战，得胜。十八日，北方大炮声比前较近。

发逆窜扰永嘉，已阅数月。四月初一二日，又忽闻警，郡城逃避者昼夜兼行。四月初三日记

四月初三日，又有粤匪窜入永邑境内之警。郡城内外逃避纷纷，昼夜不绝。而乡勇游行城市者，衣饰奢华，五色皆备，其非法作为更无论也。初一二日醉儿在郡亲见之。

永邑境内，连日与贼激战，炮声时闻。四月初七日早记。向南奔逃者不断。初七日，醉应丁田团局请商公事。时讹言日甚，令人多虑，便道到后朱一望。

醉到后朱培福处，见其老屋、新屋暂住之永邑任桥难民，男女共百余，苦楚情形，自谓见之鼻酸。

四月十二夜，统领张观察退入邑城。十三日，大东门亦闭。午接季阿植信，谓贼昨临廿四廿五两都，余料其有窥邑城意，果然。（张统领退入邑城后，传说失卒过半。越一二日，四散者各渐归营）

十四日，晴，义民大会于三都。是日天早，见有妇女自西而东奔者，一惊。

十五日，晴，[义民]又大会于三都。是日，贼临梓岙、下郑各地方，一惊。连日北向见有烟焰火光，焚毁必多。是日早晨，吴君一勤所领义民斩贼首四十余级，中壕人杀四贼。丁田、圻下人亦各杀数贼，大快。夜，前庄人获奸细二人，斩首献官。又闻贼溺死数十人。

十六日，阴雨旋霁，[义民]又大会于三都。早饭后，醉同世初等到南山，与其村人商立团防事。午后，因虚传讹言，一惊。

十七日，晴天。大山有火起。义民又大会于三都，奋勇追贼至廿四都。午后得捷音，斩来首级及手足，又有抉取心肝者，见者大

快。

十七日，南北二局共杀十余贼。南局义民追至潘埭贼巢，贼远遁无踪。又闻张氏义师乘势自内攻出，杀数十贼，焚二巢。又闻飞云江红丹缸火炮击毙贼百余，更快。（红丹缸十二只，火器极好）

连昭说，贼又来数万。又传说贼缸蔽江而下，悉是自造妖言。

四月十九日，醇同友人为立局事，赴邑投禀，邑主黄公各依议给示，即日颁行。

二十日，屿头人获村中从贼者三名，发长寸余，解入城，林氏人禽割之，乃正法。

廿四日，闻一都义民本早战胜，生擒毛贼七人，一快。

廿五大晴，[义民]又大会于三都，整齐，见之心喜。醇早晨到局。午后，贼至沙渚，放火，延烧沙河、风川、所岙各村，危在瞬息。上灯时，送内眷到后朱一避（凡七日）。

夜，□七人到南山助守，各给点心钱七十文。是日午前，南山局乡勇四十名，与毛贼战于大干岭等处，各勇奋力前进。徐明海轰九节炮，击毙四贼，一执大旗贼，三执刀贼。又刀枪齐进，贼死伤廿余人，可谓勇矣。如各村在会义民数不止一二万，同心同力，一无退避，贼万万不敢下山。

廿六日，[义民]又大会于南山。午后，醇儿到后朱省母。是日，义民、官兵与贼战于邑北门外，大胜，杀贼卅余人。又据说，贼溺死颇多。

据大岙人说，昨日小港义民尽破廿四都贼巢，大快。廿七日记

廿八午前闻警，无人不惊，亦是虚传。[是日]天旱，兵、民与贼战于邑北门外，追及东门，斩来首级百余。逼人湖溺死者无数。惟十八家与东山两地人擒杀最多，器械旗帜衣履等所获不计。未刻

得实音，人人大快。

五月初四，是日，有贼两骑执令箭到隔山廿四都地，诸在山贼登时起身北窜。是日大山人擒贼二，杀一。又风川、山根各获一。风川人又搜获六贼，别地获二。

旧历十二月至正月，永邑上湖乡各村为会匪所扰，已极不堪。贼退后，又被乡勇搜括，富室皆空。三月廿九日，会匪又引长毛贼焚劫，百姓离散，田无人耕，至四月犹未插秧，殷户甚有在外行乞者，闻之欲哭。五月初六日记

五月，当寇近时，有王员孙者，乘乱抢劫，得钱数缗，两日后被贼杀死。又有张式金者，家有田四五十亩，又有余资，亦乘乱行劫，得钱十八千，次日亦被贼杀死。二人皆丽圻人。

自旧冬十月后，生擒之贼，牵就法场，毫无怖畏，只伸颈受刃而已。并有作大言求快刀速死者，实不可解。

旧腊长毛贼入境后，会匪死灰复燃，相倚为助，大肆焚掠，凶焰非常，空屋待其举火者比比。

五月初七日早晨，醇赴局。本日局中乡勇于永封山擒来一毛贼，约廿余岁，自谓隶伪官王姓名下。午后，醇同诸同事解邑，讯后即正法。丽番团局亦获四贼，解邑正法。上灯时，有数贼逃至本村山上，金岙人见之，在岭发火号，远近响应，登时灯光遍野，贼遁无踪。子时，隔山廿四都贼尽数弃辎重而逃，湖乡人闻信，到其巢穴搜括器物，所获不少。是日官兵过江搜剿。

贼未来临，人人自危，一若贼来无人不死无家不破。前此被贼焚掠之处，人死家破，固亦有之。其实通盘看来，百无一二。独是乱世，愈富愈苦，愈贫愈乐，又理之一定者。余僻处小村，无富户，自祖父以来，无刻薄待人，村人又信余父子素行公正，故较之他人可为自安。五月初十日晴窗记

十一日，闻隔江林孝廉梦南^①所领义师，大破贼党村庐，杀贼千余，人心大快。张统领^②率兵搜勦金鼓山贼，深入三十里，屠灭之。贼之前队皆胁从之民，可怜。张之甥王姓者自军中归言之。

五月十三日，下湾保正家藏匿毛贼五人，其村人知觉，擒获三人，解邑正法。

十五日，现会匪、长毛贼俱遁出郡境。湖南勇二百名在瑞城横行，邑人忿欲杀之，亦于十四日竟逃郡城，凶焰少戢。

现就会匪、长毛贼并败观之，张统领援浙之功，在吾瓯已足书上考矣。而其实始终得义民助攻之力为多。张之幸亦吾瓯之幸也。闻其甥王恍自营中来，谓杀一贼，只割一发髻、一耳以记数。前后解闽省制府上报者，共四千有余。其逼人江及舟覆溺死者无数。余东山族弟阿彦，目见尸浮如萍，渔舟无可寄泊，泊即有虫上船，臭不可闻。

粤寇俗称长毛，旧冬平阳会匪引之入境，约得地则归之。后长毛贼见民心不贰，谓会匪诳之，因与有隙，互相斗争。及至并败，长毛贼知势不支，忍饥而遁，境内乃安。先时各邑各有义团，而齐心协力视国事如家事，惟吾瑞为最。

六月初，早禾将收时，[村人]愿增价作十六文一小升（时价谷合卅文一小升），向醇儿求再柔数日，勉强应付。醇向家人言，干好事须有始有终，喜其志与余大合。

瑞邑党会匪者，败亡后，田庐尽行入官□□家，惟江乡蔡华财产最厚，有田七百亩。湖乡入官者三家，丁田张阿保、沙凌陈阿傑、

① 林梦南，号星樵，浙江瑞安人。咸丰己未举人，居飞云江南岸，负责南岸港乡团防。著有《瓯江战守纪》，记镇压太平军和金钱会事。后任安吉嘉善教谕十多年。

② 张启焯。

里丰垵董新槐。又江乡党贼地方卅里内田，一概不许耕种，候凭官变卖，以充公用。以上俱七月初记 平阳未查。又记

七月下旬，慧星见西北斗上，无几日又灭。又村人徐太茂说，连日五更时，慧见东方。

旧岁，林孝廉梦南之攻金鼓山也（时贼俱退聚山底），凡四次。皆以官兵畏怯，不能深入。后乃请张统领令箭一支，严加督率，退避者即斩以徇。由是一无违令，得以捣其巢穴，贼死尸积如阜，不计其数，所获辎重亦无数。

余生七十年内，经过大荒二次，辛未〔1811年〕、甲午〔1834年〕。见过大疫三次，庚辰〔1820年〕、甲午〔1834年〕、甲寅〔1854年〕。大乱一次，辛酉、壬戌〔1861—1862年〕。幸蒙天佑，得保身家，回首思之，此心犹悸，安可不修德以培薄福。

〔本年〕春夏谷价日昂，与大荒无异。正二月大量秤百斤价一千二百文，至五月尽，增至二千五六百文，郡城尤贵。 闰八月一日 普时记

三四月间，会匪长毛贼窜扰处郡。时盐极少，四两值洋银一圆。谷、米及他食物，不问可知。秋后，又大疫传染，死者无数。村落流离破碎，半成邱墟。松阳团练之局，有地名三都元者，义勇技艺及火器最精，攻破二处贼，全凭其力。又说：会匪猛于长毛贼，数不满一千，败后亦远遁。 闰八月十九日，长桥林阿茂述其松阳表兄蔡姓者说如此。

闰八月内，平阳令□公稟知道宪云：钱匪会党近勾通福建九龙山魏姓贼酋，复图滋事。 九月初五日 记

温郡各县令，不贴颁发眷黄上年十二月二十日豁免田粮恩诏。道府宪不加斥责。上下交庇，其情显然。

九月间，宁波叶阿沛说：省垣失陷后，不但无居民，贼亦以无

路运粮弃之，现成邱墟。又云：宁波府城外四十里悉成焦土，其余县邑被寇，俱惨甚。惟郡垣得红毛夷保守，无恙。绍兴被寇亦惨。

本秋，新藩台告示，内有“慨自省垣失陷以来，千里膏腴，悉成焦土”云云。则浙疆残破，民情不问可知。现抚台暨藩臬以下各官，俱移治巨州。九月十三日记

慈溪富室冯氏，挈家浮海，避居琉球。附记

本秋，孙藁田由左春坊左庶子升侍讲学士。

九月初，新米十四钱一小升，陈米加一文。十月初，升减一二文。晚季大丰收。猪肉极贵，郡城官校秤二百钱一斤，瑞邑价稍低。

平阳杨沛淇，廩贡生，弟沛仁，家有田三十顷，并好义，且多材略，公平正直，人信服之。当钱匪谋逆起事时，淇知势必蔓延，出资倡立团局，凡所守护者共八都，事皆淇主之。分小局数十局，皆有长，章程画一，按田捐输，其法整密。不显与钱匪为仇，钱匪亦不敢加以一兵。本年贼平后，淇卒，八都人如失所天，吊祭无虚日。至团练之任，其子接领，子秀才，克继父志。

处郡之被寇也，不止一次。本年夏间，发逆自温甯其境，受害惟松阳为甚，丽水次之。兵戈之后，继以瘟疫，死者累累。韩田人行贩处郡归者说。十月初五日记

钱匪败后，金鼓山一带村庐，被官兵深入焚毁，悉成焦土，约计二千余家。其村人卖牛乳者说。十月初七日记。

新上幼冲，皇太后临朝摄政，凡臣工章奏，太后与皇上并列。传闻太后贤明，当必能兴利除害，即其因寇乱豁免被滩州县新旧田粮一节，已见体恤仁心。十一月十二日记

十二月初二日，醇接邑侯钱公国珍托办捐米以济兵饷函。初三晚复书，求其宽恤民力，减数捐办。意主留富民之有余，以补贫民之不足。委曲恳挚，粹然儒者之言。钱公借公济私，户额每银一

两，捐米一石，挨户开单，照额捐纳，不少宽贷。被劫被焚之户，亦无少假，实为太刻。醇复稟后，只减半劝捐，亦迫于不得已也。

《过来语》第十八册①

癸亥[同治二年,1863年]

新谷价[去年]年底增至[百斤]千四五，至[本年]正月又增。二月初，价千百钱百斤。因处州、衢州等处，田少收成，兵饷不继，奸贩借端运卖者多，官不能禁，大吏亦乐得共流通也。故温郡虽丰，粿巢几同荒年。同治二年二月初七日当时记

《过来语》第十九册

甲子[同治三年,1864年]

闻江乡现有红布会，与金钱相似，有守土之责者，不可不察而严治之。正月初四记

后李衣工李阿珍，旧岁五月间到金华、杭州等处采买衣物，目见被寇情形。谓居民甚稀，存者十仅二三，义乌、永康二邑，城内外室庐焚毁殆尽，间有大屋，亦闾无人，残破不堪言述。因言温郡遭乱后，聚居如故，以此方彼，虽贫亦乐。二月廿四日记

同治元年壬戌八月，奉新上恩诏，豁免咸丰十一年十二月三十日以前民欠旧粮。明有誊黄贴示，而温郡各县官灭旨横征，遍贴告示，谓恩诏豁免在咸丰九年止，其十年、十一年不免。追呼同于新赋，胆大如天矣。及至同治三年再降诏，令大吏通刻誊黄，剴切晓

① 第十八册是记癸亥、甲子、乙丑三年的草稿簿，第十九册是甲子、乙丑二年记事的誊写本。第十八册虫蛀严重，前后都残破，癸亥年记事只剩一页，无重要史料，唯第十七册有本年谷价一条，原记在壬戌（同治元年）九月初米价下，今移此。

谕，始不敢征。同治元年田粮亦随诏再行豁免。（同治三年十一月，马邑主^{寿华}尚有谕草付醇儿，嘱其向各户代行谕催十年十一年陈欠田粮，见利□行，莫此为甚。又记）

十年来，四方多寇，货贿难通。来自外地者，价值比前倍贵不等，即出自本处货物，卖者效尤成风。其余不虑不给者，如谷糠、蚶壳之类，亦较贵一倍。至于佣工雇值，刈稻忙时，一工需钱百四五十文，甚有乘忙勒取二百外者，皆是现在新闻。七月初一日闻，前池甥正岳言，记此。

正岳又言：六月间，霉蛀番薯千千四百钱百斤。想是贩至被寇处销售。穷民艰食如此，平安足食者，安可不自惜福。七月初二日记

余无多产，家用渐裕，田粮实有挂欠。自奉诏豁免，得免历年所欠银十一两八钱八，米二石。银一两作三千，米作四千五，合得免钱四十四五千，沾恩溥矣。七月廿一日

七月廿五夜，月上时，慧星见东南，芒冲西北，南一星，北三星，慧介其间。

闲坐自思，既有《过来语》一书，虽是小著作，实非虚糜岁月。又《颐志集》、《有济编》、《定斋杂草》、《定斋吟草》，《谈后录》各书，一生志之所在，可以垂示子孙，非浪笔也。十二月初九日记

十二月十四日，接沈兰生报喜信，言左制军报举军功，醇以训导尽先选用，请其随来缸进城商酌。

徐宝瑛迫于限期，力谋抬廉出缺。十二月十四日，倩沈兰生作书向醇说，捐贡外，加贴洋银二百员事宜。廿四日接到贡照，廿五日接府提扩报帖。十日间，各已办妥，并不费力。徐君自谓[补]廉事，共费四百余金，又闻永邑下坊叶某共用二千金，同时办。十二月廿七日记

五十三亩晚禾约得燥谷万三千，算来每亩得耐谷三百斤。

乙丑[同治四年,1865年]

正月初五日,醇儿以门生礼执贽谒孙藁田学士,领来祝余八十寿叙。是日天暖风静,称心之至。

做寿统用钱约计百六七十千,除收及抵,约净用八十千文。二月初一日

二月初一日,醇儿应海安所钱、杨二家请,是日舟迎开馆。

初五日,余应邻舍陈生锡昆请,是日开馆。养心^①附读。初七日,式昆堂兄式期来从学。

三月初六日,听醇儿述琴西^②自南京来所说彼地情形。城内外一望肖条,尽成赤土,官吏衙门皆草舍,盖造悉出己资,冷落不堪言矣。时琴西摄道篆丁忧回。

杭城内外,前此丁口共二百余万,光复后造册,只剩数万人。

四月记

醇赴省试,与同伴约定七月初二日子时起身。六月廿九午前阴晦,且风且雨,余心多虑,幸午后风静雨止,差钰到邑取县送考文书。

八月,浙江补行辛酉正科、壬戌恩科乡试。入场八千一百余人,正副两榜计中式举人二百卅二名,内恩科加额卅名在内。

醇九月初四早到郡,初五午后回家。

醇儿归述:一路经过郡县,惟永康最残破,县城一片焦土。兰溪气象重新。杭城内外尚肖条,考时士子云集,得不冷寂。贡院、□官、抚宪、学宪等衙署,赖蒋藩台出力重造,比前华美数倍,其资费皆长毛贼赃,得之地窖者。

① 赵钧之孙。

② 孙琴西。

十五日午前，[乡试]中式报到。瑞[安]正五名，副二名。永邑三名，初十放榜。

醇秋闈不售，愤愤不平，余以世事自古本无定局一语晓之。

余现年八十一，不管琐事，日以书史自娱。端阳后，检点《尤西堂全集》，颇觉不胜其劳，而心乐之，不自以为疲也。五月九日 雨窗记

金 钱 诗

吴良祚 整理

编者按：《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七年第二期刊载了马允伦同志收集整理《浙南金钱会起义民歌十首》，那是在平阳钱仓一带温州话地区流传的民歌。这里发表的十二首《金钱诗》，则是在平阳北港一带闽南话地区流传的民歌，是一九六二年根据金钱会起义者的后裔、平阳县睦源公社南网大队贫农社员吴明添（当时六十四岁，已故）、吴明勇（当时七十六岁，已故）、吴良寿（当时五十八岁）、吴良方（当时四十五岁）用闽南方言所唱，由吴良祚同志记录整理并作注。这些民歌所反映的一些史事，可以和《浙南金钱会起义民歌》互相补充。两种不同内容的金钱会起义民歌在平阳的两个不同的方言地区同时流传，也说明了金钱会起义在当地人民群众中的影响。

正月时节是新年，赵起一家八兄弟。八个兄弟排好阵，排起好阵铸金钱。①

二月时节清明边，赵起饭店大路边，就叫人客人来坐，又叫人客领金钱。

三月时节是清明，赵起发令透京城，②一个金钱一个帖，③长毛

① 八兄弟：指赵起、周荣等八个盟兄弟。排阵：商量计策。排起好阵：定下妙计。

② 透：通达。这里用夸张手法，意思是说，赵起发出号召，四方响应，声势浩大，震动京城。

③ 凡加入金钱会的，领取“义记金钱”作为凭证，并领取写上誓词的“义帖”一纸。

就到不用惊。①

四月时节四月红，赵起一家起头人，②八个兄弟把反造③，金钱造反百廿天。

五月时节五纷纷，九相也造十只翘板船，载去钱仓烧掉三座屋，后来专烧雷渎温。④

六月时节六月咚，赵起发令打九相，九相地方真好打，打了九相来私通。⑤

七月时节七月半，赵起发令打桐山，打了桐山不要紧，回来兵马点点去一半。⑥

八月时节八中秋，赵起发令打温州，捏了冷饭饿几顿，打了温州啥因由。⑦

九月时节九落时，鹤溪团练投金钱；团练害了老百姓，后来专打四十二大溪边。⑧

十月时节十大冬，赵起发令打瑞安，⑨瑞安打了个把月，后来

- ① “不用惊”，方言原作“唔使惊”。这句说明金钱会响应太平天国起义，并以太平军为后盾。
- ② 此句原唱作“赵起一家唔是人”，今改为“起头人”。
- ③ 此句原唱作“八个兄弟想王做”。
- ④ 九相，指瑞安林垵的恶霸地主陈安澜。陈安澜雇募台州船攻打钱仓，烧了赵起等的房子，以及金钱会火烧雷渎，消灭温家团练，都是辛酉十一年（一八六一年）阴历八月间事。民歌但以某月的节气、景色起兴，并不完全按照实际时间顺序。十、三也都不是实数。
- ⑤ 这里是说，平阳县令程惟本、副将王显龙慑于金钱会的声威，只得任凭金钱会首领赵起等出入平阳县城，也不敢将情况上报。
- ⑥ 桐山：福建省福鼎县。平阳南北港一带的金钱会起义军，于阴历九月攻占了福鼎县城后，与清朝秦如虎所部作战，受到较大损失。
- ⑦ 这两句诗是说，金钱会远道奔袭温州这样的城市，是难以取胜的。
- ⑧ 鹤溪、大溪边，都是平阳县四十二都（瓯为腾蛟区）的地名。大溪边的团练（“白布”）顽固反动，不肯投降，所以金钱会要打它。
- ⑨ 原唱作“山东”，当作“瑞安”。

专捉总理一个人。①

十一月时节冬节乌，长毛剃头是人枯。②男的剃头不要紧，女的剃头变尼姑。③

十二月时节过年边，金钱没屋苦过年；金钱没屋不要紧，桐山大兵打死大路边猪拖狗拔没身尸。④

-
- ① 总理，指金钱会起义军首领赵起。太平天国后期有“总理民务”职衔。赵起于金钱会起义失败后，到处州引来太平天国通天福白老三（即白承恩）部队，是否按受过太平天国的“总理”职衔，存疑待考。
 - ② 人枯：比人家矮了半截。
 - ③ 这首是说，清朝反动统治者镇压了金钱会起义，强迫会众剃发。从中可以看到，妇女也因参加起义而受到迫害。
 - ④ 桐山大兵：指从福鼎北上平阳的秦如虎部清军。这首是说，金钱会起义失败了，会众的房子被烧掉了，但是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清朝反动军队，也没有好下场。

王大作忧时感事抒怀十四首

黄培奇

编者按，冯云山在紫荆山区进行革命活动时，曾遭当地秀才王作新起乡兵拘捕。《忧时感事抒怀》的作者王大作是王作新的堂兄，也是秀才。据《浔州府志》，王大作为反对拜上帝会的宣传，曾命其子与洪秀全辩论。王大作、王作新一家是当地反对拜上帝会的头面人物。王大作遗有手稿一册，由其后人王朝森收藏。其中诗文共五十余篇，仅写于壬子年（一八五二年）的《忧时感事抒怀》十四首涉及时事，反映了当时一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心情。今据金田起义地址保管所黄培奇同志寄来的抄稿发表，以供研究者参考。

连遭艰险叹非常，	倔强微躯亦足当。
履困于兹惟德辨，	亨屯尔日看名扬。
廓清宇宙须谁手？	攘去奸凶信有方。
拨乱慨乎施大力，	咸池挥洗日重光。
奸党汹汹扰四围，	怵怵心动惜民依。
循环治乱今犹古，	提挈纲维近则非。
三载仇离居蔑定，	万家愁苦泪时挥。
从今幸得长风御，	迅扫妖氛拭帝畿。

知非时至我思长，
不端寇逆非难靖，
民可哀哉天必悔，
终□抚枕情何激？

蠢兹寇虐信非常，
扫盪妖氛权在握，
生灵万万棲何所？
靡弗胜时将有望，

中秋佳景快称觞，
文本六经归切实，
一天雾净予怀畅，
自古英雄无躁举，

弹剑当空对月歌，
存心匪懈真机得，
璞发荆山光宇宙，
纷纷攘攘伊胡底，

清风明月两悠扬，
列宿辉辉连玉带，
年当五十心弥壮，
佇看妖氛全灭迹，

大度还须出小心，

险阻艰难亦备尝。
□竟熏猷本自强。
主诚遇矣力能勩。
击楫中流可自方。

殄灭于心恨未忘。
剿除凶逆力承当。
上帝寥寥甚此殃。
我惟一泄此衷肠。

明月悬辉觉异常。
胸通全史要周详。
万里风清我武扬。
后车端的待文王。

中怀恬淡乐如何。
克己时深妙趣多。
鹰扬渭水辑干戈。
大任还须降我曹。

一片冰心趣与长。
银河耿耿映山庄。
功复八千志乃光。
雄才一一靖多方。

平生谨慎意惟深。

艰难备历坚成性，
松挺不彫知在后，
但逢井渫王明汲，
变故频遭利断金。
菊持晚节见于今。
浴日补天一力任。

治乱循环古有言，
积薪厝火终为患，
破贼如期惟众一，
连年巨寇于何靖？
多因执事惮其烦。
蝼蚁穿堤久不论。
争功时见祇徒繁。
坐使英雄手击罇。

力展云雷适在兹，
寇繁似螭歼乎坎，
撼不少移良将阵，
英雄自振擎天手，
谁其假手以匡时？
贼势如蜂烬以离。
动无遗策丈人师。
魑魅伎俩悉莫施。

国运重熙二百年，
小民奔走几无路，
三载师兴锋未挫，
抚时慨事旋投笔，
于今始见乱纷然。
强寇焚烧尽有烟。
一朝兽散将其贤。
伸手拨云共见天。

自古奇才未遇时，
逍遥渭水勳何在？
大地无垠维立矣，
如同二哲逢明主，
养精蓄锐若无为。
淡漠隆中意可知。
长天有柱力擎之。
其使芳踪复见兹。

大块茫茫变古今，
登高远望游神旷，
才人几个实劳心。
抱膝长吟寓意深。

急矣施来情若雨，
名贤日远仪型在，
简炼经猷欲发挥，
长驱风伯妖氛息，
耆定武功平若一，
强顽不使蹂疆圉，
断然摧去旅如林。
消异导和此嗣音。
慨乎勘乱握枢机。
大震雷霆贼势微。
诞敷文德化无违。
大命还须式九围。

史料拾零

张守常

林则徐临死呼“星斗南”解

樗园退叟（汪堃）：《盾鼻随闻录》，卷1，《粤寇纪略》（《太平天国》，第4册，356页）云：

上命在籍前任云贵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颁给关防，赴粤进剿。林公卧疾已久，闻命即行。长子编修汝舟随行侍疾。乘坐卧舆，星夜兼程，日行百余里。汝舟劝以节劳暂息，林公云：“二万里冰天雪窖，执戟荷戈，未尝言苦，此时反惮劳乎？”口占一联云：“苟利国家生死以，敢因患难避趋之！”仍星驰不辍。沿途积受风霜，病躯憔悴，医药俱绝，卒于广宁行馆。临歿时大呼“心斗南”者三，莫解所谓。林公以翰苑起家，游掌封圻，推诚待物，威望素著，所至能得民心，贼闻其来，均欲投诚解散，猝然溘逝，未竟其功，远近惜之。

又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扫叶山房石印本），卷3，叶13，《林文忠临歿大呼星斗南》条云：

粤贼初起，……时林文忠公已由西域赐环，文宗特诏起之田间。公方卧疾，闻命束装，星夜兼程，宿诃益剧。公子编修汝舟随侍，劝以节劳暂息。公慨然曰：“二万里冰天血窖，只身荷戈，未尝言苦，此时反惮劳乎？”口占一联云：“苟利国家生死以，敢因患难避趋之！”乃昇疾亟行，忧国焦劳，驰驱尽瘁，遂卒于广宁行馆。初贼震公威名，咸胆裂，思解散，猝闻溘逝，毒焰益张。公临歿大呼“星斗南”，莫解所谓。噫！武乡侯出师未捷，宗忠简三呼渡河，千古贞臣，同此遗憾耳。

后者是从前书抄来的，只是文句序次稍有更易。后书亦常有注明见于何书者，此条则未注。诗句原见《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云左山房诗钞》卷6），系林则徐自西安启程赴伊犁时所作，非此时再出赴广西时所作；“患难”系“祸福”之误。《盾鼻随闻录》（成书于咸丰五六年间）作“心斗南”，金安清、李元度为林则徐所传（撰于同治年间）均谈此事，作“星斗南”，《郎潜纪闻》（成书于光绪初年）虽抄自前书，而易“心”为“星”，盖从后者。此语当时流传颇广，事关林则徐临终心事，一似有遗恨于未能亲自镇压太平军者。

然而此语并非“莫解所谓”。王德乾修、刘树鑫纂：《南皮县志》（1932年排印本），卷14，叶43—44，《故实志》下《志馀》转录《今传是楼诗话》（按此《诗话》为王揖唐撰）云：

臧民（张祖继字）以布衣从族祖文襄公（张之洞）游粤游楚，老于记室，以诗自娱。光绪末年卒，年八十余矣。所著《臧民诗草》，文襄为选入《思旧集》，《拜林文忠小像》云：“为谢金人罢李纲，英姿想见耆重洋，伤心新豆阑犹在，竟死奸民一寸香。”自注：“新豆阑，广东要地，公临歿连呼之，人讹为‘星斗南’。孝达公（张之洞字孝达）泄此始悟其语，恐事不知，告予记之。”此亦可供史料者。李越缦赠臧民句云：“文章贫后健，天地布衣宽”，可以见君生平。

张之洞督粤在光绪十年，此时林则徐临歿呼“星斗南”之“莫解所谓”者流传已三十多年，张至广州知林所呼者为“广东要地”，“始悟其语”。然此张祖继诗注仍语焉不详，林则徐所呼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要地”呢？

按《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8，道光二十七年七月二十四日辛丑，《耆英等奏缕陈近日办理洋务体察情形折》（中华书局版，页3098），

又十三行咪咪两夷馆中间有一小港，土名新豆栏，地极湫隘，而往来行人甚多，良莠不齐，民夷杂处，因而易生事端。该夷屡欲

在巷口租地建房，藉杜纷扰，而民人坚执不从。现经委员传集业户，反复开导，始议定将该处南口内外舖户六间租给夷人，……该夷已筑起围墙，将两夷馆联络为一。

据此可知林则徐临歿呼“新豆栏”，所关心的乃是来自海上的西方侵略者。他以禁烟获谴，离开广州，遣戍伊犁，至此时已十年。此时奉旨赴广西，已入广东境，即将路过广州。禁烟一役他未得始终其事，致使侵略者终于得逞，他一时感慨萦绕不已，临死犹呼之，乃是很自然的事。

李元度《林文忠公事略》（《国朝先正事略》卷23）记林自滇督引疾归里以后事云：

家居倡驱夷议，大忤当事。外夷方为歛迹，而当事思中伤之，会玺书召用，谗者乃止。时方以西洋为忧，后进咸就公请方略，公曰：“此易与耳。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吾老矣，君等当见之。”

可见他虽关心“西洋”侵略者，但犹认为是容易对付的，他们航海万里始通中国，远不若俄罗斯之与中国接壤，“为中国患者”将更甚。其时治西北域地者渐多，如祁韻士、张穆、龚自珍、何秋涛等，留意于俄罗斯者固已不止林则徐一人。而俄罗斯之“为患”果然接踵而至，从东北到西北强行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

林则徐最后奉旨赴广西“办贼”时，太平军已开始“团营”，但尚未在金田正式起义，在广西“群盗”中尚未特别突出；而且广西会党各股起义军和太平军尚均在广西境内活动，亦不曾大举攻据城市，在林则徐看来不过如青海之“番”、云南之“回”而已。太平天国革命战争之发展到大半个中国，几乎推翻清王朝，是林则徐所不及见和未能料的。林之临歿大呼“星斗南”，由《盾鼻随闻录》到《郎潜纪闻》，由“莫解所谓”而指实为“遗憾”于平太平军之“出师未捷”，这是后来借林则徐的威望来加强反对太平天国的宣传的一个伎俩。实际上，林则徐临死时所挂在心头的大事决不是刚刚出现的太平

军,而是外国侵略者的为患中国。

太平天国革命后广德之无主田亩

吴汝纶,《桐城吴先生日记》(1928年莲池书社刻本),卷6,叶1—2,《时政》类,同治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与菴斋论广德州客民开垦案,州官来牍,在有主则令税契,无主则变价充公。余意税契等事皆州县借端牟利隐情。且此案重在查无主田亩,不在税有主田契。至惟所谓无主者,不过系逃亡未归及业户失考者耳,其实系原主存亡目下尚难预定,须宽其年限,安得遽尔变价归公? 惟须详议客民主民还田缴价等事,使得日久相安,方为经久办法。

菴斋,黎庶昌字,时与吴汝纶同在南京曾国藩两江督署幕中。

经过一场农民革命战争,这里的地主阶级遭到了一次沉重打击,出现了许多“无主田亩”,“客民开垦”即土地重分配。然而广德州的清朝封建政权恢复了,对于恢复这里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照吴汝纶的意见应采取两项措施:(一)为逃亡未归的地主保留田亩所有权;(二)确已无主认领者,则变价归公,所有权算是官府的,“客民反正不许凭空取得所有权。至于“有主则令税契”,也是官府重新肯定地主土地所有权,重新给以保证,亦不仅止是“州县借端牟利”而已。

太平天国战后德清之客民来开垦

俞樾,《曲园日记》(春在堂抄本),光绪十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时在杭州)记云:

族侄元昌正三来。……文昌等又言:牛舌地坟树已钉铁条护之,每株各三,以防人盗斫,因以洋钱三元偿其所费。嗟乎!自兵乱以后,土地荒芜,各处客民,借开垦之名,源源而来,搭立棚厂,不能不

取材竹木,民间竹园及坟上荫木,任意盗斫,民不能争,官不能禁,积久而土客不安,致构大衅者,往往有之,是亦东南一隐患也。

这里说的是俞樾原籍浙江德清的情况,但不止德清,太平天国革命战争经历过的地方,打击了当地封建势力,就造成了部分财产再分配,“土地荒芜,各处客民,借开垦之名,源源而来”者,即此部分地产之再分配。

这一段转录自沈启无编《大学国文》上册第188—189页。目录注明据日记之春在堂抄本,该本未曾刊行,大约是沈先生从曲园老人曾孙俞平伯先生处借抄的。

太平天国革命后嘉兴之“客垦”

许景澄:《许文肃公日记》(1920年排印本,与《许文肃公外集》同时付印,皆盛沅编辑),叶3,光绪七年辛巳(1881年)九月十日记云:

嘉兴编查客垦约二万亩,温台五千余人,宁绍、河南、湖南共五千余人,其中业户赔粮约五千余亩,现县中允开四万亩。

许景澄原籍嘉兴,同治七年(1868年)进士,光绪六年(1880年)以侍讲加二品顶戴充出使日本国大臣,旋丁父艰(据国史本传)。写这段日记时正在家乡守制。

太平天国革命后荆溪土地再分配之斗争

钱骏祥:《庐江钱氏年谱》(1918年排印本),续编,卷6,叶28,“从兄怡甫授江苏荆溪县知县”条下引俞樾撰《家传》云:

光绪七年补荆溪县。县多山,故多盗,君严捕之,盗贼为空,兵乱之后又多旷土,两楚之人争来垦治,主客齟齬,斗哄叠见。君为土民定租额,为客民编民牌。于是土民悦,客民畏,遂以无事。

是肯定了土民的剥削权力和客民的被剥削地位，是亦地主阶级在经济上恢复统治地位之一例。

按怡甫，钱志澄字，原名华荣。荆溪县原在宜兴县，辛亥革命后并入宜兴县。

太平天国革命后王江泾之移民垦田

日本冈千仞著：《观光纪游》（《小方壶斋舆地丛书》第5帙），叶6—7，

正午，抵平望。石桥隆起三四丈，上桥骋望，市人麇集，皆呼“东洋人”。自是湖沼淼漫，一桥曰长虹，一聚落为王江泾。此为江浙二省分界，往往见牌榜巍立蔓草之中。惕斋曰：“王江泾本为此间名邑，余少时从洋人来此买绵丝，粤匪乱后，流亡略尽。自此至嘉善，兵祸尤惨。良田沃土尽皆污莱，官新移四方浮户从事开垦”云。

按此为作者于明治十七年七月二日，即光绪十年闰五月十日（1884年7月2日），自苏州赴杭州途中所记。惕斋，指王仁乾，商人，常居日本，通日语，此次与作者同船来华，并顺路伴之游苏杭。

太平天国失败后华亭乡绅“佐有司清理田赋”

闵萃祥：《式古训斋外集》，叶5—6，《公祝沈馨山夫子八十寿序》：

先生……既冠，即教授生徒，资脩脯以奉其祖，旋补博士弟子员，食饩于庠，援例入成均。会禁烟役起，外夷内犯，腥膻之迹，如蔓之滋；未几粤匪又窃其袄教余绪，蹂躏半天下。先生目击世道之陵夷辄太息深曠，无志于用世，惟以教授自给。

……又如粤寇甫平，佐有司清理田赋，比年复襄理育婴等事，咸有功于桑梓。

馨山，文内又作馨三，不知孰是。此当系沈某之号，其名亦俟查。此沈某不过是一个补廩出贡的老秀才，是该地方上的一个起

码的小乡绅，而亦出来“佐有司清厘田赋”，在太平天国失败之后，帮助封建统治者整顿和恢复其剥削制度。所谓“有功于桑梓”者，有功于其家乡（松江）之封建官府和地主阶级也。

太平天国失败后江南地主全面复辟一例

闵萃祥：《式古训斋外集》（光绪三十四年上海刊本），叶30—31，《黄特鲁家传》：

君讳及，字特儒。先世于元时由徽迁华亭之长泖，为今金山四保地。其十四世祖讳钺，尝筑乐全堂于此，环屋皆水，周围植荷水，隐居其间，即今所称荷花荡黄氏者也。泖滨古为隐逸之藪，见于郡志者不一其人，若夫自元迄今五百余年，陵谷有变，而乔木岿然，则于君家为仅有矣。

君少读书，天性谨厚，趋庭之暇，讲求农事，春而耕，秋而获，以时督课，习劳甚于佣保。间或步绣畦，藉芳草，与里老谈笑，夕阳中自以为无求于世，晏如也。既而天下多故，粤寇由苏浙而东，势侵逼。时君父犹健在，以所处僻壤，不虞贼至，君仓卒被掳，未几脱归，访家人，知父已殉难，旋遭继母丧，饮痛于窘迫之中，惨苦万状。贼平，环堵无一物，屏当窳窳，补苴巨细，心力于是乎瘁。然持之愈勤，逾年田芜尽辟，力渐舒。则追痛其父之死，白于吏，得请于朝，入祀昭忠祠。又念家乘被毁，恐日久无征，乃与从弟雪蕉孝廉重事纂辑。先茔祭扫田，经寇乱，有人占有，为族之贫者他售，君又徧稽旧籍，悉贖以归。其不忘本如此。卒年六十。有……子玠、璠、璣。

闵萃祥曰：“……君之女，余从子锡桂妇也，故知之稔。”

这是太平天国失败后，江南地主在经济上（田芜尽辟）、政治上（其父之祀忠义祠）以及精神文化上（重纂家谱、收回祭田）全面复辟的又一典型。此黄及是个普通地主，原只督课佣保，春耕秋获，并无科名或官衔，不在士绅之列，所谓乡村“土财主”，故更带有普遍性。

收 买 地 契

——太平天国时期苏州地主兼并土地之一手段

天悔生：《金瓯逸史》（鉴悔斋钞本），卷1，《画葫芦》条：

有乡先达以进士起家，由吏部郎出为四川盐茶道，夙以干事自负，居官亦有政绩。……归里后，不及数载，粤匪陷吴郡。吴中士民流离迁徙，以上海一隅为避秦之桃源。庚辛之岁，上海烟户顿增百万，旅客无家，居大不易。先达公以旧绅避居是间，特出心裁，广收旅客携出之田契。维时地为贼踞，田之荒熟不可知，愿售者以荒产论价，率一亩田易一番银，旅客便于得银，非素丰而旅食无虞者，莫不登门求售，旬日之间，得田数万，旧绅之囊亦罄矣，后至者若楚人之抱璞遭揆弃焉。迨癸亥之冬，王师收复苏州，越明年攻克金陵。江南军务肃清，四民各归乡里，循复旧业，先达公海上所得悉数报官填单给业，至秋收按户催租，门客隶仆，四出张罗，有逾期不纳者，以抗国课论，立送县官，枷责示警，绝无裸粒宽贷。以故所有田产，尽属膏腴，向之著名玩户，至此亦化良善，盖畏其势而惧其罪也。昔以一番银易一亩田，今则值二十倍，一岁输纳，不下数万金，富甲一郡。乡里轻薄儿喜谈之过恶，且有暧昧得财诸说，无征不信，不敢重诬之也。

这段记载所述情况可注意者有以下诸点：逃走之地主携带地契，一也；更有力者趁此时机收购地契以为兼并地产之手段，二也；“四民各归乡里，循复旧业”，三也；该收购地契者“悉数报官填单给业”，四也；收租“绝无裸粒宽贷”，五也；而逼租凭借官势，六也。

经过一场农民战争之后，一般情况是田权有所分散，但亦有趁机兼并田产者，这里所记述的是一种情况，更多的情况是如曾国荃之置田百顷（《湘军志》）。

汉中太平军撤走后官绅之侵夺田产

陈才芳：《思痛录》（光绪十一年刻本），叶41—42，记同治三年正月太平军离汉中东去以后，土地所有权之转移情况云：

刘中丞亲睹汉上调弊情形，因念田产不可久荒，宜及时招佃耕种。实系绝产，查明入官，田主若回，仍还原业。而府县奉令承教，遂将所有荒废之田尽行入官，名为绝产。局绅差役在外访查，借事需索，户族人等分给若干，即隐匿不报，若不分给，即亲支亦指为冒认。竟有凭空而得数百亩之产者。局绅亦俱白手成家。所有膏腴之田，尽系局绅差役承佃耕种，久之即暗行顶换，易以硗瘠。南郑一县之绝产不下数百万亩，所有逃回之人，不但宗族期亲不准妄认，即同胞弟兄之析居者、胞侄之承继者，亦不得承领。寡妇则诬为从贼被污，逼令改嫁；孤儿则指为毫无确据，冒领绝业。汉中之难，十户九绝，本主之领回者不及百分之一。

绝产出息，名为办理善后，而地方应办之事并未举动，仍连年勒令百姓捐输，十余年之久而地方仍凋弊如故也。其后西征委员梁世廷在左爵相前献策云：“汉南绝产甚多，可卖数十万金，以助军饷。”左相即委梁世廷与汉中府龚太守衡龄会同变卖。绅士稟恩酌留数分以办地方急务，委员以为绅士欲侵吞肥己，不许。拒意膏腴之区早经顶换，其余美田无多。价昂又无人承买，除委员侵吞，吏役剥蚀外，仅卖三万余金。解至西安，左爵相闻之大怒，不肯收用，遂由西安巡抚拨充修理灞桥、郑白渠、华阴庙之费。而汉中应办事宜甚多，竟不得分润一沥，可胜叹哉！

1964年秋冬间我曾至汉中、西乡，见其地近城盆地皆水田，四外山区皆旱地，近山邱陵地则水旱间之。水田旱地肥瘠悬殊，故一经顶换，出入甚大。

此书记汉中围城中事甚悉，为居民造成灾难者不是“匪”，而是官兵。

此书作者系汉中地主。书前有“光绪乙酉八月长安杨鼎昌识”之序，称作者为“陈春亭太守”，其生平，据柴守愚等修、蓝培原纂：《续修南郑县志》（1921年刻本），卷4，叶3，

《人物志·游寓》：

陈才芳，字春亭，以甲戌翰林出守甘肃凉州府。其先楚人，家于宁羌之梨坪，寓居郡城。同治癸亥城陷，眷口全歿于寇。所著有《思痛录》，伤往事也。晚年致仕归，日与户部员外郎王桀、中翰康秉钧时相过从，尚有洛社遗风。

发往军台效力

徐继畲：《徐氏本支叙传》（《松龕先生全集》之一种，1915年排印本），叶33，《堂叔直隶清河道东堂公家传》，记徐寅第（1773—1834）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以受节寿陋规革职，“发往军台效力”之情形云：

在台二年，以读书作字自娱。甲午秋感寒，犯痰嗽旧疾，冬十二月卒于张家口寓所。

可见所谓“军台效力”者，不过是到张家口去作寓公而已。然须缴“台费”。

林绍年：《张制军年谱》（光诸三十一年刻本），卷上，叶51，记咸丰四年（1854年）张亮基由山东巡抚任革职发往军台之情形云：

（三月）十五日黎明，甫出军，忽奉革职发往军台之旨，公遂收兵入营。……公交巡抚印信于崇恩，即去，宿高唐州，至济南，安眷口于安邱王素园方伯处，遂挈子光宸、侄辅宸、并从役二人赴台，五月到台。台属察哈尔都统，远台台费稍轻，非贿赂不可得，遂得十台，近台也，月缴台费银四十两。然公初怡然不以为意，日与其子侄并阿、库两参领之子于塞外讲贯经史，恂恂若书生。著有《张家口杂咏》绝句数十首，见《退思斋诗抄》。

可见可以携带子侄从役，从容就道。在台亦只是日与子侄等讲贯经史，且或吟诗。月缴台费，远近台费轻重不同，远者轻，而不行贿则不可得。

龚自珍：《说张家口》（见《龚自珍全集》第一辑），记军台如此

“效力”之由来云：

张家口在宣化府万全县北境，察哈尔都统驻焉，凡效力军台赎罪者驻焉。效力者，效力军台也。何以驻张家口？近今五十年驻张家口也。昔之日称军台者何？仁皇帝亲北征，有事蒙古。纯皇帝命将西征，出入蒙古。故军台始于平噶尔丹时，密于追达瓦齐时，周而密布于设定边左副将军时。今无军事，何以称军台？曰：犹内廷有军机处，无军事亦得称也。军台起讫如何？以口外察哈尔为起，而北，而西北，而又西，以乌里雅苏台为止，凡四十八台。无军有台何也？通檄报也。察哈尔都统与定边左副将军遥声援，中间哲卜尊丹刺麻、喀尔喀诸汗与理藩院往返之檄报；台员率驿丁奉之走。驿丁受雇，受此也；台员效力，效此也。驻张家口何名？曰：戍张家口也。张家口乌用戍？曰：旅焉而已！有财三年估，无财三年旅。问何所始也？始于台员有老病者，畏塞外之寒且劳，入资充公，白都统，许之，以其资雇蒙古代之。势也，情也，非法也，亦无台费之名，亦不上闻。今台费上闻，台费行而台员除矣。如有人不能出台费，愿充台员，今许之乎？反不许；又如有愿亦出台费，亦充台员，则许之乎？亦不许。何以不许？都统但闻五十年事，不闻康熙事，不闻乾隆初年事。……既闻兵部尚书青阳王公言，近日事例如此。既又闻常熟蒋君言，吾尝以谪行，卧三年，纳资乃还，如尚书言。既又得王元凤书，果如尚书言。吁！天下事名实不相应，十九如是哉！元凤又言，吾到戍三日，独骑囊驼，怀笔墨，至大禁门，欲出，门者叱之而止。（大禁门即张家口北门也。）

按青阳王公，指王宗诚，道光二年至十七年（1822—1837年）官兵部尚书。常熟蒋君，指蒋因培。

贺折不由驿递与文大武小积习

李嘉端：《抚皖疏稿》（稿本，黄义昌同志藏），第4本，咸丰三年五月二十九日《查明亳州失守文武情形折》附片云：

再：廿八日接据寿春镇臣玉山函称，该镇在太和途次拜发恭

祝万寿贺折，差弁柏云凌赉奏由亳州行抵河南商邱地方，沿途捻匪多股，阻不能行，赶即折回，因托臣便差代赉，或由驿驰递等语。臣查赉送贺折向无由驿之例，而臣之差弁已于十八日起程，此时已属无及。该镇贺折既因道路梗塞折回，应请恩准免其补递。除将原折交还外，合并附陈。谨奏。

六月初七日奉硃批：“知道了。西路贺折皆由驿递，此事亦稍涉拘泥。玉山系总兵大员，非汝属员。此事固无紧要，若有要件，亦可交还乎？汝外任尚浅，已狃于文大武小之积习，可恶之至！嗣此痛加改悔。该镇贺折现已逾期，著不必补递。”

满语人名译汉

奕赓：《清语人名译汉》（《佳梦轩丛著》之第1种）。兹摘出数人于下：

和珅：三纲之纲。

海兰察：木变石。

穆彰阿：果然，当然，诚然。

法式善：建功立业。

琦善：人物鲜名。

伊里布：兴起，止乐也。

赛尚阿：夸奖，妙趣。

纳尔经额：俊义。

怀塔布：使之拴住。

倭仁：升奏。

巴图鲁：勇。

回原衙门行走

顾廷龙：《吴宪斋先生年谱》（1935年哈佛燕京社出版），页182，

附载吴燕绍《跋（吴大澂）尊崇醇亲王典礼折》有云：

故事，京曹以资俸升迁，若谪回原衙门行走，则自奉旨日与新进比肩，六鹺退飞，永无翱翔之望，罚亦重矣。

清六部司员，考选御史，每得发抒；而若建言获咎，则有着令回原衙门行走之处分，原只不让他再作御史耳；而回原衙门“与新进比肩”，即论资格要再从头算起，则颇为苦头矣。盖部员熬资格，熬到可以外放道府，一般要近二十年才能轮到。京官“清苦”，而“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一任知府下来，即使不再升迁，宦囊亦足够他告老还乡作富裕乡绅的了。但若再熬二十年，就已入木，大多已无升迁之望。

近代史資料

JINDAISHI ZILIAO

总 41 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

中华书局出版

近代史資料

JINDAISHI ZILIAO

4

1979

近代史资料

总41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

*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7¹/₄印张·163千字

1980年7月第1版 1980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1 000册

统一书号：11013·843 定价：0.82元